皇清經解續編

仁12
698
231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五十六

論語正義六

南菁書院

寶應劉寶楠楚楨著

公冶長第五　集解

凡二十九章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注〕

孔曰冶長弟子魯人也姓公冶名長縲黑索紲攣也所以拘罪人正義曰以者主婚之辭子者儀禮喪服經女子子在室爲父注子女也妻者以女適人與之爲妻也說文妻婦與夫齊者也大戴禮保傅云謹爲子孫娶妻嫁女必擇孝悌世世有行仁義者故此辨其非罪及諭南容亦稱其德行示當謹擇士也非其罪傳無所聞皇疏引范甯曰公冶行正獲罪非其罪孔子以女妻之將以大明衰世用刑之枉濫勸將來實守正之人也又引別書名論釋稱公冶長解禽語食死人肉致疑爲殺人繫獄邢疏斥其不經愚以周官夷隸掌與鳥言貉隸掌與獸言則以公冶解鳥語容或有之而謂因此獲罪則傳會之過矣紲唐石經作絏張參五經文字以爲

避諱偏旁○注冶長至罪人○正義曰史記弟子傳公冶長齊人家語弟子解則云魯人與此孔注合史記長可妻也不連公冶爲姓長爲名而又稱冶長者猶馬遷葛亮之比凡兩字姓得單舉一字也家語云名萇邢疏引家語作字子張據史傳亦字子長皇疏及釋文引范甯曰名芝字子之爲字諸說各異當以史傳爲正縲爲黑索者說文無縲字纍下云綴得理也一曰大索也縲與纍同凡索皆綴屬而成故兩訓可互取史記此文作累淮南子氾論訓累紲兩見孟子梁惠王下係累其子弟趙岐注係累猶縛結也荀子成相篇子累楊倞注累讀爲縲案累即纍之省春秋左氏傳不以纍臣纍鼓兩釋纍囚使其眾男女別而纍皆以纍爲索也說文紲系也從系世聲紲或從糸廣雅釋詁紲系也釋器紲纍索也少儀犬則執紲左氏傳臣負羈紲是紲亦繩索之稱凡繫人繫物皆謂之紲孔以紲爲攣者說文攣係也易中孚有孚攣如馬注攣連也虞注攣引也義皆可證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注〕

王曰南容弟子南宮紲魯人也字子容不廢言見用正義曰爾雅釋詁廢舍也此常訓說文戮殺也廣雅釋詁戮殺也辱也皇也義皆相近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其聞

詩也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紲之行也夫子信其仁以爲異姓盧辯注謂以兄之子妻之也案思仁言義則有臨民之德當國有道時必見錄用也其心謹言則當無道時危行言遜故可免刑戮也皇疏云昔時講說好評公冶南容德有優劣故妻有已女兄女之異侃謂二人無勝負也卷舒隨世乃爲有智而枉濫獲罪聖人猶然亦不得以公冶爲劣也以己女妻公冶以兄女妻南容非謂權其輕重政是當其年相稱而嫁事非一時在次耳則可無意其間也兄之子者史記索隱引家語云梁紇娶魯之施氏生九女其妾生孟皮病足乃求婚於顏氏徵在則孔子兄即孟皮也孟皮此時已卒故孔子爲兄子主婚○注南容至子容○正義曰南宮者兩字氏亦單舉一字故曰南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南宮括字子容括又作适史記以南宮括南容爲一人檀弓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而家語又以三復白圭爲南宮韜之行韜與縚同論語釋文亦云縚本又作韜則陸所見此注亦作韜韜與容括義皆相貫作縚作适皆通用字鄭氏檀弓注云南宮縚孟僖子之子南宮閱也字子容其妻孔子兄女疏云案左氏傳孟僖子將卒召其大夫云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以事仲尼以南宮爲氏故世本云仲孫玃生南宮縚是也案仲孫玃即孟僖子世本誤以南宮縚南宮閱爲一人而鄭君遂承其誤閱與說通用字左傳所云屬說即南宮閱也又名南宮說而其謚爲敬

其字爲叔與南宮縚無涉自鄭君誤依世本而陸德明釋文司馬貞史記索隱皆沿用之然漢書古今人表分列南宮敬叔南容爲二人則世本不可信明錢可選著補闕疑曾列四疑以辨之謂孔子在魯族姓頗微而敬叔爲公族元士定已娶於亹家豈孔子得以兄子妻之又檀弓載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孔子謂不如速貧之愈若而人豈能抑權力而御有德謹言行而不廢於有道之邦者耶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亦謂敬叔卽曾受僖子命與其兄懿子學禮孔子然亟不在弟子之列史記家語所載弟子止容一人向使容卽敬叔則未有載敬叔不載懿子者至縚妻姑喪孔子誨其女髽法若是敬叔則此姑者孟僖子妻也世族喪服自有儀法不容誨也至若史記家語各載敬叔從孔子適周見金人緘口孔子戒以謹言事與容無涉二家之論致確梁氏玉繩古今人表攷史記志疑說畧同惟毛氏臆言以南宮适別爲一人非是南容與史記不合其誤顯然此故不載其說也又顏師古漢書注南容卽南宮縚也敬叔卽南宮括也以南宮括爲敬叔亦誤

子謂子賤〈注〉孔曰子賤魯人弟子宓不齊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注〉包曰若人者若此人也如魯無君子子賤安得此行而學行之父以是出以是入日夜不其故於宓子曰我之謂者故逸宓子則君子矣韓詩外傳同又云子賤治單父其民附孔子曰告丘之所以治之者對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有二人足以教弟矣所友者十有二人足以社蘀矣所師者一人足以慮無失策舉無敗功矣惜也不齊爲之小不齊爲之大功乃與堯舜參矣說苑政理篇略同然則夫子所云魯之君子卽指所父事兄事所友所師者言子賤爲政在能得人故說苑又載子賤告夫子以三得終之以朋友益親夫子故云若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安取斯美其德也新序雜事二魯君使宓子賤爲單父宰子賤辭去因請借善書者二人使書憲書教品魯君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請辭而去歸以告魯君君魯君曰子賤苦吾擾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單父之化大治故孔子曰君子哉子賤魯無君子者斯安取斯美其德也新序與說苑同出劉向蓋魯君信用子賤而子賤又能取人以輔其治故孔子美之○注子賤魯人弟子宓不齊○正義曰史記弟子列傳宓不齊字子

賤少孔子四十九歲不言何國人家語弟子解始云魯人與此注合漢書藝文志有宓子十六篇顏師古注宓讀與伏同又或作虙見五經文字所引論語釋文然釋文以作宓爲誤則不知虙宓俱從必得聲未爲誤也又或作密見淮南子泰族訓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注孔曰言女器用之人曰何器也曰瑚璉也注包曰瑚璉黍稷之器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簠簋宗廟之器貴者正義曰夫子論諸弟子非在一時記者以次書之皇疏謂子貢聞孔子評諸弟子非也惠氏棟九經古義瑚璉當爲胡子而不及己故有此問非也惠氏之四連皆不從玉連春秋傳曰胡簋之事明堂位曰夏后氏之四連殷曰胡簋周曰連皇孔廣禮器碑又作胡輦古連輦字通段氏玉裁說文注引禮器碑又引司馬法夏后氏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輅輦疑胡輦皆取車爲名案說文楎瑚楎也其字從木當是以木爲之潛夫論贊學云胡簋之器其始也乃山野之木是其證陳祥道禮書瑚以玉簋以竹爲之祇以瑚字從玉簋字從竹妄爲說之無他證也馮氏登府異文攷證攷胡連本瓦器故而飾以玉孟郁修堯廟碑瑚字又作瑚可知胡連本瓦器故後人又加土旁案攷工記旅人爲簋馮見簋是瓦器而明堂位以四連六瑚八簋爲文則胡連亦瓦器然旅人疏云祭宗廟皆用木簋今此用瓦簋祭天地及外神尚質器用陶匏之類也則簋有以木以瓦之異堯廟碑是祭外神當用瓦故字作瑚若論語言祭宗廟之器本不用瓦不得同彼文作瑚也○注瑚璉至貴者○正義曰鄭注云黍稷器夏曰瑚殷曰璉與包咸同說文云黍禾屬而黏者也稷粢也程氏瑤田九穀考說黍穗似禾而舒散今北人稱黃小米稷今之高粱宗廟之祭食用黍稷此瑚璉爲盛黍稷器也其制之異同鄭注明堂位已云未聞凌氏曙典故叢引三禮圖瑚受一升如簋而平下璉受一升漆赤中蓋亦龜形飾口以白金制度如簋而銳下則以瑚圜璉方未知何本明堂位稱夏之四璉殷之六瑚今包鄭注俱云夏瑚殷璉賈服杜注左傳亦言夏曰瑚殷曰璉賈疏案孝經云陳其簠簋注云內今本明堂位文有誤也周曰簠簋者鄭注周官舍人云方曰簠圜曰簋盛黍稷稻粱器賈疏案孝經云陳其簠簋注云內圜外方受斗二升者直據簠也夫子言賜也達可使從政故以宗廟貴器比之言女器若瑚璉者則可薦鬼神羞王公矣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注馬曰雍弟子仲弓名姓冉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注孔曰屢數也佞

人口辯捷給數爲人所憎惡正義曰說文云佞巧謂高材也曲禮釋文口才曰佞下篇惡夫或者以爲仁而不佞者當時尚佞見雍不佞故深惜之禦者爾雅釋言云禁也不知其仁言以口給禦人不知其人於仁何如也唐石經初刻作其仁後磨改作其人皇本末二句尾並有也字○注雍弟子仲弓名姓冉○正義曰史記弟子列傳仲弓魯人論衡自紀篇以仲弓爲冉伯牛子史記索隱引家語又云伯牛之宗族二說各異當從論衡○注屢數至憎惡○正義曰毛詩賓筵傳屢數也此常訓也荀子性惡篇齊給便敏而無類注給捷給者捷速也給足也荀子性惡篇齊給便利而不順禮義也非十二子篇齊給利口辯捷給也韓詩外傳人之謂應之速如供給者也非中之義大戴禮保傅篇接給而善對曾子立事篇進給而不讓說苑尊賢篇孔子對哀公以取人之注給急也速急皆引申之義注給急也速急皆引申之義子立事篇進給而不讓說苑尊賢篇孔子對哀公以取人之術曰毋取拑者毋取口銳者拑者大給利不可盡用口銳者也皆謂口辯捷給也韓詩外傳人之多誕而寡信後恐不驗也非中之義大戴禮保傅篇接給而善對曾利口贍辯者人畏之畏之斯惡之子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注孔曰開弟子也漆雕姓開名仕進之道未能信者未能究習子說注鄭曰善其志道

深正義曰釋文雕本或作彫與釋文合阮氏元校勘記依說文當作琱凡琱琢之成文則曰琱雕琱皆段借字琱刻以官爲氏者也夫子使開仕當在爲魯司寇時皇疏云開名仕進之道恐未能究習故云未能信信者有諸己之謂也由開之言觀之其平時好學不自矜伐與其居官臨民謹畏之心胥見於斯其後仕與不仕史傳並無明文家語謂開習尚書不樂仕夫不樂仕非聖人之教中庸云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夫子謂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子路亦謂不仕無義欲潔其身而亂大倫是開之言未能信實以仕進之道未能究習而非不樂仕矣此注雖僞作猶能不失其義王肅注家語云言未能明信斯書義是肅自爲附會○注善其志道深○正義曰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卽此義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注〕馬曰桴編竹木大

者曰桴小者曰桴子路聞之喜〔注〕喜與己俱行　正義曰乘說文作桑云覆也覆者加乎其上也詩七月傳乘升也浮者說文云氾也漢書地理志注浮以舟渡也于皇本作於爾雅釋詁于於也二字義同故經傳通用王氏鳌四書地理考浮海指勃海說文海天池也以納百川者又云瀚勃瀚海之別也潛巨劉記太史公多言勃海河渠書謂永平之勃海蘇秦列傳指天津衛之海朝鮮列傳指海之在遼東者勃海之水大矣非專爲近勃海郡者也案漢書地理志玄菟樂浪武帝時皆朝鮮濊貉句驪蠻夷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樂浪朝鮮民犯禁八條相殺以當時償殺相傷以穀償相盜者男沒入爲其家奴女子爲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爲民俗猶羞之嫁娶無所讎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可貴哉仁賢之化也然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設浮於海欲居九夷有以也顏注言欲乘桴後而適東夷以其國有仁賢之化可以行道也據志言則浮海指東夷即勃海也夫子當日必實有所指之地漢世師說未失故尚能知其義非泛言四海也夫子本欲行道於魯魯不能竟其用乃夫而之徼國最後乃如楚則以楚雖蠻夷而與中國通已久其時

昭王又賢葉公好士故遂如楚以冀其用則是望道之行也至楚又不見用始不得已而欲浮海居九夷史記世家雖未載浮海及居九夷二語爲在周遊之後然以意測之當是也其欲浮海居九夷仍爲行道由漢志注繹之則非逐世幽隱但爲世外之想可知即其後浮海居九夷皆不果行然亦見夫子憂道之切未嘗一日忘諸懷矣其必言乘桴者錢氏坫論語後錄謂爾雅釋水庶人乘泭夫子言道不行以庶人自處是也說文竹部筏或从木大者曰桴小者曰筏桴筏通作喜亦聲今經傳通作喜皇本由下有也字○注桴編竹木　正義曰詩周南疏引論語注與此注同臧宋以爲鄭注佚文或鄭用其師說也說文木部桴棟名別一義泭編木以渡也爾雅釋言舫泭也孫炎注方木置水中爲泭筏也釋文泭字或作筏樊本作桴釋水李巡注併木以渡也詩周南不可方思邶風方之舟之毛傳並云方泭也方與舫同周南釋文泭本亦作筏又作桴或作桴諸字惟桴是段字餘皆同音異體也韋昭國語注編木曰泭小泭曰桴分泭往日注編竹木曰泭與此注同方言泭謂之筏筏謂之桴分泭桴爲二失其義矣王逸楚辭惜誓注編竹木浮於河秦晉之通語也江淮家居簿中謂之薦廣雅釋水簿箄橫筏筏也眾經音義卷三筏通俗文作艗韻集作艗編竹木浮於河以運物也南土名簿北人名筏楚辭王逸注楚人曰泭秦人曰艗筏艗艗並同周南釋文引郭璞音義云木曰簿竹曰筏小筏曰泭泭爲小則筏爲大此據人當時所稱別之然泭筏

對文有大小之殊散文亦通稱故方言廣雅廣列異名不爲分別也○注喜與已俱行○正義曰子路親師雖相從患難勿恤也今見夫子使從浮海若夫子獨許已與之俱行故聞而喜也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注〕鄭曰子路信夫子欲行故言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者無所取於桴材以子路不解微言故戲之耳一曰子路聞孔子欲浮海不復顧望故孔子歎其勇曰過我無所取於己古字材哉同注子路至哉同○正義曰注用鄭義後本鄭氏又云一讀過字絕則集解兼存他說也釋文過我絕句此官太宰五曰材貢斆記貨殖傳山居千章之材並謂木也夫子浮海是不得已之思其勢亦不能行子路信爲實然則以不解夫子微言故也微者爾雅釋詁云匿微也微者隱也其義深隱則曰微言猶所謂隱語也子路伉直不解微言故夫子但言無所取材爲桴以戲之所以深悟之也爾雅釋詁戲謔也三國吳志薛綜傳權欲浮海親征公孫淵綜諫曰昔孔子疾時託乘桴之語季由是喜拒以無所取才繹其辭義亦謂桴材作才者段借字一曰云云以過爲好勇太過我無所取材爲但以由從不復取他人哉言必不能也云古字材哉

同者馮氏登府異文攷證哉字從才與哉通崔瑗張平子碑往才汝諧那昺爾雅疏哉古文才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注〕孔曰仁道至大不可全名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注〕孔曰賦兵賦正義曰史記弟子傳作季康子問當出古論釋文賦梁武帝云魯論作傅陳氏鱣古訓曰賦傅同音故魯論借用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子貢歷言仲由冉有公西赤之行文子以爲一諸侯之相與此章所論相合程氏瑤田論學小記夫仁至重而至難者也故曰仁以爲己任任之重也死而後已道之遠也如自以爲及是未死而先已聖人之所不許也故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言夫行恕以終其身死而後已不自以爲及者也故有問人之仁於夫子者則皆曰未知蓋曰吾未知其及否也○注賦兵賦○正義曰鄭注賦軍賦此孔所襲說文賦斂也顏師古漢書地理志注賦者發斂土地所生之物以供天子也胡氏渭禹貢錐指周時軍旅之征謂之賦周禮大司馬注曰賦謂出車徒給繇役也小司馬注賦給軍用者也小左傳曰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又曰魯賦八百乘邾賦六百乘又曰鄫無賦於司馬其所謂賦皆軍賦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

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注〉孔曰千室之邑卿大夫之邑卿大夫稱家諸侯千乘大夫百乘宰家臣正義曰武伯更問求赤於仁何如夫子直告以二子之才不佞再問也千室之邑者說文室實也從宀從至至所止也邑國也從口先王之制尊卑有大小從下宰者公羊隱元年傳宰者何官也古凡大小官多稱宰如冢宰大宰膳宰宰夫宰皆名宰也左隱元年疏引鄭注論語云凡宰及邑長家臣皆名宰也左傳云凡公大都之城方三里藏宋輯本列之此文之下攷左傳云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又云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鄭以國爲上公之國周官典命公九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鄭注云公城蓋方九里是大都三國之一則爲三里矣就鄭君殘注繹之千室之邑謂公邑凌氏曙四書典故覈云周官之制天子自六鄉以外分六遂及家稍小都大都其餘之地制爲公邑使大夫治之在二百里三百里以上大夫如州長在四百里五百里以下大夫如縣正皆屬於遂人載師以公邑之田任甸地舉甸以該稍縣疆也公邑之民以七萬五千家爲定其餘夫皆受田於公邑故遂鄉遂之民以七萬五千家爲定其餘夫皆受田於公邑故遂人授民夫以廛田百晦萊五十晦餘夫亦如之餘夫所受公邑之萊也大宰九賦邦甸家稍都鄙之賦皆公邑所出諸侯之國亦然以魯言之三鄉三遂之外除大夫之采邑皆公邑

孔子爲中都宰子夏爲莒父宰子賤爲單父宰子游爲武城宰皆公邑也惟費宰爲季氏邑成宰爲孟氏邑郈宰爲叔孫氏邑非公邑耳王畿之地皆以家計故春秋之世動云書社幾百蓋二十五家爲社可知邑之大小皆論室之多少也周禮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鄭注甸方八里一成四甸爲縣方二十里縣二百五十六井二千三百四十夫之地以鄭意推司馬法算之宮室涂巷三分去一通不易一易再易計之爲一室受二夫之田實一縣受田出稅人爲七百六十九夫又菑加一里內受田治洫人四百三十一夫共千二百夫云千室之邑舉成數也或容有餘夫分授杜氏注左傳築郈曰四縣爲都四井爲邑然宗廟所在則雖小曰都都而無廟固宜稱城案此則自井以上至縣凡有城皆稱邑至四縣爲都乃稱都故云千室之邑其宰則如周禮之縣正也鄭此注又云大夫之家邑有百乘采地一同之廣輪也案大學云百乘之家鄭注有采地者也坊記云家富不過百乘兩疏以爲皆卿采邑凡卿亦稱大夫故鄭君此注及雜記注並言大夫有百乘也坊記疏以爲百里正一同之制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晦晦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

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
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
注小司徒知此采地一同
之爲同者取象雷震百里
猶言廣長凡輪皆直行此
大夫之邑○正義曰注以
邑與鄭氏異則似冉有祇
云舊說五等之臣其采地
上公地方五百里其臣大
采方五十里中采方二十
采方十二里半侯方四百
十里小采方十里伯方三
十五里小采方七里半子
采方十里小采方五里男
里小方二里半凡制地方
有方一里者六又方半里
十室之邑也其中大小各
者一或有千室是方
十里者三有餘也　赤
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使爲行人　正義曰說文束
也帶繫縛於要所以整束其衣故曰束帶釋名釋
衣服帶帶也著于衣如物之繫帶也漢孫根碑束聲立朝本此文當爲齊古之異聲者革帶有革帶以繫佩韍而後加之大帶則革帶統於大帶故許於聲曰大帶也戴氏清四書典故考辨凡冕服皆素帶而爵弁皮弁朝服玄端皆緇帶爲擯相者當服皮弁所謂束帶與賓客言者乃緇帶也立於朝者立與位同爾雅釋宮中庭之左右謂之位左氏傳有位於朝即立於朝也禮行聘於廟朝會燕饗則於廟或於寢此祇言朝者亦舉一以攷於朝或於寢此祇言朝者亦舉一以攷耳凌氏曙四書典故則接賓時陳擯於大門外上擯近君門東西面既入廟門擯者負東壁東上立則在中庭至授玉時上擯進阼階之西釋辭于賓遂相君拜既受玉退負東壁而立此但依聘禮言之亦舉聘則他禮可推知也說文賓所敬也容寄也謂他國諸侯及卿大夫也凌氏廷堪禮經釋例案聘禮及廟門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注上擯待而出請受賓所以來之命重停賓也又云擯者入告辭玉注擯者上擯也覲禮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擯者謁注謁猶告也上擯告以天子前辭欲親受之如賓客也又聘禮擯者出請事敖繼公曰擯者上擯也是相大禮皆上擯之事也據凌氏言此與賓客言同願爲小相小相於聘禮則承擯紹擯此亦自謙之辭故夫子曰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明赤能爲上擯也又案與言當兼禮辭及無常之辭若成三年齊侯朝晉將授玉郤克趨

進曰云襄七年衛孫文子來聘公登亦登叔孫穆子趨進曰云云皆是無常之辭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子貢曰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其有禮節也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曰禮儀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孔子曰貌以擯禮禮以擯辭是之謂也孔子之語人也曰當賓客之事則通矣謂門人曰二三子欲學賓客之禮者於赤也皆雜記公西赤事與此章及下篇互證○注赤弟至行人○正義曰史記弟子傳公西赤字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公西兩字氏鄭目錄云魯人容儀謂禮容禮儀容主貌儀主事也周官序官大行人中大夫二人小行人下大夫四人注云行人主國使之禮此指主國出聘其使臣稱行人也與擯相各是一職而皆主賓客若子華使齊即是行人之比故馬以此可使爲行人也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注孔曰愈猶勝也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注包曰既然子貢不如復云吾與女俱不如者蓋欲以慰子貢也正義曰望者釋名釋姿容望茫也遠視茫茫也子貢言顏子有大智之德己不敢視比之也釋文聞本或作問字非知十知二皆段數多寡以明優劣也說文云十數之具也數始於一終於十君子之爲學也原始要終一以貫之其在聖門惟顏子好學能有此諸夫子與回言終日不違及退省其私亦足以發發者夫子所未言之義即顏子所聞而知之者也子貢未能一貫故聞一但能知二二者一之比言已未能盡其義也釋文云吾與爾本或作女音汝○注愈猶勝也○正義曰鄭有此注孔所襲也廣雅釋言愈賢也賢勝義近○注既然至貢也○正義曰論衡問孔篇吾與汝俱弗如也鄭玄別傳馬季長謂盧子幹曰吾與女皆不如也後漢橋玄傳魏武祭文仲尼稱不如顏淵三國志夏侯淵傳下令稱之曰淵虎步關右所向無前仲尼有言吾與爾不如也俱與此注義合皇疏引顧歡曰回爲德行之俊賜爲言語之冠淺深雖殊而品裁未辨欲使名實無濫故假問孰愈子貢既審回賜之際又得發問之旨故舉十與二以明懸殊愚智之異夫子嘉其有自見之明而無矜尬之貌故判之以弗如同之以吾與女此言我與爾雖異而同言弗如能與聖師齊見所以爲慰也

宰予晝寢注孔曰宰予弟子宰我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注包曰朽腐也雕雕琢刻畫王曰杇鏝也此二

者以喻雖施工猶不成於予與何誅注孔曰誅責也今我當

何責於汝乎深責之正義曰江氏聲論語竢質說文晝日之出入與夜爲界是日出後爲晝凡人雞鳴而起宰我日出後尚寢寐未起故責之鄭注云寢臥息也案說文寢臥也所寢息也是也晝非寢時故禮言君子不晝居內若晝居內雖問疾焉可也夫晝居內且不可矧晝寢耶韓李筆解謂晝舊文作晝字所云舊文或有所本李匡乂資暇錄寢梁武帝讀爲寢室之寢晝作胡卦反且云當爲晝字言其繪晝寢室周密齊東野語嘗見侯白所注論語謂晝當作晝字侯白隋人二讀與舊文合李氏聯琇好雲樓集漢書楊雄傳非木摩而不彫牆塗而不晝此正雄所作甘泉賦諫宮觀奢泰之事暗用論語可證晝寢之說漢儒已有之案禮言天子廟飾山節藻梲穀梁莊廿四年傳禮天子之桷斲之龍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又廿三年傳禮石焉諸侯斲而龍之天子加密石焉此本晉語天子首本大夫達棱諸侯斲之聖統朝寢言之周官掌蜃云共白盛之又爾雅釋宮牆謂之堊注云謂飾牆使白之蜃也此與勦堊異飾當是宮室中所用左襄卅一年傳圬人以時填館宮室亦當謂加飾春秋時

大夫士多美其居故士木勝而知氏亾輸奐頌而文子懼意宰予晝寢亦是其比夫子以不可朽譏之正指其事此則舊文於義亦得通也或作糞說文此篆作糞云棄除也从冂推糞采也胡氏紹勳四書拾義左傳云小人糞除先人之敝廬是除穢謂糞除之糞亦小人除之穢亦謂糞此經糞土久不免生穢故曰不可杇糞土猶言穢土古人牆本築土而成慼宮室牆障也所以自障蔽也杇皇本釋名釋杇無圬圬乃杇之俗玉篇作朽釋文作杇隸體小變宋石經作朽此形近之訛於予與何誅釋文云與疑辭王氏引之經傳釋辭與猶也也於予與改是同○已見八佾篇此稱宰予予注爲包氏○注杇腐至鏝也○正義曰說文殀腐也杇殀或從木腐爛也刪剝也琱治玉也義並相近雕彫皆段借字刻畫猶刻劃說文刻鏤也劃雖刀畫曰劃是也杇鏝者爾雅釋宮鏝謂之杇李巡曰鏝一名杇塗工作具也郭璞云泥鏝言用泥以鏝也說文木部杇從木亏聲槾杇也從木曼聲金部鏝鐵杇也從金曼聲段氏玉裁木部注此器今江浙以鐵爲之或以木戰國策豫讓變姓名入宮塗廁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者則豫讓也刃其杇曰欲爲智伯報讎杇謂塗廁之杇今本皆作扞侯旰切繆甚刃其杇謂皆用木而獨刃之案杇槾同物異名

用以塗牆故亦謂塗牆之人爲杇人左傳稱圬人以時是也
孟子滕文公下毀瓦畫墁謂所墁之牆雜畫之也○注誅責
也○正義曰周官太宰八曰誅以馭其過注誅責讓
也司救掌萬民之衰惡過失而誅讓之注誅誅責也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
其行於予與改是〔注〕孔曰改是聽言信行更察言觀行發於
宰我之晝寢○正義曰逸周書芮良夫解云以言取人人飾其
苑尊賢篇夫言者所以抒取人人竭其行飾言無庸竭行有成說
言而揆其行夫以言觀行以抒其匈而發其情者也是故先觀其
是取人之術當以言察其行雖有姦軌之人無以逃其情矣
以言語取人於予弼改之卽此章義集注引胡氏曰聽言觀
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者特因此立教
以警羣弟子使謹於言而敏於行耳皇那疏連上爲一章與
總章數不合○注發於宰我之晝寢○正義曰論衡問孔篇
說亦與此同愚謂前篇人而不仁如禮樂何在季氏舞八佾
三家雍徹章後則人指季氏三家言下篇子所雅言在學易
章後則所字指易言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在詩禮樂章後則
爭張章前則難能指堂堂言此皆前後章相發明之例姑舉

數則爲此
注證之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注〕包曰申棖魯人子曰棖也慾
焉得剛〔注〕孔曰慾多情慾○正義曰鄭注云剛謂彊志不屈撓
彊而毅是剛彊義近撓者曲也折也志不屈撓則富貴不能
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所以能無慾也凌氏鳴喈解義
剛爲天德故近仁慾坤象陰也損之窒慾也損初益上艮以
止之慾者勝人爲彊有似乎剛故或以爲疑○注申棖魯人
○正義曰棖或作棠或作堂或作儻漢王政碑轟申
棠之欲此作棠也今本史記云申儻此作儻也諸家文雖有異而音則
作堂也今本史記云申棠字周本史記弟子列傳此
引漢文翁禮殿圖有申儻也唐宋以來
相通詩丰云俟我乎堂兮鄭箋堂當爲棖可證也
因稱名參錯分申棖申棠爲二人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封申
黨召陵伯申棖魯伯眞宗祥符二年封棖文登侯黨淄川侯
典始正因學紀聞云史記索隱申棖文翁圖有申棖申棠今所
俱列從祀至明嘉靖九年因大學士張璁奏存棖去黨而祀
傳禮殿圖有申黨無申棖文獻通考亦云今考文翁石室圖
無所謂棖與棠也是圖本止申黨一人伯厚所見圖作儻與
朱氏彝尊所見圖作儻不同當以朱爲是諸字皆由音近通

用莫知其何者爲正困學紀聞獨以黨爲傳寫之訛梁氏玉繩漢書古今人表攷亦以儻爲訛皆未必然也史記索隱引鄭此注云申棖魯人弟子也論語釋文及邢疏並引鄭曰申棖蓋孔子弟子申續又引家語申續字周似續又棖之別名史記索隱引家語作申續字子周錢氏大昕養新錄謂古文賡續同聲家語語作申續蓋讀如庚與棠音亦不遠今本家語作續則傳寫誤也盧氏文弨釋文攷證略同梁氏人表攷云鄭作申續必有所據續與續通繚續兩字乃傳寫之譌諸說皆依鄭注作續臧氏庸拜經日記徐鯤曰史記索隱引家語作繚據字周義疑繚爲得之庸案徐說是也索隱於公伯繚字周下云家語有申棠字周下云家語有申繚字周又史記正義於公伯僚字周下云家語有申繚字周然則司馬貞張守節所見家語無公伯僚及申堂公伯繚二人名姓雖王肅僞造申繚一人以當申堂公伯繚二人因二人名姓雖異而字周則同爲足以相混也論語音義及家語作申續乃繚字形近之譌王伯厚所見本作續今本作續此又續字之轉誤論語音義引鄭云蓋孔子弟子申續此續字乃後人據誤本家語所改當本作申棖鄭玄云申棖魯人弟子也蓋申堂日申堂字周論語有申棖是棖不疑以棖堂聲相近案小司馬此言正據鄭注論語以申棖爲申堂故云然也案臧說甚辨當可依據蒼頡碑作字

子續此又因名續而妄爲之王肅以申繚申堂公伯繚爲一人而非孔子弟子此包注不云弟子或包不據弟子傳以申棖申堂爲非一人也至包以棖爲魯人與鄭同漢魯峻石壁殘畫象有魯棖○注慾多情慾○正義曰古無慾有欲欲根於性而發於情故樂記言性之欲說文言情人之会氣有欲者也聖凡智愚同此性情即同此欲其有異者聖智皆能節欲節故寡欲也若不知節欲則必縱欲而爲性情之賊故孟子曰存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注〕馬曰加陵也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注〕孔曰言不能止人使不加非義

正義曰大學言絜矩之道云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己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卽子貢此言之旨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是故彊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若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誠以弱寡愚怯與夫疾病老幼孤獨不

反躬而思其情人豈異於我一人之欲天下人之同欲也故曰性之欲好惡忿人之好惡往往賊人以逞欲反躬者以人之逞其欲思身受之情也情得其平是爲好惡之節是爲依乎天理程氏瑤田論學小記進德篇曰仁者人之德也恕者行仁之方也堯舜之仁終身恕焉而已矣勉然之恕聖人之行仁也能恕則仁矣不以勉然者爲仁生分別也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此恕之說也自以爲及將止而不進焉故夫子以非爾所及警之○注加陵也○正義曰左襄十三年傳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杜注加陵也陵者大阜有臨下之象下篇云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施加同義說文加語相增加也段氏玉裁改增爲譀云譀下曰加也誣也亦曰加譀誣加三字同義誣人曰譀也知譀誣加也此言語相譀加也劉知幾史通曰承其誣妄重以加諸韓愈爭臣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爲直者皆得加字本義沈氏濤論語孔注辨僞曰舊唐書僕固懷恩傳共生意見妄作加諸加諸蓋飾辭毀人之謂今案段沈說又一義非經注旨所有加非義於己○正義曰義與不義以不欲無欲觀之其意自見不必更言非義也夫子之道不過忠恕故以爲非爾所及若夫橫逆之來聲色之誘其由外至而使其必無況在中材以下君子知其然也故但修其在己而不必遽非諸人也僞孔此注全失本旨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注章明也文彩形質著見可以耳目循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也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深微故不可得而聞也正義曰史記孔子世家言定公時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眾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又云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觀殷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故書傳禮記自孔氏語魯太師樂云云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又云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據世家諸文則夫子文章謂詩書禮樂也古樂正崇四術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之而以之爲教故記夫子四教首在於文顏子亦言夫子博我以文此羣弟子所以得聞也世家又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

則彬彬矣蓋易藏太史氏學者不可得見故韓宣子適魯觀書太史氏始見周易孔子五十學易惟子夏商瞿晚年弟子得傳是學然則子貢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易是也此說本之汪氏喜荀略見所著且住菴文稿宋氏翔鳳發微云易明天道以通人事故本隱以之顯春秋紀人事以成天道故推見至隱天官書曰孔子論六經紀異而說不書至天道命不傳傳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雖言不著漢書李尋傳贊曰幽贊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者莫著乎易春秋然子貢猶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已矣班氏以易春秋爲性與天道之書故引子貢之言以實之顏師古注以易春秋爲夫子之文章者誤文章自謂詩書禮樂也案宋說亦是然言性與天道則莫詳於易今卽易義略徵之繫辭上傳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又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文言傳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曰利貞者性情也說卦傳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此言性也臨豕傳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謙豕傳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又云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恆豕傳天地之道恆久而不已也繫辭傳言天道尤多凡陰陽剛柔法象變化健順易簡皆天道之說又无妄豕傳大亨以正天之命也與臨豕同則天命卽天道也又乾豕傳盡豕傳遯豕傳復豕傳所言天行亦卽天道是並言天道也鄭注此云性謂人受血氣以生有賢愚

案受血氣則有形質此性字最初之誼包氏汝翼中庸說天道陰陽地道柔剛陰陽合而言之是也天地交而人生焉故曰人者天地之心也天以動闢地以靜翕一闢一翕氤氳相成交氣流行於是有寒暑風雨晦明人秉其氣以生而喜怒哀樂具焉赤子無知而有笑有啼有舞蹈奮張人之生也莫此爲先所謂性也性也者天地之交氣也天氣下降地氣上升交以生性之於字從心從生人生肖天地而心其最中者也案包說卽鄭注人受血氣以生之旨血氣受之父母父母亦天地之中故傳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各有形質而物性不能皆善惟人性則無不善說文云性人之陽气性善者也許言性爲陽气者對情爲陰气言之繫辭以善爲繼之性爲成之則性善之義自孔子發之而又言性相近者言人性不同皆近於善也鄭又云性有賢愚者賢愚猶知愚謂資質有高下也又注天道云七政動變之占案後漢書桓譚傳注引動作通書堯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政鄭注七政日月五星也五星謂金木水火土之星先王觀乎天文而知寒暑之序以敬授民時故以日月五星爲七政也變動若飛伏進退之類說文云占視兆問也從卜從口周官占人注占著龜之卦兆吉凶是占合龜筮言之人君見天道之變而占之以觀其吉凶反之人事加修省焉此占問之意也漢世儒者若伏生董生翼奉劉向劉歆皆以五行說天

道而眡京等亦言七政災變故班氏傳贊引論語天道爲說又前書張禹傳成帝問張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對災異之意深遠難見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後書桓譚傳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今書矯稱識記以欺惑貪邪詿誤人主皆以吉凶禍福言天道故鄭氏同之其義備於春秋矣錢氏大昕潛研堂文集一說性與天道猶言性與天合也後漢書馬異傳臣伏自思惟以詔敕戰攻每輒如意時以私心斷決未嘗不有悔國家獨見之明久而益遠乃知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管輅別傳荀非性與天道何由背爻象而任胷心晉書紀瞻傳陛下性與天道猶復役機神於史籍此亦漢儒相承之說宋氏翔鳳發微亦本錢氏而小異云聖人言性合乎天道與猶言合也後言利與命與仁亦是合義今案以與爲合此漢儒誤解不可援以爲訓李賢後漢書外戚傳注云論語云云謂孔子不言性命及天道而學者誤謂孔子之言性自然與天道合非惟失於文句實乃大乖意旨是錢氏所引諸說皆章懷所不取矣史記世家夫子之言天道與性命性命連文阮氏元性命古訓謂爲安國眞本義或然也皇本高麗本又漢書眭弘等傳贊外戚傳注匡謬正俗引並作也已矣○注章明至聞也○正義曰書堯典平章百姓鄭注章明也與此注同易傳云六書而成章孟子云君子之爲學也不成章不達章是文之所見故注云文彩形質著見以文彩釋文以著見釋章也古無彩字經典俱作采禮樂記文采節奏又曰省其文采注以文章爲禮儀故以形質言之明有威可畏有儀可象故人耳目得以循行也性爲人之所受以生卽鄭君人受血氣以生之義天道元亨日新之道者元始也亨通也易彖傳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此元爲始也通則運行不窮故日月往來以成晝夜寒暑往來以成四時也乾有四德元亨利貞此不言利貞者略也天道不已故有日新之象禮記哀公問篇云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中庸言天道爲至誠無息引詩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此詩所言天命據鄭箋卽天道也聖人法天故易言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夫子贊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又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皆法乎天也性與天道其理精微中人以下不可語上故不可得聞其後子思作中庸以性爲天命以天道爲至誠孟子私淑諸人謂人性皆善謂盡心則能知性知性則能知天皆夫子性與天道之言得聞所未聞者也集解釋性與鄭合其釋天道本易言之與鄭氏之據春秋言吉凶禍福者義皆至精當兼取之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注孔曰前所聞未及行故恐後

有聞不得並行也注前所
也子路好勇聞斯行之其未及行又恐則
有所聞致前所聞不能並行荀子哀公篇是故知不務多務
審其所知楊倞注引此文蓋審其所知卽是欲行之故不務
多知也包氏愼言溫故錄聞讀若聲聞之聞韓愈名箴云勿
病無聞病其曄曄昔者子路唯恐有聞赫然千載德譽愈尊
其言當有所本蓋子路當時有聲聞之一事爲人所稱道
子路自度尙未能行故唯恐復有聞此說與孔注異亦通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注孔曰孔文子衞大夫孔圉
文謚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注孔曰敏
者識之疾也下問謂凡在己下者注孔文至謚也○正義曰
世本云孔達生得閭叔穀
穀生成叔烝鉏鉏生頃叔
圉亦稱仲叔圉邢疏引謚法云勤學好問曰文是文爲謚也
春秋時謚法雖失實然猶不輕謚文故子貢問孔文子之謚
而夫子於公叔文子之謚文亦特表其行明凡謚文當愼之
也○注下問謂凡在己下者○正義曰俞氏樾平議云下問
者非必以貴下賤之謂凡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皆是
案俞說卽此
注言凡之旨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注孔曰子產鄭大夫公孫僑其行
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正義曰君子
者卿大夫之稱子產德能居位合於道者有四故夫子表之行己恭則能
修身事上敬則能盡禮養民惠則田疇能殖子弟能誨故夫
子稱爲惠人惠者仁也仁者愛人故又言古之遺愛也使民
義則集注所云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
之類皆是○注子產鄭大夫公孫僑○正義曰鄭者周同姓
國韋昭晉語注謂子產鄭穆公之孫子國之子故稱公孫晉
語言公孫成子成其謚也錢氏大昕後漢書攷異產者生也
木高曰喬有生長之義故名喬字子產後人增加人旁案說
文僑高也僑言人之高者郭注山海經長股國言有喬國今
伎家喬人蓋象此身喬僑通用左傳長狄僑如當亦取高人
之意僑產義合高大爲美故子
產又字子美此當兼存二義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注周曰齊大夫晏姓平謚名
嬰正義曰周官大宰二曰敬故鄭注敬故不慢舊也晏平仲
久而敬之據鄭說卽久謂久故也君子不遺故舊則民不
偷故稱平仲爲善交皇疏引孫綽曰交有傾蓋如舊亦有白
首如新隆始者易克終者難敦厚不渝其道可久所以難也

孫說謂平仲與人交久與鄭徵異亦得通也皇本作久而人敬之疏云凡人交易絕而平仲交久而人愈敬之也此就所據本說之實則當從鄭本無人字解爲平仲敬人○注晏姓平謚名嬰○正義曰史記管晏列傳晏平仲萊之夷維人也索隱曰名嬰平謚仲字晏齊河西北二十五里卽其地也謚法解治而無眚執事有制布綱治紀皆曰平是平爲謚也

子曰臧文仲居蔡（注）包曰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文謚也蔡國君之守龜出蔡地因以爲名焉長尺有二寸居蔡僭也山節藻棁（注）包曰節者栭也刻鏤爲山棁者梁上楹畫爲藻文言其奢侈何如其知也（注）包曰非時人謂之爲知正義曰龜者介蟲之長有知靈能先知故用爲卜白虎通蓍龜篇天子下至士皆有蓍龜者重事決疑示不自專凡卜皆在廟故藏龜亦於廟周官龜人凡取龜用秋時攻龜六龜各異室也史記龜策列傳言高廟有龜室又言置室西北隅懸之此其制也左文二年傳說臧孫此事云作虛器杜注作虛器謂居蔡山節藻棁也有其器而無其位故曰虛如杜所言則居蔡謂作室以居之所謂龜櫝也漢書食貨志元龜爲蔡非四民所得居有者入太卜受直然則文仲得此蔡卽當歸諸周室而不得私藏之禮器所云家不寶龜是也乃文仲則儼爲己有且以此龜本藏天子廟中故亦以天子廟飾居之其所置之處亦必在文子家廟中明堂位曰山節藻棁復廟重檐天子之廟飾也文仲諂瀆神物以冀福佑而不知其僭上無等之罪必不爲神所相故夫子不斥其僭而但斥以不知全氏祖望經史問答據漢人之說則居蔡是僭諸侯之禮山節藻棁是僭天子宗廟之禮以飾其居如此則已是二不知不應概以作虛器罪之曰一不知也又云山節藻棁實係天子之廟飾管仲僭用以飾其居而臧孫未必然者蓋臺門反坫朱紘罍盆出自夷吾之奢汰不足爲怪而臧孫則儉人也天下豈有以天子之廟飾自居而使妾織蒲於其中者蓋亦不相稱之甚矣吾故知其必無此也然則山節藻棁將何施曰施之於居蔡也案全氏此辨致確其據家語以文仲世爲魯之守蔡大夫又取陸佃說以伯禽所受封之繁弱爲蔡別名又名僂句皆謬妄不足辨故略之節與榕同陳氏鱣古訓藝文類聚引作棄棄榕一字案爾雅釋宮楝謂之棄釋文棄音節孫炎本作節是棄節通用論語釋文又云棁本又作楶○注臧文仲卽臧孫辰見左莊二十八年傳鄭注云蔡國君之守龜也龜出於蔡故得以爲名焉與包略同昭五年傳吳蹶由曰卜之以守龜又

曰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是國君有守龜也漢書食貨志元龜岠冉長尺二寸公龜九寸侯龜七寸子龜五寸又云元龜爲蔡是蔡長尺二寸也白虎通引禮三正記天子龜爲蔡長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與食貨志異然皆以天子守龜爲尺二寸也但包既以蔡爲長尺二寸則是天子守龜不當云國君之守龜此稱誤矣淮南說山訓大蔡神龜出於溝壑高誘注與包鄭同漢食貨志如氏注以蔡爲蔡國薛瓚以蔡爲龜名不取蔡國之說爲顏監所糾正路史國名紀言蔚春江中有蔡山在廣濟縣大龜納錫故曰蔡非姬姓蔡王氏墐四書地理志引之謂今黃梅縣西南九十里曰蔡山西接廣濟縣此或包鄭所指龜所出之地名矣俞氏樾平議包氏此解亦臆說竊疑蔡當讀爲斁說文斁楚人謂卜問吉凶曰斁讀若贅龜者所以卜問吉凶也斁蓋楚語也龜本荊州所貢故沿襲其語耳斁與蔡音相近孔氏廣森經學卮言謂蔡蔡叔之蔡即斁三苗之斁然則以蔡爲斁猶以蔡爲竄矣案俞此說甚可據因並箸之○注節者至奢侈○正義曰鄭亦有此注與包同節爲栭者本爾雅文說文云栭榑櫨也榑櫨柱上枅也枅屋櫨也栭屋枅上標也鄭注明堂位云山節刻榑櫨爲山也三蒼云柱上方木曰枅一名楷山東河南皆曰枅自陝以西曰楷廣雅釋宮榑謂之枅楷之笘合諸訓觀之楷也栭也枅也榑櫨也楷也笘也六名實一物王延壽靈光殿賦芝栭攢羅以戟音張載注云芝栭柱上節方小木爲之長三尺此即節也段氏玉裁說文注云有枅有曲枅枅則槉也曲枅加於柱枅加於曲枅栭又加於枅以次而小故名之栭薛注西京賦曰栭斗也張載注靈光賦曰栭方小木爲之栭在枅之上枅者柱上方木斗又小於枅亦方木也然後乃抗梁焉栭與枅非一物釋宮云栭謂之楷合二事渾言之許則析言之槉說文以栭爲枅標標者枅上端也栭與枅正是一物而段云非一物誤矣爾雅開謂之檻郭注柱上榑櫨也徐鍇繫傳斗上承棟者橫之似笄也柱端交牾之處置方木焉使相接合故謂之檻案閟字從門從弁弁象其形從門則爲門上之枅與柱端行義疏謂槉檻一物兩名槉注禮器云山節謂刻柱頭爲斗拱者山之形鄭據目見言之上楹者爾雅云棼廟謂之梁注以爲侏儒柱爲藻文也侏儒上短柱也儒上當補侏字淮南主術訓短者以爲朱儒高誘注朱儒梁上戴蹲跪人也朱儒本短人故短木亦稱朱儒高舉其形似言之非謂刻爲人也玉篇棁柮也以棁爲短柱而以雨雰枝梧之槉亦與舊訓不合藻者水草爾雅釋草蔈牛藻藻與藻

同包以山節藻梲爲奢侈不言僭者以奢侈則僭可知鄭注又云山節藻梲天子之廟飾皆非文仲所當有之案鄭注禮器云宮室之飾士首本大夫達稜諸侯斲而礱之天子加密石焉無畫山藻之禮也又云山節藻梲此是天子廟飾而管仲僭之者考士首本云云見穀梁傳及晉語尚書大傳皆是言棁飾鄭以棁飾如此則凡飾皆同而又言天子廟飾山節藻梲是於密石之外又加此山藻之飾與宮室之制不同也山節藻梲是二事皆非文仲宮室中所當有故夫子譏之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注〕孔曰令尹子文楚大夫姓鬬名穀字於菟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注〕但聞其忠事未知其仁也正義曰令尹楚官名那疏云令善也尹正也言用善人正此官也三已者詩墓門箋已止也全氏祖望經史問答子文於莊公廿三年讓於子玉凡在位廿八年子玉死薦呂臣繼之子上又繼之大孫伯又繼之成嘉又繼之是後楚之令尹不見於左傳文公十二年子越之亂追紀曰令尹子文卒鬬般爲令尹則意者成嘉之後子文嘗再起爲令尹而仁山以爲子上之後者誤也子上死卽有商臣之變使子文是時在位豈尚可以言忠案子越亂在宣四年非文十二年全氏誤也如全此說子文僅再仕再已而論語云三仕三已者大略之辭汪氏中述學云易近利市三倍詩如賈三倍論語焉往而不三黜春秋傳三折肱爲良醫此不必限以三也論語季文子三思而後行雖雉三嗅而作孟子書陳仲子三咽此不可知其爲三也論語子文三仕三已史記管仲三仕三已三戰三走田忌三戰三勝范蠡三致千金此不必其果爲三也故知三者虛數也案楚語觀射父曰昔鬬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之故也潛夫論渴利篇楚鬬子文三爲令尹而有飢色妻子凍餒朝不及夕皆言子文三仕三已與論語正合若荀子堯問莊子田子方呂氏春秋知分淮南子道應史記鄒陽傳循吏列傳皆以三仕三已爲孫叔敖之事閻氏若璩四書釋地又續云孫叔敖之令尹見宣十一年叔敖死於楚莊王時約令尹僅七八年莊王之賢豈肯暫已叔敖意莊子荀子原係子文事傳譌而爲叔敖其說是也夫子許爲忠者皇疏引李充曰進無喜色退無怨色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忠臣之至也釋文未知如字鄭音智注及下同漢書古今人表先列聖人次仁人次智人其序篇引此二語論衡問孔篇子文曾舉子玉代己位而伐宋以百乘敗而喪其眾不知如此安得爲仁中論智行篇或曰然則仲尼曰未知焉得仁乃高仁邪何謂也對曰仁固大也然則仲尼亦有所激然非專小智之謂也若有人相語曰彼尚無有一

智也安得乃知爲仁乎二文皆讀知爲智與鄭同李充曰子玉之敗子文之舉舉以敗國不可謂智也敗夫人之子不可謂仁也可補鄭義皇本何如下有也字○注姓鬬名穀字於菟○正義曰左宣四年傳初若敖娶于邳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于邳淫于邳子申虎乳之邳子田見之懼而歸以告夫人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乳也從子穀聲漢書敘傳上楚人謂乳穀如氏曰穀音構牛羊乳汁曰穀廣雅釋詁穀生也曹憲音曰穀春秋之穀烏菟釋言穀乳也穀穀一字左傳作穀或係叚借論語釋文穀本又作穀荀子禮論君子以倍叛之心接臧穀猶且羞之楊倞注孫子曰穀莊子駢拇臧與穀二人崔注同穀與穀同若言乳兒也於菟爲虎此反切之權輿曹憲作烏菟漢書敘傳作於檡皆以音近通用王氏引之春秋名字解詁於菟虎文貌說文捈黃牛虎文讀若涂菟捈聲義並同虎有文謂之於菟故牛有虎文謂之捈說文虎虎文也於菟與虎聲近而義同如王此說子文爲字亦是名字子文此注以穀爲名於檡爲字而不言子文之爲名穀爲字作僞者之疏可知

崔子弒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注）孔曰皆齊大夫崔杼作亂陳文子惡之捐其四十匹馬違而去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注）孔曰文子避惡逆去無道當春秋時臣陵其君皆如崔子無有可止者正義曰崔者地名以邑爲氏也左襄二十七年傳成請老于崔杜注濟東朝陽縣西北有崔氏城在今濟南府章丘縣西北二十五里俗呼古城弒者說文云臣殺君也左宣十八年傳凡自虐其君曰弒白虎通誅伐篇引春秋讖曰弒者何也司事可稍稍試之是其義也釋文弒本又作殺說文殺戮也段氏玉裁注云逃其實則曰殺正其名則曰弒春秋正名之書也故言弒不言殺三傳述實以釋經之書也故或言弒或言殺言殺案此則弒殺兩通齊君莊公名光左襄二十五年傳言莊公通崔杼之妻姜氏崔子因是又以其閒伐晉也欲弒公以說于晉夏五月乙亥公崔子自側戶出甲興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弒之是崔子弒君之事也論語釋文崔子鄭注云魯讀崔爲高今從古論衡別通篇仕宦爲吏亦得高官將相長吏猶我大夫高子也安能別之亦據魯論包氏愼言溫故錄高氏爲齊命卿與文子同朝者高止也崔杼弒君而魯論書高子者責其不討

賊也與趙盾同義文子去齊而之他邦其閒或欲請師討賊而見其執國命者皆與惡人爲黨故曰猶吾大夫高子也陳氏立句溪雜箸曰以左傳崔杼事證之則魯論信爲誤字然文子所至各國亦何至皆如崔子而文子亦何至輒擬人以弒君之賊則下兩言猶吾大夫崔子似以魯論作高子爲長蓋弒君之賊之逆法所必討高子爲齊當國世臣未聞聲罪致討以春秋貶趙盾律之宜與崔子同惡矣其首句自當作崔子魯論作高子而誤案包陳二說微異皆可得魯論之義鄭以古論定魯論亦以莊公時高子不當權要與趙盾異春秋無所致譏故宜從古論作崔子也陳文子名須無文者謚也文子出奔春秋經傳皆無之劉氏逢祿論語述何篇時非有執政且旋反國故不錄也清者說文云澈水之貌下篇身中清馬融曰清潔也皇疏引李充曰違亂求治不汚其身清矣而所之無可驟稱其亂不如甯子之能愚遯生之可卷末可爲智也潔身而不濟世未可謂仁也此亦當得鄭義唐石經棄作弃卽古棄字違之之一邦皇本作違之之至他邦○注捐其四十匹馬違而去之○正義曰說文棄捐也捐棄也轉相訓曲禮云問大夫之富數馬以對故此言有馬十乘也一乘是四匹馬則十乘是四十匹馬陳氏鱣簡莊集解此文云此指其在廐之馬金氏仁山以十乘乃十匊之地其采邑之大可知非也論語千乘之國及百乘之家皆指出車之數而言陳文子有馬十乘及齊景公有馬千駟則指公馬之畜于官者非國馬之散在民閒也大學畜馬乘謂士初試爲大夫者百乘之家謂有采地者鄭注甚明周官挍人云家四閑馬二種鄭志答趙商曰當八百六十四匹此言天子之卿大夫之制若侯國初試爲大夫者畜馬乘今文子有馬十乘亦可謂多矣閻氏釋地以開方之法計其賦十乘而定爲文子采邑蓋仍沿金氏之誤耳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注）鄭曰季文子魯大夫季孫行父文謚也文子忠而有賢行其舉事寡過不必及三思之多能審愼也左氏傳言文子將聘於晉求遭喪之禮以行後晉襄公果卒杜預注以爲三思而後行此可證矣說文再一舉而二也皇本再下有思字顧氏炎武金石文字記唐石經斯作思○注季文至三思○正義曰行父者季孫字也忠而有賢行者左成十六年傳范文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襄五年傳季文子卒宰庀家器爲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皆言文子忠事也舉事寡過不必及三思故言再思卽可矣左襄二十五年傳衛太叔文子曰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哀二十七年傳中行文子曰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後入焉是三思乃美行吳志諸葛恪傳注引志

林曰恪輔政大司馬呂岱戒之曰世方多難每事必十思恪答曰昔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曰再斯可矣今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亦以文子三思爲賢與鄭注意合

子曰甯武子〔注〕馬曰衛大夫甯俞諡也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不可及也〔注〕孔曰佯愚似實故曰不可及也正義曰有道無道不知在何時朱子集注以有道屬成公無道屬成公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武子之事文公其於左氏無所見則答云武子之事之時樊氏廷枚四書釋地補引汪廷珍說此有道乃對禍亂而言與史魚章兩有道字正同成公復國後武子輔政凡十餘年其開如請改祀命不答彤弓等事皆所謂有道則知也宋氏翔鳳發微云左氏所載甯武子遭罹國難盡忠竭謀乃使衛侯再得返國斯亦知矣且晉責舊憾興師相加其君既出其國厘存內外有枕戈之憂上下無晏安之樂武子於此運其知謀宛濮之盟醬衍之貨凡爲蓋臣皆知及此若論其愚當非有言可載也蓋成公之無道不在失國在不知人以叔武之守而至於殺則甯氏之行亦恐不全也乃前驅背盟不言於事後於晉爭訟從坐而無辭從容大國之閒周旋閭君之側譖訴皆絕刑罰不罹斯其能愚之實足以脫乎亂世非有聖賢之學烏能及於此乎○注衛大夫甯俞○正義曰左文四年經衛使甯俞來聘傳作甯武子是武子即甯俞也僖二十八年經衛侯出奔楚傳曰衛侯先期入鄄甯武子相焉遂復衛侯于位又曰衛侯如陳甯武子相莊子速之子左文五年晉陽處父聘於衛反過甯杜注晉邑汲郡脩武縣也今河南衛輝府獲嘉縣西北有修武故城即古甯邑其地與衛境相接或本爲衛邑武子世食於此故氏甯也說本江氏永春秋地理考實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注〕孔曰簡大也孔子在陳思歸欲去故曰吾黨之小子狂簡者進取於大道妄作穿鑿以成文章不知所以裁制我當歸以裁之耳遂歸正義曰陳者國名說文云陳宛丘也今河南陳州府治淮寧縣史記孔子世家孔子至陳歲餘吳王夫差伐陳陳取三邑而去孔子居陳三歲會晉楚爭彊更代陳及吳侵陳陳常被寇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於是孔子去陳過蒲適衛去衛將西見趙簡子臨河乃還反乎衛又去衛復如陳是歲魯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季桓子卒康子代立使使召冉求冉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

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子贛知夫子思歸送冉求因誡曰卽用以孔子爲招云世家此文遞夫子再有歸與之辭前文見孟子後文見論語蓋夫子思歸之切屢見乎辭故世家各隨文記之司馬貞索隱疑爲一文兩敘閻氏若璩釋地續以孔子此歎興起於魯之召求之歸前所載爲錯簡復出非也釋文吾黨之小子狂簡絕句鄭讀至小子絕句今鄭說已佚孟子趙注孔子在陳不遇賢人上下無所交蓋歎息思歸欲見其鄉黨之士也周禮五黨爲州五州爲鄉故曰吾黨之士也此稱吾黨之義也狂者說文云狉獌犬也獌犬雄猛善發故人之嬌恣自張大者取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趙注嘐嘐志大言大者也重言古之人欲慕之也夷平也考察其行不能掩覆其言是其狂也斐然者禮記大學有斐君子鄭注斐有文章貌也爾雅釋訓注斐文貌言裁節也張栻論語解方聖人歷聘諸國之士雖行有不掩而其志大蓋能之時詩書禮樂之文固已付門人次序之矣及聖人歸於魯而後有所裁定又云狂簡之斐然以成章矣至於義理之安是非之平詳略之宜則必待聖人裁之而後爲得也案孔子世家言陽虎亂政時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眾至自遠方莫不受業是孔子

年五十內已修詩書禮樂非至晚年歸魯始爲之也弟子受業卽受孔子所修之業當時洙泗之間必有講肄之所不皆從夫子出遊故此在陳得思之也沈氏濤論語孔注辨僞誤解世家之文以歸爲冉求將歸吾黨之小子亦指冉求則世家此文下明言子贛知夫子思歸又夫子言求也退卽求亦自言力不足是求之爲人與狷近與狂簡絕遠沈君說未爲是也不知上有吾字皇本裁之下有也字○注簡大也狂者進取大道不知所以裁之也此正謙辭之當裁制自不言可知世家義曰簡大爾雅釋詁文趙注孟子云簡大也狂者進取大道而不得其正者也沈氏濤辨僞云斐字從文古訓無不以爲文貌者今云妄作穿鑿謬矣案下篇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是狂簡亦有爲之人但務爲高遠所言或不副其所行非有所穿鑿也包咸子罕篇注曰時人有穿鑿妄作篇籍者此則不知而作豈諸弟子所爲乎焦氏循論語補疏亦謬矣妄作穿鑿申解斐然蓋讀斐爲匪匪猶非也此或得孔義然子不知也於義亦隔云遂歸者終言之孔子反魯在哀十一年冬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注孔曰伯夷叔齊孤竹君

之二子孤竹國名正義曰爾雅釋詁念思也希罕也並常訓
不念舊惡蓋伯夷叔齊之行也皇疏云舊惡故憾也人若錄
於故憾則怨恨更多唯夷齊豁然怠懷若有人犯己己不怨
錄之所以於人怨少也希爲人所怨恨也毛氏奇齡四書改錯此惡字猶左傳周鄭
交惡之惡舊惡卽夙怨也惟有夙怨而相忘而不之念因之
恩怨俱泯故怨是用希此必有實事而今不傳者張文檒曰
魏書房景伯除清河太守郡民劉簡虎嘗失禮于景伯景伯
署其子爲西曹掾論者以爲不念舊惡南齊皇甫肅曾勸劉
動殺王廣之及動亾肅反依廣之而廣之感且契賞且啟武
帝使爲東海太守史臣以爲不念舊惡然則此惡字並解作
怨也案毛說與皇疏合惟怨字當從邢疏以爲人怨恨也朱
子集注云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與鄉人
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其介如此宜若無所容
矣然其所惡之人能改是曾子立事云朝有過夕改則與之卽
此義○注伯夷至國名○正義曰伯叔少長之字夷齊其名
也皇疏謂伯夷名允叔齊名致釋文云允字公信智字公達
夷齊益也見春秋少陽篇史記索隱亦同惟智作致與義疏
合案益法解夷齊並爲益然古人無以字居益上者困學紀
聞引胡明仲曰彼已去國誰爲之節惠故蓋如伯達仲忽亦
名而已矣其說良是史記伯夷列傳云伯夷叔齊孤竹君之
二子也爾雅釋地觚竹列於四荒郭注觚竹在北戎與孤同
漢地理志遼西郡令支有孤竹城
今永平府盧龍縣東有古孤竹城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注孔曰微生
姓名高魯人也乞之四鄰以應求者用意委曲非爲直人正義
曰乞醯者乞猶求也左僖廿六年經公子遂如楚乞師杜注
乞不保得之辭說文醯酸也作醯吕覽吕酒從鹽酒並省鹽
與醯同儀禮聘禮注以醯爲之說文酸酢也周禮內則
以鹽爲之說文酸酢也作醯吕覽吕酒從鹽酒並省鹽
和川醯釋文醯酢也周官疾醫五味醯酒飴蜜薑鹽之屬注
云醯則酸也古酸用梅疑卽加之於醯故醯味酸士昏公食
大夫所云醯醬據注云以醯和醬則是加醯於醬也醬不必
皆加以醯故有芥醬卵醬醯醬醯醬之別廣雅釋器醯酷也
醯與醯同論語釋文醯名釋飲食以醯多汁者爲醯醯滓也惠氏士奇禮說遂以醯
醬爲一物又謂古無醋其說並誤乞諸其鄰而與之不爲直
者乞諸其鄰而冒爲己物以與人人知與之爲微生而不知
爲鄰所以不得爲直若乞諸鄰而稱鄰以與之此亦厚德無
所可譏矣○注微生姓名高魯人也○正義曰漢書古今人

表尾生高尾生晦師古曰卽微生高微生畝也燕策蘇代曰信如尾生高則不過不欺人耳蘇秦曰信如尾生高又曰信如尾生期而不來抱梁柱而死莊子盜跖篇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淮南氾論說林並載此事高誘注云魯人則微生蓋嘗硜硜自守者攷當時或以爲直也尾與微通書堯典鳥獸孳尾史記五帝紀作微是其證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注孔曰足恭便辟貌左丘明魯太史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注孔曰匿藏也

孔曰心內相怨而外許親正義曰釋文云一本此章有子曰字恐非案陸所見無子曰與上章合爲一章蓋由傳寫脫誤不當以有者爲非也爾雅釋詁匿微也舍人注匿藏之微也說文匿亾也亾若亾命之亾謂隱藏也左丘明與孔子同時而卒於孔子後漢劉歆稱其好惡同於聖人卽指此文之類○注足恭便辟貌左丘明魯太史也臧氏庸拜經日記表記孔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曾子修身篇亟達而無守好名而無體忿怒而爲惡足恭而口聖而無常位者君子弗與也巧言令色

能小行而篤難于仁矣文王官人篇華如誣巧言令色足恭一也皆以無爲有者也案不失足者不足恭也不失色者不令色也不失口者不巧言也故文王官人三者並舉足恭而口聖口聖卽巧言也詩板無爲夸毗正義曰夸毗者便辟其足前卻爲恭孔注言足恭便辟之貌者義當如此解爾雅釋訓邊踖曰柔也施面柔也夸毗體柔也李巡注巧言好辭以曰饒人是謂口柔和顏悅色以誘人是謂面柔屈己卑身求得於人曰體柔論語友便辟友善柔馬融曰面柔者也友便佞鄭玄曰便辯也謂佞而辯也然則便辟爲體柔善柔爲面柔便佞爲口柔體柔爲足恭面柔爲巧言斷斷然矣案臧說深得此注之義管子小匡篇曹孫宿之爲人巧佞卑諂足恭而辭結結與給同史記五宗世家趙王彭祖爲人巧佞卑諂足恭而心刻深又曰者列傳嬴趨而言索隱曰嬴趨猶足恭也顏師古漢書景十三王傳注夸毗謂佞人足恭善傳注足恭謂便辟也李賢後漢書崔駰曰足恭者以恭足於人意而不合於禮度此讀足爲將樹反見陸氏音義仲尼燕居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子曰給奪慈仁鄭注巧言足恭之人似慈仁實鮮仁據鄭注義則給如供給之給謂足也故鄭引足恭說之此義亦通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自孔子論史記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各有安其意失其眞故具論其語成左氏春

秋又自敘篇稱左丘失明厥有國語漢書藝文志左氏傳三十卷左丘明魯太史案史公以左丘連文則左丘是兩字氏明其名也左丘亦單稱左故舊文皆言左傳不言左丘傳說者疑左與左丘爲二作國語者左丘明作左傳者別一人與史漢諸文不合非也左史書之謂左丘明是以官爲氏則但當解者援玉藻動則左史書之謂左丘明是以官爲氏則但當氏左不當連丘爲文亦恐非也周官太史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侯國羣臣秩差降太史當止以士爲之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注〕孔曰憾恨也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注〕孔曰不自稱己之善不以勞事置施於人〔正義曰〕季路即子路季者少長之稱者尚德也侍者說文云侍承也釋名釋言語侍時也尊者不言常於時供所當進者也鄭注云盍何不也案爾雅釋言曷盍也郭注盍何也何與何不語有詳略各者說文云各異詞之志故問其何不各言之也願者有志而未逮之辭爾雅釋詁願思也裘者說文云裘皮衣也裘即裘字儿裘服毛在外故有加衣以襲之衣裘猶衣裳皇邢各本衣下有輕字阮氏元校勘記唐石經輕字旁注案石經初刻本無輕字車馬衣裘見管子小匡及齊語是子路本用成語後人涉雍也篇衣輕裘而誤衍輕字錢大昕云石經輕字宋人誤加考北齊書唐邕傳顯祖嘗解服青鼠皮裘賜邕云朕意在車馬衣裘與卿共敝蓋用子路故事是古本無輕字一證也釋文於亦之適齊節音衣爲于既反而此衣字無音是陸本無輕字二證也邢疏云願以己之車馬衣裘與朋友共乘服是邢本亦無輕字三證也皇疏云車馬衣裘其乘服是皇本亦無輕字四證也今注疏與皇本正文有輕字則後人依通行本增入非其舊矣白虎通三綱六紀云朋友之交貨則通而不計共憂患而相救下引此文至敝之絕句唐邕傳同言已與朋友共用至敝也今讀與朋友共爲一句似敝之專指朋友於語意未晰說文共同也又無憾爲一句似敝衣也从巾象衣敗之形敝帗也一曰敗衣今經傳訓敗之字皆作敝是從或義也皇本作弊乃通用字施勞者朱子集注云施者張大之意案施勞與伐善對文禮記祭統注施猶著也淮南詮言訓功蓋天下不施其美謂不誇大其美也善言德勞言功周官司勳事功曰勞是也禮記表記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過行弗率以求處厚荀子君子篇倜而不矜一自善也謂之聖不矜矣夫故天下不與爭能而致善用其功有而不有也夫故爲天下貴矣二文所言即顏子之志曾子言有若無實若虛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若無若虛即無伐無施之意吾友謂顏子顏子未得位未

能行其所志故嘗以其所願從事之也○注憾恨也○正義曰見廣雅釋詁此常訓○注不自至於人○正義曰伐訓稱者引申之義左襄十三年傳小人伐其技以馬君子杜注自稱其能曰伐皇疏云願已行善而不自稱欲潛行而百姓日用而不知也又願不施勞役之事於天下也故鑄鄦戟爲農器使子貢無施其辨子路無厲其勇也案孟子云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孔子亦言擇可勞而勞之是勞民非政所能免今但言不施以勞事然則將可勞者亦勿勞之乎於義爲短

今所不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正義曰老者人年五十以上之通稱爾雅釋詁老壽也少者禮記少儀曰錄少猶小也趙岐孟子萬章注人少年少也韓詩外傳遇長老則脩弟子之義遇等夷則脩朋友之義遇少而賤者則脩告道寬裕之義故無不愛也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曠然而天地苞萬物也如是則老者安之朋友謂其年位與夫子等夷者也信者禮記經解云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謂之信義者之事也顏子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仁者之事也夫子仁覆天下教誡愛深聖者之事也○注懷歸也○正義曰爾雅釋詁懷止也釋言懷來也並與歸訓近言少者得所養教歸依之若父師也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注包曰訟猶責也言人有過莫能自責正義曰已矣乎者歎辭已止也大學記云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愼其獨也獨者人所未及知而己所獨知之時也意有善惡誠意者於意之善者好之意之不善者惡之惡不善正是葆其善故君子之於改過尤亟亟也人凡有過其始也皆藏於意故能自見能自見而內自訟則如惡惡臭必思所以去之夫子言惡不仁之人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所謂內自訟者如此所謂誠意者如此否則見其過而不能自訟卽是自欺自欺則非誠意矣夫子嘆未見好仁惡不仁者及此又有未見能自訟之歎蓋改過爲學者至要而亦至難故非愼獨不克致力矣所以云未見者察之於色與言觀之於所行事所謂誠於中必形於外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也○注訟猶責也○正義曰訟訓責者引伸之義廣雅釋詁訟賚也賚卽責字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正義曰典故聶四井爲邑井有三家四井凡十二家云十室舉成數也大戴禮曾子制言云是故昔者禹見耕者五耦而式過十室之邑必下爲秉德之士存焉卽此必有忠信之意案忠信者質之至美者也然有美質必濟之以學斯可祛其所蔽而

進於知仁之道故子以四教先文行於忠信行即行其所學也韓詩外傳劒雖利不厲不斷材雖美不學不高故學然後知不足即此義也釋文云焉如字衞瓘於虔反爲下句首皇疏引衞說云所以忠信不如丘者由不能好學如丘耳苟能好學可使如丘也案訓焉爲由其義甚曲武氏億經讀考異焉猶安也安不如我之好學言亦如我之好學也此亦以焉屬下句其義較衞爲順當並著之

江山劉毓崧家
元和管禮昌校

論語正義七

寶應劉寶楠楚楨著

南菁書院

雍也第六正義曰皇疏言古論以雍也第三篇此僞本不足據

集解

凡三十章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注〉包曰可使南面者言任諸侯治注可使南面者

言任諸侯治○正義曰周官擅人注面猶鄉也人君鄉明而治故位皆南面鄭此注云言任諸侯之治與包同說苑修文篇當孔子之時上無明天子也故言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天子也與包鄭說微異鹽鐵論殊路篇七十子皆諸侯卿相之才可南面者數人亦兼天子諸侯言之古人爲學皆以盡倫學也者效也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推之昆弟夫婦朋友莫不各有當學之事舍人倫無學也學修於己自能成物而得勢以行其所學故能措施裕如中庸所謂道前定則不窮者也大學言格物致知而極之治國平天下夫治國平天下皆天子諸侯之所有事而列

於大學之目此正言人盡倫之學若曰爲君而後學爲君爲臣而後學爲臣則當其未學便已廢倫一旦假之以權其不至於敗乃事者幾希孟子謂士志仁義不能殺一無罪此亦指天子諸侯言之故曰大人之事備矣大人以位言之舉位則德自見蓋德必稱其位而後爲能居其位故夫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位之差即德之差其德能爲天子諸侯而僅爲卿大夫或禹之由登庸而進也其德僅爲士則孔孟之不得位以行其道也孟子云匹夫而有天下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荀子謂聖人之得勢者舜禹是也聖人之不得勢者仲尼子弓是也子弓即仲弓夫子議禮考文作春秋皆天子之事其答顏子問爲邦兼有四代之制蓋聖賢之學必極之治國平天下其不嫌於自任者正其學之分內事也夫子極許仲弓而云可使南面其辭隱其義顯包鄭均指諸侯劉向則謂天子說雖不同要皆通也近之儒者謂爲卿大夫不兼天子諸侯證引博未免淺測聖言文選思元賦注引論語摘輔像曰仲弓問子桑伯子注王曰伯子書傳無見焉子曰可也簡注孔彼自爲文不足證此

曰以其能簡故曰可也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注孔曰居身敬肅臨下寬略則可包曰伯子之簡大簡子曰雍之言然正義曰鄭注云子桑秦大夫然左傳言子桑之忠知人能舉善並無行簡之事鄭此說未可據也莊子山木篇孔子問子桑雽云云異日桑雽又曰舜之將死云云釋文雽音戶本又作雩音名隱人也或云姓桑雽名隱釋文所載音于李云桑姓雽其名隱又作雩二說以前說爲是至大宗師篇言桑戶與孟子反琴張爲友桑戶孟子反並舉雽戶扈音近通用與孔子同楚辭涉江篇以接輿桑扈連舉時漢書古今人表列於周顯王之世非也王逸楚辭注謂桑扈爲隱士與莊子李注同則通志氏族略以爲魯大夫者亦非桑氏伯字下子字爲男子之美稱上子字則弟子尊其師者之稱如子沈子子羽子公羊子之例楚辭云桑扈羸行王逸注去衣裸裎効夷狄也說苑修文篇孔子曰可也簡簡者易野也易野者無禮文也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爲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去之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說曰何爲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修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於牛馬仲弓曰大簡此即孔子所指爲簡之事當時隱者多是如此仲弓正之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居敬則有禮文禮毋不敬也居

敬卽大舜之其己行簡臨民卽大舜之無爲而治此足見仲弓成己成物之學與隱士有異說苑所謂仲弓通於化術孔子明於王道而無以加仲弓之言者是也朱子或問謂夫子雖不正言其居簡之失而所謂可者固有未盡善之意仲弓默契聖人之微旨而分別夫居敬居簡之不同夫子所以深許之此說亦是皇疏此節與上章別邢疏則聯上爲一章說苑云雍之所以得稱南面者問子桑伯子於孔子云是以此節仲弓所言爲可使南面之證足知當日弟子類記不爲無意○注伯子書傳無見焉○正義曰皇本無孔安國曰以可苑又不從鄭故云未見○注孔曰以其能簡故曰可也○正義曰爾雅釋詁簡大也寬大之治有似臨下寬略則可○正義曰以可爲美辭非經旨○注居身敬肅疎略毛詩匪風傳亨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煩與簡相反夫子以居上不寬爲不足觀又言寬則得衆是亦尚行簡之意是故居敬則有威儀可觀行簡則不大聲色於以化民民自能順帝則又且用得其賢衆職咸理此居敬行簡之所以爲可也若不能居敬而所行事又簡在己已無法度可守所行必至怠惰或更放誕無禮斯臨民亦必綱紀廢弛而不可爲治矣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注凡人任情喜怒違理顏淵任道怒不過分遷者移也怒當其理不易移也不貳過者有不善未嘗復行正義曰說文爻吉而免凶也從天從爻天死之事故死謂之不幸言不能免凶也短命者言顏回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未著卒之歲傳顏回死年家語弟子解始云三十二而死王肅注校其年則顏回死時孔子年六十一李氏鍇尚史辨之云顏子卒於伯魚之後按譜孔子七十而伯魚卒是顏子之卒當在孔子七十一之年顏子少孔子三十歲是享年四十有一矣江氏永鄉黨圖考同臧氏庸拜經日記史記列傳但云蚤死夫五十以下而卒皆可謂之蚤三十一之文不知所本必係王肅僞撰公羊傳哀十四年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何休注天生顏淵子路爲輔佐皆死者天將以夫子將沒之徵又史記孔子世家河不出圖雒不出書吾已矣夫顏淵死天喪予天喪予及西狩獲麟曰吾已矣者皆孔子將沒之年所言故公羊春秋及吾道窮矣夫曰天喪予曰天祝予曰吾道窮矣弟子傳皆連言之則顏子之死必與獲麟子路死夫子卒相後先孔子年七十一獲麟七十二子路死七十三孔子卒顏

于少孔子三十歲孔子七十顏子已四十也又史記世家云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以核家語孔子年二十而生伯魚之說尚不甚遠則伯魚卒時孔子年六十九據論語顏子死在伯魚之後則孔子年七十顏子正四十也魯哀季康之問皆在哀十一年孔子反魯之後時顏子新卒故聖人述之有餘痛焉案臧說甚核毛氏奇齡稽求篇孔氏廣森公羊通義並略同但與李鍇說差少一年今更無文定之也又案秦漢人說顏子卒年本多乖互列子力命篇顏子之才不出眾人之下而壽十八淮南子精神訓顏淵天死高誘注顏淵十八而死後漢書郎顗傳顏子十八天下歸仁皆以顏子卒年爲十八此眞異說非可據也三國志孫登傳權立登爲太子年三十三卒臨終上疏曰周晉顏回有上智之才而尚天折況臣愚乎卒年未至三十三則或與家語同未可知也皇本問下有曰字釋文云本或無亾字卽連下句讀俞氏樾羣經平議謂既云亾又云未聞好學於辭復此與先進篇語有詳略因涉彼文而誤衍亾字當據釋文或本訂正義曰喜怒者七情之發凡人任情多致違理不中節也但喜雖違理無所傷害於人故夫子專以怒言之春秋言君子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是喜雖違理不失爲君子若怒則不宜違理也左宣十七年傳范武子曰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杜注易遷怒也蓋喜怒當其理謂之類類者比也若遷怒則不依其類而違理矣顏子好學能任道故善養其氣而幾於中和也遷移見廣雅釋言此常訓易繫辭傳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此注言有不善未嘗復行卽本易傳過者謂或過中或不及中也中庸云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當未擇時不能無過中之失及得善而服膺弗失所以能不貳過此顏子思誠之學以人道合天道者也是故言天行者不能無贏縮陵歷之異水旱沴鬱之災而於穆不已不遠能復故於復見天地之心益初至四互復其象曰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明改過能有益也夫子學易可以無大過顏子好學夫子易傳獨稱之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注馬曰子華弟子公西赤之字六斗四升曰釜請益曰與之庾注包曰十六斗曰庾冉子與之粟五秉注馬曰十六斛曰秉五秉合爲八十斛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注鄭曰非冉有與之太多正義曰使者夫子使之也此與原思爲宰不必同在一時

弟子類記之以見聖人取予之際各有所宜爾冉子據鄭注卽冉有稱子者冉有門人所記也說文粟嘉穀實也粟本禾米之名諸穀亦得稱之請粟是請於夫子與粟五秉則冉有自以藏粟與其母也言粟五秉則與釜與庾不言數是爲一釜一庾矣適齊者爾雅釋詁適往也此常訓周急者禮記月令周天下注周謂給不足也周官鄉師職賙萬民之艱阨鄭司農云賙讀爲周急之周明周賙同也李賢後漢書王丹傳注周急謂周濟困急也○注子華至曰釜○正義曰鄭此注與馬同史記弟子傳公西赤字子華公西是兩字氏鄭目錄曰魯人少孔子四十二爲量量之以爲庾深尺內方尺而圜其外其實一斛左昭三年傳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鄭注今文籔或爲逾康成但謂其音同庾非謂籔卽庾也論語包注直云十六斗曰庾始左氏文爲說○注十六斗曰庾○正義曰說文斛量也庾卽斛字假借考工記陶人庾實二穀厚半寸脣寸注豆實三而成穀則穀受斗二升庾十六斗二升曰庾十六斗曰籔庾與籔音聲相通傳注往往譌溷論語與之庾謂於釜外更益二斗四升蓋與之釜已當所益不得過乎始與馬氏宗璉左傳補注引戴說又云案庾籔譌溷者聘禮記云十六斗曰籔

則此原思爲宰蓋在孔子爲司空司寇時也包氏止就司寇言舉最後之官意中兼有司空與鄭義同云原憲爲家邑宰食加韋昭注官宰家臣也加大夫之加田也者晉語云官宰食加論語曰原憲爲家邑宰與包此注合加田當謂采地原憲爲家邑宰明此與粟爲食加矣儀禮喪服斬衰章疏孤卿大夫有采邑者其邑既有邑宰又有家相若魯三卿公山弗擾爲季氏費宰子羔爲孟氏郈宰之類皆爲邑宰也陽貨冉有子路之等爲季氏家相亦名家宰若無地卿大夫則無邑宰直有家相者也賈氏此言最晰諸書言孔子仕魯不言采地則止有家相不得有邑宰包韋之說未可據矣○注九百至不受○正義曰云九百九百斗者孔以意言之胡氏紹勳拾義案世家孔子居魯奉粟六萬云六萬索隱云當是六萬斗正義云六萬小斗當今二千石也據此知孔子時三斗當唐時一斗宋沈括筆談云予求秦漢以來度量計六斗當今之一斗七升九合是宋斗又大於唐斗元史言世祖取江南命輸粟者止用宋斗斛以宋一石當今七斗是元斗又大於宋斗然則周時九百斗合元時僅得一百八十九斗也江氏永羣經補義云古者百畝當今二十三畝半今稻田自佃一畝約收穀二石四斗二十三畝半收穀五十六石四斗折半爲米二十八石二斗人一歲約食米三石六斗可食八人據江氏說古農夫百畝合今斗且得米二百八十二斗如孔注以九百爲九百斗止合元斗一百八十

九斗反不及農夫所收之數原思何又嫌多而辭之或九百爲九百石則又不若是多古制計粟以五量量莫大於斛十斗爲一斛粟多至九百必以量之最大者計之則九百當爲九百斛何以知爲九百斛也當時孔子爲小司寇卽下大夫其家宰可用上士爲之孟子曰上士倍中士中士當得四百畝之粟又曰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明士亦有圭田以五十畝合四百畝爲四百五十畝當得六百七十五石若以石合斛一石爲百二十斤古無大斗一斛粟不足百斤二石合得二百斛四百畝爲八百斛加圭田五十畝爲一百斛共得九百斛案胡說近理因並箸之云辭辭讓不受者說文辭不受也辭訟也二字義別今經典多作辭

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注〕孔曰祿法所得當受無讓鄭曰五家爲鄰五鄰爲里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正義曰鄭注云毋止之詞也古人祿皆以其辭讓也士辭位不辭祿案說文毋止之詞也古人祿皆以粟故注以祿解粟此與上章請粟爲私與之粟不同也有位則有祿義所當受不得辭惟辭位乃無祿耳鄭以毋字絕句武氏億經讀考異謂毋通作無以通作已毋以亦連下讀如孟子無以則王乎句亦通王氏引之經傳釋詞謂毋與無通無訓爲不連下讀與武又異而義亦遜○注五家至爲黨○

正義曰說文騊國離邑民所居也國離邑者言鄉爲國所附麗之邑也釋名釋州國鄉向也眾所向也玉篇鄙廣雅云居也一曰五百家爲鄙今作黨據說文黨從尚黑訓不鮮則段借也周官大司徒令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注黨五百家鄉萬二千五百家又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四野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四酇爲縣五縣爲遂注鄭司農云田野之居其比伍之名與國中異制故五家爲鄰立謂異其名者示相變耳案此則鄰里鄉黨實兼鄉遂之制各舉二者以概其餘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注犁雜文騂赤也角者角周正中犧牲雖欲以其所生犁而不用山川豈肯舍之乎言父雖不善於子之美 正義曰皇疏載一說犁或音梨謂耕牛也釋文犁力兮反耕犁之牛此六朝經師解誼之最可據者說文黎耕也互相訓犁即黎省古有人耕牛耕二法孔門弟子如冉相配惠氏士奇禮故犁牛爲耕牛犁牛之子非犢而何體醇騂而角繭栗此天牲也以天牲而用之山川則近於非禮然天下未有歆於上帝而吐於山川者故曰山川其舍諸說者據此以爲山川用騂牲誤矣何休云別天牲主以角故知騂且角爲天牲先從叔丹徒君騂枝云惠氏謂山川不得用騂牲以其非禮故欲勿用此義非也又云天下未有歆於上帝而吐於山川者故曰山川之祭義曰古者天子諸侯取之民閒耕牛非所以待祭祀故欲勿用然有時公牛不足則耕牛之犢亦在所取周禮羊人職云若牧人無牲則受布於司馬使其賈買牲而共之遂人所謂野牲曲禮所謂索牛是也周禮用騂牲者三祭天南郊一也宗廟二也望祀南方山川三也郊廟大祀也山川次祀也耕牛之犢而有騂角之材縱不用諸上帝山川次祀亦豈得舍之不得已而思其次之辭也三代以下世及爲禮未有起畎畝之中膺天子之薦者論匹夫之遭際至於得故有山川之瘞說苑脩文篇曰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天子也孫卿子曰聖人之得埶者舜禹是也聖人之不得埶者仲尼子弓是也楊倞注子弓仲弓也顏淵問爲邦夫子告以四代禮樂仲弓德行亞於顏淵觀夫子所以稱之者其分量可知矣謹案騂枝此義甚精南齊祭祀志建武二年何佟之奏牧人云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鄭云陽祀祭天南郊及宗廟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前軍長史劉繪議語云犁牛之子云云未詳山川合爲陰祀否若在陰祀則與黝乖矣佟之云周禮以天地爲大祀四望爲次祀山川爲小祀自四望以上

牲色各依其方者以其祀大宜從本也山川以下牲色不見者以其祀小從所尚也則禮論二說合爲一矣從之考佟之議謂此山川爲山林川澤羣祀之小者與四望不同四望者五嶽四瀆其祀尊故各用其方色山川其祀卑則各從所尚月之明堂位夏后氏牲尚黑殷尚白周騂剛此山川得用之也四望山川不在陰祀之列故鄭注牧人不川用騂是山川亦用其方之色與四望大祭同此騂牛但舉南方與何說異何謂山川用牲各從所尚考之經傳未有所徵則當以騂枝爲然也若然山川用騂而牧人云凡外祭毀事用尨外祭兼有山川彼謂毀除居曰舍捨擇也誼別今經典多段舍爲捨○注犁雜至之美○正義曰云犁雜文者王氏引之經義述聞犁與騂對舉犁者黃也似虎驪與犁通犁之爲驪猶黎之爲驪東山經作青驪史記夏本紀作青黎通犁之爲驪猶黎之魚其狀如犁牛郭注牛似虎文者則犁牛即驪牛矣廣韻黧黑而黃也黧亦與犁通犁牛也淮南說林篇髡屯犁牛既科然則犁牛者黃黑相雜之牛以楕決鼻而羈生子而犧尸祝齋戒以沈諸河河伯豈羞其所從出辭而不享哉犧與犁相對爲文魯頌閟宮傳犧純也曲禮鄭注犧純毛則犁爲不純色者矣故高注曰犁牛不純相雜文之訓確不可易月令曰命宰不[illegible]祀

則山川之祀亦用純色而不用此正與論語義合今案法言脩身篇或問犁牛之騂與玄騂之騂有以異乎曰同然則何以不犁也曰將致孝乎鬼神不敢以其犁也如此亦以犁牛爲雜文與淮南刺豕罷賓犒師惡在犁不犁也論語犁牛即是耕牛東山經借犁爲驪與此犁牛字同其實異不得援以爲證且騂角之牛既已可用何必追溯所生而以雜文爲嫌致有勿用之疑若以雜文喻仲弓父行惡無論此說全不可信且即有之而稱子之美必及其父之惡長者所不忍言而謂聖人能出諸口乎然則以犁牛爲耕牛以耕牛爲犗牛不可易云騂赤也者郊特牲云牲用騂剛注騂赤色草人職云騂剛用牛注故書騂爲挈杜子春挈讀爲騂謂地色赤案說文埏赤剛土也从土觧省聲此即草人騂剛之義埏正字段騂字爲之與明堂位騂剛騂爲正字異也說文馬部無騂徐鉉新附字作騂云从馬觧省聲云角者角周正中犧牲者說文角獸角也何休公羊僖三十一年傳注禮祭天牲角繭栗社稷宗廟角握大六寸宗五嶽四瀆角尺繭栗者言其堅細角以細小爲貴故握大於繭栗尺又大於握也此祭山川當用角尺皇疏云角周正如春秋辨正云角爲周正也周正建子之月今曰命宰不[illegible]祀

牲也賈侍中說此非古字意古或以羲爲之又說文牲牛完全凡鳥獸用於祭祀皆謂之犧牲引申之義也騂角合禮故言中犧牲也云雖欲以其所生犂而不用山川寧肯舍之乎者此言人欲勿用之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諸之乎也急言之曰諸徐言之曰之乎據王說則此注之乎二字卽釋諸字也云言父雖不善不害於子之美者此魏晉人誤說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仲弓父賤人孔子曰犂牛之子云云賤者微賤之稱夫子亦自言少賤非謂其行有不善也家語弟子解乃云仲弓伯牛之宗族生於不肖之父家語爲王肅所亂不足取證論衡自紀篇母犂犢騂無害犧牲祖濁裔清不妨奇人鯀惡禹聖叟頑舜神伯牛寢疾仲弓潔全顏路庸固回傑超倫孔墨祖愚丘翟聖賢以伯牛爲仲弓父必有所本伯牛寢疾豈爲惡行可知家語及此注之謬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注餘人暫有至仁時唯回移時而不變正義曰顏子體仁未得位行則能不違故夫子許之曰月至者謂每一日皆至仁也一日有至仁時唯回移時而不變迫其仁無所施於人然其心終月不違仁故注以暫言之云移時者天有四時每三月爲一時過三月竟則移時皇疏云既不違則應終身而止舉三月者三月一時爲天氣一變一變尚能行之則他時能可知也亦欲引汲故不言多時也故苞述云顏子不違仁豈但一時將以助羣子之志故不絕其階耳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注包曰果謂果敢決斷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注孔曰達謂通於物理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注孔曰藝謂多才藝於從政乎何有正義曰從政謂左傳晉之從政者新以此從政爲執政非也魯人使使召冉求冉求先歸至此康子始問三子從政則由求之仕季氏並在夫子歸魯後矣果者能任事達者能明事藝者能治事故皆可以從政公孫丑以樂正子爲政疑其強有知慮多聞識強卽是果有知慮卽是達多聞識卽是藝皇本曰賜也達曰求也藝兩曰上有子字○注果謂果敢決斷○正義曰爾雅釋詁果勝也一切經音義引爾雅作倮孫炎曰倮決之勝也又引蒼頡篇倮憨也憨與敢同子路好勇故遇事明決爲果敢也其可使治賦亦以此○注達謂通於物理○正義曰儀禮士昏禮注達通達也此常訓物猶事也○注藝謂多才藝

○正義曰鄭亦有此注同孔禮樂射御書數爲六藝人之才能由六藝出故藝卽訓才能再求自任以爲小國三年可使足民其藝可知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注〕孔曰費季氏邑季氏不臣而其邑宰數畔聞子騫賢故欲用之〇正義曰史記弟子列傳閔損字子騫少孔子十五歲鄭目錄云魯人玉篇鄨魯季氏邑論語作費或作鄪義曰左僖元年傳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是費爲季氏邑也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費邑有二魯大夫費庚父之邑在今兗州府魚臺縣西南季氏之費邑在今沂州府費縣治西南七十里江氏永春秋地理考實費伯帥師城郎郎亦在魚臺縣故城在今費縣西北二十里今之費縣治祊城于欽齊乘謂伯國姬姓魯懿公之孫後爲季氏之邑以費伯之費與季氏之費合爲一非也邑宰數畔謂南蒯公山弗擾之類如注所言季氏當指康子以上章康子問三子從政觀之此爲康子無疑〇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注〕孔曰不欲爲季氏宰託使者善爲我辭焉說令不復召我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注〕孔曰復我者重來召我去之汶水上欲北如齊正義曰陸氏釋文曰一本無吾字鄭本無則吾二字與鄭本同○注不欲至召我○正義曰史記弟子傳閔損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祿不仕大夫卽指此辭費宰言家語執轡篇載閔子爲費宰問政於夫子與論語顯背此可知其僞矣毛氏奇齡改錯曰夫子一門多仕季氏卽夫子已先爲季氏史爲季氏司職吏閔子祇以費本巖邑而其先又經叛臣竊據實恐難任故辭之頗堅觀其居喪未終要經從政則非仲尼之門不肯仕大夫之家已可知也案毛說固是然閔子實不欲臣季氏與由求諸人異所謂君子之行有不同也史傳稱其不食汙君之祿與上句不仕大夫互文見義明此大夫亦汙君之類故不欲仕不得援要經從政謂此辭宰但以難任故矣云說令不復召我說卽辭也或謂辭與原思辭粟之辭同辭不受也亦通○注去之汶水上欲北如齊正義曰漢書地理志泰山郡萊蕪下曰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濟郚郡朱虛下曰東泰山汶水所出東至安丘入濰是汶水有二此水經由齊魯界上閔子所指之汶未知確在何處水經汶水注云汶水經鉅平縣故城而西南流城東有魯道詩所云魯道有蕩是也王氏昶說齊魯往來孔道實在嬴博當今兗陽東平閒則意汶上亦在嬴博說頗近理閻氏若璩釋地引曾彥和曰出萊蕪縣原山入濟者徐州之汶也出朱虛縣泰山入濰者青州之汶也論語正義在汶指徐州言以魯

事
也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注〉馬曰伯牛弟子冉耕包曰牛有惡疾不欲見人故孔子從牖執其手也正義曰說文牖穿壁也以木爲交窗也從片戶甫聲譚長以爲甫上日也非戶也牖所以見日段氏玉裁注交窗者以木橫直爲之即今之窗也在牆曰牖在屋曰窗此則互明之必言以木者字從片也古者室必有戶有牖牖東戶西皆南鄉毛詩傳曰向北出牖也北或有穴通明至冬塞之然士虞禮祝啟牖鄉鄭注云鄉牖一名明堂位達鄉注牖屬是南牖亦名向士喪禮寢東首於牀下喪大記作北牀下今本牀皆譌牖非也今案士虞禮注牖先閤後啟扇在內也窗扇在內故毛傳及說文以向爲北出牖北出猶言北開士虞禮明堂位所云啟鄉達鄉即幽詩之塞向非有南牖北牖之分古人寢居在奧故士昏禮御衽于奧媵衽良席在東北止至冬時氣寒故令塞向塞者蔽也不是北牆別有穴以通明而名向也喪大記寢東首于北牀下注謂君來視之時也病者恆居北牀下或爲北牖下釋文庸本又作墉則經文必本作庸非作牖可知作牖者鄭君所記別本陸氏未爲作音也孔疏所見經注皆是牖不能辨正且謂病者恆在北牖下若君來視之時暫移鄉南牖下東首令君得南面視已與鄭注違異非也毛氏奇齡稽求篇郊特牲云亳社北牖謂喪國之社屋其上而開北牖所以絕陽光而通陰氣陰生則物死是北牖爲死牖而謂病者居其下誤矣方氏觀旭偶記說者謂古人西北隅有扉謂之屋漏案喪大記甸人所徹廟之西北扉舊解云扉是屋簷也不爲門扉扉之義爲隱是室隱處惟喪事徹去其扉爲日光漏入因而其處有屋漏之名然則西北隅無扉不必爲北牖一誤字從而爲之辭案古人平時寢處皆在奧病時始遷北牀下即君視疾亦然毛氏奇齡謂東首西面與君之入室西立東面正得相對若然病者遷北牀下而論語稱自牖執其手者包咸謂牛有惡疾不欲見人故遷於南牖下夫子自牖外就而問之此是變禮故論語特文記之漢書龔勝傳勝稱病篤爲牀室中戶西南牖下東首加朝服拖紳使者入戶西行南面立致詔付璽書遷延再拜蓋勝不欲仕莽使者知之故遷於牖下不令入室以示不敢當尊之意其使者則仍入戶致詔蓋亦知其非病矣毛氏奇齡謂因王莽詔使迎勝勝以死自居案死後遷牖下是南首龔勝遷牖下是東首與平時寢處無異何言自居以死毛說誤也又案以龔勝傳觀之伯牛遷南子精神訓伯牛爲厲說文癘惡疾也厲卽癘省毛氏奇齡傳冉耕字伯牛鄭目錄云魯人聖門志闕里廣志稱伯牛少孔子七歲不審何據弟子傳又云伯牛有惡疾此包所本淮

膭言古以惡疾爲癩禮婦人有惡疾去以其癩也故韓詩解
茱苜之詩謂蔡人之妻傷夫惡疾雖愚癩而不忍絕而劉孝
標作辨命論遂謂冉耕歌其茱苜正指是也曰亡之〔注〕孔曰亡喪也疾甚故持其
手曰喪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而有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注〕包曰再言之者痛惜之甚正義曰漢書楚元王傳蔑之命
本此文亡蔑末皆訓無末蔑又聲轉史記弟子傳曰命也夫
斯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矣夫新序節士篇末之命矣夫
者何謂也人之壽也天命已使生者也又言命有三科有遭
命以遇暴遭命者逢世殘賊若上逢亂君下必災變暴至夭
絕人命下云冉伯牛危言正行而遭惡疾孔子曰命矣夫斯
人而有斯疾也是則孔子此歎蓋傷時無賢君有道之士多
致夭病與哭顏淵同意○注亡喪也疾甚故持其手曰喪之
○正義曰注以疾甚知其將死故曰喪之吳氏英經句說讀
亡爲無云春秋傳公子曰無之謂無其事也此無之謂無其
理也有斯疾必有致斯疾者而斯人無之也案吳說亦通新
序言關龍逢諫桀因拘之君子引此文惜之亦謂無其理
也顏師古楚元王傳注蔑無也言命之所遭無有善惡此義
非是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
其樂賢哉回也〔注〕孔曰簞笥也顏淵樂道雖簞食在陋巷不

改其所樂正義曰說文云陋阨陝也陝與狹同顏子家貧所
居陋狹故曰陋巷說文鼵里中道從鼵從共皆在
邑中所共也巷象又從鼵省廣雅釋詁衖尻也釋室衖道也
又云閭謂之衖衖爲鼵之變體巷則從篆文巷省古人稱巷
有二義里中道謂之巷故廣雅兼列二訓
顏子陋巷卽儒行所云一畝之宮環堵之室解者以爲街巷
之巷非也此王氏念孫說見經義述聞窶字記陋巷在曲阜
縣西南二里孔子廟北二百步一統志陋巷在曲阜縣闕里
東北今顏子廟在焉此出後世傳會不足依據○注簞笥至
所樂○正義曰鄭注云簞笥也此僞孔所本說文簞笥也漢
律令簞小筐也笥飯及衣之器也其字從竹是簞笥以竹爲
之亦有用韋者士喪禮櫛於簞注簞韋笥是也笥兼大小簞
則此是小者故許引漢律以簞爲小筐也說文匚部匡飯器
笭也筥者籍之一名容五升則此小筐亦容五升矣廣雅釋
器筲匡匰笥也簞簍籃筐也與簞同曲禮凡以弓劒苞苴
簞笥問人者鄭注簞笥盛飯食者圜曰簞方曰笥對文簞笥
別散文通稱皇本簞笥也下有瓢瓠也三字案云瓢瓠者謂
瓠爲瓢也眾經音義十八引三蒼云瓢瓠勺也士昏禮實四

爵合晉鄭注合晉破匏也太平御覽引三禮圖云晉取四升瓠中破然則瓢亦是破瓠爲之但此用爲飲器其容數未聞鄭注云貧者人之所憂而顏淵志道自有所樂故深賢之此注云樂道與鄭同趙岐注孟子離婁篇云當亂世安陋巷者不用於世窮而樂道也惟樂道故能好學夫子疏水曲肱樂在其中亦謂樂道也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注孔曰畫止也力極○正義曰說文畫界也象田四界聿所以畫之引申之凡有所界限而不能前進者亦爲畫故力極注畫止至力極○正義曰說文畫界也象田四界聿所以畫之引申之凡有所界限而不能前進者亦爲畫故此注訓止法言學行篇是故惡夫畫也李軌注同凡人志道皆必力學故於學自有不已之功聖門弟子若顏子大賢猶言欲罷不能既竭吾才欲從末由其於夫子之道蓋亦勉力之至然循序漸進自能入德奚至以力不足自諉里仁篇夫子云有能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若此言力不足者中道而廢蓋特就冉求之言指出眞力不足以爲已任者死而後已焉今冉求患力之不足非力不足也張栻論語解爲仁未有力不足者故仁乃自畫耳所謂中道而廢者如行半塗而足廢者也士之學聖人不幸而死則已矣此則可言力不足也不然而或止焉則皆爲自畫耳畫者非有以止之而自不肯前也南軒說卽此注義表記云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能復行則止也俛焉日有孳孳弊而後已鄭注廢喻力極罷頓不而廢卽是弊惟弊不得爲勤勞之貌表記之文與此章相發中道其爲學也則有志以帥氣志之不立而諉於氣之不振是自棄矣是故君子之爲學日知所亡月無忘其所能莫殫也莫究也期之終身而已身之未亡是力猶未盡故夫彊有力者將以爲學也舍學而彊有力將何用焉力之既至而學猶未至則是中道而廢亦則希聖達天之詣力之既至而學亦至不失爲賢者之歸當時若顏子未達一閒而遽以早死是亦中道而廢者也冉求未至罷頓力極而曰力不足則是自爲畫止非力不足可知注中力極二字似本表記注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注孔曰君子爲儒將以明道小人爲儒則矜其名正義曰周官太宰四曰儒以道得民注儒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教民者大司徒四曰聯師儒注師儒鄉里教以道藝者據此則儒爲教民者之稱子夏於時設教有門人故夫子告以爲儒之道君子儒能識大而可大受小人儒則但務卑近而已君子小人以廣狹異不以邪正分○注孔曰至其名○正義曰小

人儒不必是矜名注說誤也皇本作馬曰弟子傳集解引作何曰足利本不載姓名則亦以爲何曰矣北堂書鈔六十六引何休注文同當是何晏之誤

子游爲武城宰〔注〕包曰武城魯下邑子曰女得人焉耳乎〔注〕孔曰焉耳乎皆辭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注〕包曰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言其公且方義正

曰耳他本或引作爾耳爾皆辭阮氏元校勘記段氏說文注並以耳爲爾譌爾於此也此者此武城也段云耳在古音一部爾在古音十五部音義絕不相混然唐宋石經宋本九經岳珂本此文皆作耳耳訓語辭不必從爾訓於此矣鄭注云汝爲此宰盍得賢人與之汝之耳語與也注有譌脫莫曉其義又云澹臺滅明者孔子弟子子游之同門也步道曰徑修身正行公事乃肯來我室得與之語耳非公事不肯來言無私謁案弟子列傳澹臺滅明武城人孔子既已受業退而脩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是滅明先受學孔子與子游同門同門者謂同在一師門也步道曰徑者說文徑步道也言爲人所步走之道釋名釋道云徑經也人所經由也周官遂人職大閒有遂遂上有徑此即步道之徑祭義道而不徑老子大道甚夷而民好徑焦竑筆乘古井田之制道路在溝洫之上方直如棊枰行必遵之毋得斜冒取疾野廬氏禁野之橫行徑踰者脩閭氏禁徑踰者皆其證惠氏士奇禮說徑謂之蹊釋名蹊系也射疾則用之故還系於正道康成亦云徑踰射邪趨疾禁之所以防姦謂不由正道昌翔觀伺將開寇盜之端故橫行徑踰者有相翔者誅之則寇盜之端絕矣君子絕惡於其細禁奸於其微射邪趨疾未必遂爲盜也而昌翔觀伺爲盜之端遂萌於此野廬氏掌凡道徑塞其塗弁其迹則形勢不得爲非使民無由接於姦邪之地故晏嬰治阿而築蹊徑者以此也春秋禁書雖存而官失其職道禁之不行久矣子羽獨奉而行之以爲先王之道存焉則一步一趨無在而非先王之道也私謁者謂以私事謁也謁訓請亦訓告○注武城魯下邑○正義曰魯有兩武城史記弟子列傳曾參南武城人澹臺滅明武城人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注曾參魯南武城人澹臺滅明魯東武城子羽傳次曾子省文但曰武城似非南武城據顧氏炎武日知錄謂子羽曾子同一武城人分別甚明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在今嘉祥縣於曲阜爲東南江氏永春秋地理考實引彙纂云通典費縣有古武城今故城在費縣西南九十里一云在費縣西南八十里說近是山東通志引舊志云武城在費縣西南八十里關陽川之旁子游所宰

邑也有古石刻云仰視高山俯聽流水絃歌之聲宛然如在今以嘉祥之南武山爲武城並東昌之武城縣爲絃歌鄉者皆循名而失實也○注澹臺至且方○正義曰弟子列傳澹臺滅明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云公且方者公謂不以私事至也方謂行不由徑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己徇人之私可見矣

子曰孟之反不伐注孔曰魯大夫孟之側與齊戰軍大敗不伐者不自伐其功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注馬曰殿在軍後前曰啟後曰殿孟之反賢而有勇軍大奔獨在後爲殿人迎功之不欲獨有其名曰我非敢在後拒敵馬不能前進正義曰之反毛本誤子反鄭注云姓孟名之側字之反也案古人名多用之爲語助若舟之僑宮之奇介之推公冏之裘庾公之斯尹公之他與此孟之反皆是杜預左傳注之側孟氏族也奔說文作奔云走也走謂速走釋名釋姿容奔變也有疾變奔赴之也門者國門左哀十一年傳說此事云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似謂以矢策馬說文敕擊馬也敕策同音叚借○注魯大夫孟之側○正義曰之反爲大夫亦以意言○注殿在至爲殿○正義曰左傳云齊伐我及清孟孺子洩帥右師師及齊師戰于郊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爲殿錢氏大昕潛研堂文集古文尻臀字本作尻殿從屑得聲臀又從殿取聲人之一身臀居其後軍後曰殿亦取斯義漢時課吏有殿最之法亦以居後爲殿也案詩采菽傳殿鎮也孔疏軍行在後曰殿取其鎮重之義愚謂臀居人後亦以其鎮重故名之左襄二十三年傳齊侯伐衛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是殿本軍制邢疏引司馬法謀帥篇乘車大震大震卽大殿音相似是也魯師雖奔而之反能在後結陳以行所保全之功甚鉅故注云軍大奔獨在後爲殿也云前曰啟者詩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司馬法夫前驅啟啟訓開爲軍先鋒故在前也注言此者明啟殿皆陳法非是奔在後卽爲殿也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注孔曰才也祝鮀口才也祝鮀衛大夫子魚也時世貴之宋朝宋之美人而善淫言當如祝鮀之佞而反如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害也正義曰鄭注云不有言無也祝卽祝史說文祝祭主贊詞者○注祝鮀至害也○正義曰周官惟大祝是

下大夫小祝喪祝甸祝詛祝皆以士爲之此祝鮀於衛不得
倘大夫注以意言之耳左定四年傳先言祝鮀後言子魚鮀
者魚名故名鮀字子魚古今人表作佗則鮀同音假借字宋
朝謂宋公子朝也朝初仕衛爲大夫通於襄夫人宣姜又通
於靈公夫人南子並見左氏傳是其善淫也衛別有公子朝
爲季札所說許爲君子昭二十一年曾救宋與宋公子朝爲
二人杜預注左傳未能晰矣先兄五河君經義說畧美必兼
佞方可見容美而不佞衰世猶嫉之故九侯女不憙淫商辛
惡之莊姜之美衛人爲之賦碩人而以說
衛莊亦惡之美而不佞豈容於衰世乎蓋美者色也所以說
其美者情也如不必有可說之情胡然而帝祇見
其尊嚴而已何說之有故夫子歎時世不佞之人雖美難免
夫子非不惡宋朝也所以甚言時之好佞耳先兄此說卽注
義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訓而爲與引鄭子有同聞善而不
善皆以告其上韓子說林以管子之聖而隰朋之智而皆與
也而與聲之轉說與注異亦通他家疑而爲不誤或謂而如
通用如或
也皆未是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注〕孔曰言人立身成功當

由道譬猶出入要當從戶正義曰說文誰何也言何人能若
有以問之也上句言誰下句言何

互相訓出謂出室也宮室之制外半爲堂內半爲室室有南
壁東開戶以至堂說文戶護也半門曰戶象形一切經音義
十四引字書云一扇曰戶兩扇曰門何莫由斯道者莫猶非
也說文道所行道也言人日用行習無非是道特人或終身
由之而不知耳禮記禮器云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
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大也故經禮三百
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彼文言入行事
必由禮如入室不能不由戶故此文亦言出當由戶何莫由
斯道意與禮器同也春秋繁露身之養重於義篇故曰聖人
天地動四時化者非有他也其見義大故能動動故能化化
故能大行化大行放法不犯法不犯故刑不用刑不用則堯
舜之功德此大治之道也先聖傳授而復也故孔子曰誰能
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繁露此言以道爲先聖傳授明雖
久遠無所變易故知人必由之也後人解何莫由斯道謂人
知由戶不知由道故夫子慨歎之與
繁露之旨不合皇本戶下有者字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注〕包曰野

如野人言鄙略也史者文多而質少彬彬文質相半之貌正義
曰禮有質有文質者本也禮無本不立無文不行能立能行
斯謂之中失其中則偏偏則爭爭則相勝君子者所以用中

而達之天下者也古稱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皆曰君子君者羣也言羣下之所歸心也子者男子之稱也非有位而稱君子者以其人有道德可任在位也此文君子專指卿大夫士下篇云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皆就有位者言之當時君子非質勝文卽文勝質其名雖稱君子其實則曰野曰史而已夫子爲之正其名究其義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言非文質備無以爲君子矣其無以爲君子者以君子必用中于民若文質偏勝無以示民民無所效法而何以爲稱其位哉禮緇衣云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案此詩二章言臺笠緇撮三章言垂帶而厲又屢言君子女君子卽都人士言都者君子居國中也詩意謂古之長民者能備文質也引此文作份份彬彬古文份從彡林段注今論語作彬古文

也彡者毛飾畫文也飾畫者拭而畫之也從彡與彫彰同意案彬又作斌史記儒林傳斌斌多文學之士

子曰人之生也直（注）馬曰言人所以生於世而自終者以其正直也罔之生也幸而免（注）誣罔正直之道而亦生者是幸而免言非分而得可慶幸也○注言人至直也○正義曰皇疏引李充云人生之道惟其身直乎言惟直乃可生也此卽馬義蓋直者誠也誠者內不自以欺外不以欺人中庸云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不貳者誠也卽直也天地以至誠生物故繫辭傳言乾之大生靜專動直專直皆誠也不誠則無物故誠爲生物之本人能存誠則行主忠信而天且助順人且助信故能生也若夫罔者專務自欺以欺人所謂自作孽不可活者非有上罰必有天殃其能免此者幸爾鄭此注云始生之性皆正直鄭以生也直卽夫子性善之旨與馬不同然則罔之生便是告子所稱性不善其實性不善由於習爲惡不關性也○注誣罔正直之道而亦生○正義曰罔本訓無誣者皆造爲虛無故曰罔玉篇謂誣也罔與謂同或謂經文罔之句言無直道也亦通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注）包曰學問知

之者不如好之者篤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深注學問至者深○正義曰尚書大傳言新穀已入擾鉏已藏祈樂已入歲事既畢餘子皆入學是庶人之子孫亦得受學至春秋時庠塾之制廢詩書之澤衰人多不知學故此言知之者明與不知有異也至好之樂之更不多覩故夫子於門人中獨稱顏子好學又謂一簞食飲水樂在其中亦是此樂其樂正謂不改其好學之樂夫子疏首章卽以時習之說示人故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樂者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注王曰上謂上知之所知也兩舉中人以其可上可下注上謂至可下○正義曰釋文上知音智漢書古今人表列知仁之目亦引此文說之穀梁傳有中知以上中知以下之文然則此兩言中人謂中知矣中人爲中知以上中知以下之文然則此兩言中人表注解此文以中人爲中庸失之孔子罕言利命仁性與天道弟子不可得聞則是不可語上觀所答弟子諸時人語各有不同正是因人才知量爲語之可知夫子循循善誘之法若夫性質既愚人不能自勉於學問是夫子所謂下愚非惟不可語上且誰不可語之矣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注王曰務所以化道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注包曰敬鬼神而不黷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注孔曰先勞苦而後得功此所以爲仁正義曰務猶事也民之義者禮運曰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是也敬鬼神而遠之者謂以禮敬事鬼神也表記子曰夏道尊命事鬼而遠之近人而忠焉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鄭注遠鬼神近人謂外宗廟內朝廷案尊命尊禮尚施皆近人之事周道與夏道略相似也近人而忠卽是務民之義於鬼稱事神稱敬者禮數故言事禮疏故言遠也但事亦是敬故論語此文統言敬鬼神夫子所以告樊遲者正是教之從周道左氏傳季梁曰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亦是舉夏周道言之矣難謂事難也獲得也謂得祿也春秋繁露仁義發篇孔子謂冉子曰治民者先富之而後加教語樊遲曰治身者先難後獲以此之謂治身之與治民所先後者不同焉矣詩云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先飲食而後教誨謂治人也又曰坎坎伐轗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先其事後其食謂治身也董子說此義至明下篇言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義

同竊以夫子此文論仁知皆居位臨民之事意樊遲時或出仕故也皇本問仁下有子字唐石經初刻作先勞磨改作先雖○注敬鬼神而不黷○正義曰遠者敬之至不知所遠雖敬亦黷黷者慢也楚語觀射父曰古者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言禍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言家爲巫史無有要質民匱於祀而不知其福烝烝乂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蠲其爲嘉生不降無物以言禍災薦臻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案世衰則神教興其始亦以禍福示戒而終必歸於瀆祀以長其詔慢之罪春秋時如黃能實沈多非禮之祀在上者僭越無等在下者習於風俗競爲祈禳而不知所懲死之獲罪鬼神莫能徼福而免於患斯惑之甚者矣惟知敬遠之義則吉凶順逆皆可順受其正修其在己而不爲无妄之求斯可謂知矣

子曰知者樂水（注）包曰知者樂運其才知以治世如水流而不知已○正義曰韓詩外傳夫水者緣理而行不遺小間似有智者動而下之似有禮者蹈深不疑似有勇者障防而清似知命者歷險致遠卒成不毀似有德者天地以成羣物以生國家以寧萬物以平品物以正此智者所以樂於水也說苑雜言篇略同又云子貢問曰君子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遍予而無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義淺者流行深者不測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綿弱而微達似察受惡不讓似包蒙不清以入鮮潔以出似善化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度其萬折必東似意是以君子見大水觀焉爾也案此則樂水兼有數義注渾舉其意而以治世言之卽外傳天地以成云云之旨○注仁者樂如山之安固自然不動而萬物生焉○正義曰韓詩外傳夫山者萬民之所瞻仰也草木生焉萬物植焉飛鳥極焉走獸休焉四方益取予焉出雲道風從乎天地之閒天地以成國家以寧此仁者所以樂於山也說苑略同此注言樂如山之安固自然不動而萬物生焉

知者動（注）包曰日進故動仁者靜（注）孔曰無欲故靜知者樂仁者壽（注）包曰性靜者多壽考正義曰皇疏云樂水樂山爲智仁之性動靜爲智仁之用壽樂爲智仁之功案夫子體備仁智故能言之所謂善言德行也爾雅釋詁動作也說文靜審也竫亭安也義微別凡與動對言當爲竫今經典通作靜壽卽禱省說文禱久也○注知者樂運其才知以治世如水流而不知已○正義曰韓詩外傳夫水者緣理而行不遺小間似有智者動而下之似有禮者蹈深不疑似有勇者障防而清似知命者歷險致遠卒成不毀似有德者天地以成羣物以生國家以寧萬物以平品物以正此智者所以樂於水也說苑雜言篇略同又云子貢問曰君子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遍予而無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義淺者流行深者不測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綿弱而微達似察受惡不讓似包蒙不清以入鮮潔以出似善化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度其萬折必東似意是以君子見大水觀焉爾也案此則樂水兼有數義注渾舉其意而以治世言之卽外傳天地以成云云之旨○注仁者樂如山之安固自然不動而萬物生焉○正義曰韓詩外傳夫山者萬民之所瞻仰也草木生焉萬物植焉飛鳥極焉走獸休焉四方益取予焉出雲道風從乎天地之閒天地以成國家以寧此仁者所以樂於山也說苑略同此注言樂如

山者言仁者願比德於山故樂山也安固不動卽外傳國家以密之義○注日進故動○正義曰水運行不已有進之象君子自强不息進德脩業日有孳孳而莫之止其進也卽其動也易象傳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注無欲故靜○正義曰欲卽聲色味臭安佚之欲仁者所不能無而云無欲者仁者善制其欲克己復禮凡視聽言動自能以禮制心而不稍過乎欲故曰無欲無欲者無非禮之欲也易象傳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思不出位故能無欲○注知者自役得其志故樂○正義曰知者能爲世用不嫌自役知有成功得志故樂○注性靜者多壽考○正義曰說文考老也易象傳敦艮之吉以厚終也厚終謂當得壽也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篇故仁人之所以多壽者外無貪而內清淨心平和而不失中正取天地之美以養其身是其且多且治申鑒俗嫌篇仁者內不傷性外不傷物上不違天下不違人處正居中形神以和故咎徵不至而休嘉集之壽之術也申論天壽篇或問孔子稱仁者壽而顏淵早夭豈聖人之言不信而欺後人耶頴川荀爽以爲古人有言死而不朽其身殁矣其道猶存故謂之不朽夫形體固自朽弊消亾之物壽與不壽不過數十歲德義立與不立差數千歲豈可同日言也哉詩云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人豈有萬歲千歲者皆令德之謂也北海孫翼以爲死生有命非他人之所致也若積善有慶行仁得壽乃教化之義誘人而納於善之理也幹以爲二論

皆非其理也夫壽有三有王澤之壽有聲聞之壽有行仁之壽書曰五福一曰壽此王澤之壽也詩云其德不爽壽考不忘此聲聞之壽也孔子曰仁者壽此行仁之壽也孔子云爾者以仁者利養萬物萬物亦受利矣故必壽也聞自棄至於周召皆仁人也君臣之數不爲少矣此非仁武王自稷至於周召皆仁人也君臣之數不爲少矣此非仁者壽之驗耶又七十子豈殘酷者哉顧其仁有優劣耳其夭者惟顏回據一顏回而多疑其餘無異以一鉤之金權於一車之羽云金輕於羽也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注）包曰言齊魯有太公周公聖人今其政教雖衰若有明君興之齊可使如魯魯可使如大道行之時（注）言齊至之時○正義曰齊者國名也周武王滅紂封太師呂望於齊是爲齊太公太者尊大之稱說苑政理篇伯禽與太公俱受封而各之國三年太公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難對曰親親先內後外先仁後義也此王者之迹也周公曰魯之澤及十世故魯有王迹者仁厚也齊有霸迹者武政也齊之所以不如魯者太公之賢不如伯禽也漢書地理志初太公治齊修道術尊賢智賞有功故至今其士多

好經術矜功名舒緩闊達而足智其失夸奢朋黨言與行繆虛詐不情急之則離散緩之則放縱又云周興曰少昊之虛曲阜封周公子伯禽爲魯侯曰爲周公主其民有聖人之教化故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言近正也瀕洙泗之水其民涉度幼者扶老而代其任俗既益薄長老不自安與幼少相讓故曰魯道衰洙泗之閒斷斷如也孔子閔王道將廢迺修六經曰述唐虞三代之道弟子受業而通者七十有七人是曰其民好學上禮義重廉恥顏師古注魯庶幾至道齊人不如魯也案周公雖封魯猶仕王朝身未歸魯惟命伯禽亦能秉周公之教以存王迹故說苑漢書歸美伯禽與此注歸美周公意同魯俗雖衰而洙泗之間王化未歇迨沐聖人之教而俗益臻醇美蓋所謂至於道者其言殊有驗矣

子曰觚不觚注馬曰觚禮器一升曰觚二升曰觚觚哉觚哉(注)

觚哉觚哉言非觚也以踰爲政不得其道則不成注觚禮器一升曰觚二升曰觚○正義曰云觚禮器者燕禮公用象觚注觚有象骨飾也說文云觚鄉飲酒之爵也段氏玉裁注謂鄉當作禮鄉飲酒有爵觶無觚是也聶崇義三禮圖謂觚用木惟用木故考工梓人制之宣和博古圖載商周觚三十五其形如今銅花瓶而腹起四棱與禮注不合且皆以金爲之則非梓人所司後世僞作此無疑矣云一升曰爵二升曰觚者言爵觚盛酒之量鄭注禮器云凡四升曰角五升曰散特牲記注引舊說同梓人疏引禮器制度亦云觚大二升五經異義今韓詩說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觶觶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觸也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能自節爲人所謗訕也總名曰爵並與此馬注同考工記梓人爲飲器觚三升禮器疏引異義載古周禮說觚二升獻以爵而酬一豆矣陳氏壽祺疏證謂三酬則一豆許君異義云謹案周禮禮說與韓詩異許君異義云謹案周禮二升不滿一豆此許從周禮說以辨一獻三豆若觚二升當作三升此周禮說一獻三酬當一豆若觚二韓詩之非鄭駁異義以周禮獻以爵而酬以觚觚是觚謁觚三升亦爲觚三升觚三則觚二周禮與韓詩無異矣皇疏一獻之禮賓主百拜此則明有觚之用也當於爾時用觚酌酒而沈湎無度故王肅曰當時沈湎於酒故孔子曰觚不觚言不知禮也觚哉觚哉言用觚之失道也毛氏奇齡改錯云古制器命名各有取義禮注云觚容二升取寡爲義詩說所云飲常寡稱孤寡有同義也今飲常寡少曰觚則此觚命名原與君子之飲常不寡而仍稱曰觚名實乖矣猶曰觚哉又云諸酒器皆有義而獨及觚者此猶燕禮極尚宴樂而其洗奠享獻惟用一觚亦以觚本常用並取寡少無過之

名蓋不觚非改制但不寡飲卽失名實耳案毛說與王肅同可補馬義舊有注云孔子曰觚哉觚哉觚小器耳心不專一尙不時成況于大事也此說觚爲木簡與馬異宋氏翔鳳謂是徐氏論語隱義語義當本鄭亦是意爲之辭說文觚學書之牘或以記事削木爲之奇觚與衆異顏師古注觚者蓋簡屬也孔子嘆觚卽此之謂其形或六面或八面皆可書故謂之觚班固西都賦曰上觚棱而棲金爵今俗猶呼小兒削書簡爲木觚章蓋古之遺語也王應麟補注史記破觚爲圜應劭曰觚八棱有隅者說文通釋觚八棱木於其上學書又引說文云幡書兒拭觚布也據此則觚亦作觚廣雅釋器簙箭笞籥觚也竹木本一類故觚亦作觚而嘆卽此觚也觚有四棱之士西京雜記傅介子好學書嘗棄觚八棱爲觚此析言之若散文亦通稱故師古以觚有六面則六棱亦名觚矣孔子嘆觚謂觚當有棱其後無棱亦此亦名實相乖於義得通者也○注以喻爲政不得其道則不成○正義曰政者正也其身不正如正人何政不得成猶彊名之注說亦當有所本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注孔曰宰我以仁者必濟人於患難故問有仁人墮井將自投下從而出之不乎欲極觀仁者憂樂之所至**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注孔曰逝往也言君子可使往視之耳不肯自投從之可欺也不可罔也**注馬曰可欺者可使往也不可罔者不可得誣罔令自投下正義曰皇本有仁下有者字其從釋詞謂也與歟同義○注宰我至所至○正義曰仁者無不愛也故見人有患難則必濟之而於仁人尤所親念故宰我設爲此問以見仁道之至難也俞氏樾平議謂井有人爲井中有仁道從之者行仁道也或謂井有仁卽井有人仁與人同並通○注逝往至從之者思所以出之也不肯也俞氏樾平議讀逝爲折云君子殺身成仁則有之故不肯自投從之者徒傷其身無以救人故可得而摧折不可以非理陷害之此義亦通○注可欺至投下○正義曰可使往者言使往救之也孟子亦曰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則亦難罔之矣蓋可欺者仁也不可罔者而從之然非其道方者義也以義責君子君子必信之也宋氏翔鳳發微云夫溷溷天下非人誰與色斯之舉可知也

以翔集公山佛肹之往南子之見是可逝也可
也磨而不磷涅而不緇是不可陷也不可罔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注〕鄭曰弗畔
不違道正義曰釋文云一本無君子字兩得臧氏琳經義雜
記君子字乃成德之稱不嫌其違畔於道顏淵篇此章
再見無君子字知此亦無有者爲得也馮氏登府異文攷證
引後漢范升傳亦無君子字程氏瑤田論學小記天下達道
五而人之行百其切於吾身而不可以須臾離者乎其切於
吾心而不可以一端弗學矣乎於何學之曰於文聖人賢人
先我而盡道者也夫固我之師也然而已往矣其所存者文
而已矣文存則道存道存則教存吾學其文而有獲不啻親
炙焉而詔我以語之呼我以驗之也不啻相依焉而攜我以
舉之掖我以履之也舜之大孝也武王周公之達孝也其德
同其所德者不同也堯之文章也其美富焉其所美富者不
若或聞而知之矣徵之於文而後堯與夫子之所美富者亦
若見而知之矣是故學文不可緩也案博文者詩書禮樂與
凡古聖所傳之遺籍是也文所以載道而以禮明之者也禮
即文之所箸以行之者也博學於文則多聞多見可以畜德
而於行禮驗之禮也者履也言人所可履行之也禮箸於經
曲之大而愼於視聽言動之際凡人能以所行納於軌物而
無所違是之謂約約者約束非謂省約與上博字爲反對也
之者此也謂此身也夫子告顏子以克己復禮復者反也反
之於禮是爲約矣他日顏子言夫子善誘博我以文約我以
禮約禮即復禮之效也是故博文即大學之致知格物約禮
即大學之誠意正心脩身人非博學無由約禮故夫子言誦
詩三百不足以一獻然徒事博文而不約之以禮則後世文
人記誦之習或有文無行非君子所許也後漢范升傳引孔
子曰博學約之弗叛矣夫又曰夫學而不約必叛道也明弗
畔專以約禮言也畔即叛字唐石經初刻作叛後磨改說文
叛反也畔田界也義與經典多假畔爲叛左昭廿一年經宋
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公羊經作畔○注弗
畔不違道○正義曰禮者道之所以行也人違道與否不可
得知但已博文約禮由其外以測其內亦可不致違道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注〕
孔安國等以爲南子者衛靈公夫人淫亂而靈公惑之孔子
見之者欲因以說靈公使行治道矢誓也子路不說故夫子
誓之行道既非婦人之事而弟子不說與之祝誓義可疑焉

正義曰史記世家孔子自蒲反乎衛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欲見孔子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佩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爲弗見見之禮答焉法言五百篇或問聖人有詘乎曰有曰焉詘乎曰仲尼於南子所不欲見也於陽虎所不欲見也見所不見敬也敬所不敬詘也如何孔叢子儒服篇創爲異說以夫人與於大饗當時南子饗夫子夫子亦弗獲已果爾則禮所應見子路何爲不說且論語史記但言見南子不言齒敗錯曰古無男女相見之禮惟祭則主婦獻尸尸酢主婦謂之交爾非祭則否故坊記云非祭男女不交爾亦並非相見即助祭卿大夫亦並不因此妄行見禮若夫人初至春秋經摘大夫宗婦覿用幣謂大夫之宗婦以覿禮同姓諸侯有之異姓則否故禮正義謂王饗諸侯及諸侯自相饗同姓則后夫人親獻異姓則使人攝獻自繆侯暘侯以同姓而遭此變後凡同姓亦攝獻是男女無相見禮無覿禮而既則交爾存而饗獻亦廢至大夫禮祇有交爾饗獻二禮覿幣惟何休杜預皆有是說孔仲達即非之謂禮無此文況其夫人後世儒說何如傳文足據乎由之謬不足證矣竊謂南子雖淫亂然有玉孔子皆特致敬其請見孔子非無欲用孔子此見爲將詘身行道而於心不說正猶公山弗擾佛肸召子往子路皆不說之比非因南子淫亂而有此疑也夫子見則必觸南子之怒而厭仁疾之已甚爲亂孟子亦非俗情所能測矣毛氏奇齡稽求篇夫子矢之案釋名云矢指也說文云否者不也夫子以手指天而曰吾敢不見哉不則天將厭我矣言南子方得天也故史記直曰予所不者不者不見也詞例與項羽傳不者吾屬將爲所虜正同所若也左傳所不與崔慶史記所不與子犯共皆作若解舊以此爲誓正以所字相似耳案毛解天字稍異高誘呂覽貴因注引亦作不說文否從不聲故不段否爲之厭與壓同考文引古本正作壓說文壓笮也禮記畏厭溺左氏傳將以厭眾皆壓字天厭之或當時有此語論衡問孔篇說此文天厭之正與毛同而以否爲鄙解爲鄙陋之行反似子路不說爲疑夫子淫亂紛詰難均無當矣鄭注云矢誓也否不也鄭此注非全文無由知其說皇疏引繆播曰否不也此言子若不用是天將厭塞此道欒肇曰天厭之者言我之否屈乃天所厭也王弼曰否泰有命我之所屈不用於世者乃天命厭之言非誓也人事所免也蔡謨曰矢陳也夫子爲子路矢陳天命非誓也李充曰夫道消運否則聖人亦否故曰子所否者天厭之厭亦否也言聖人與天同其否泰耳參觀諸說矢或訓誓或訓

陳而否爲否塞厭爲厭絕其辭同也天未欲夫子行道豈南子所能興明已之往見不過欲答其禮而非爲求仕可知此以解子路之惑於義亦通但師弟相言不得設誓矢當訓指爲指天也王氏崧說緯以此見在靈公卒後輒立之時南子欲因孔子以固輒位子路以見之似有爲輒之意而與初言正名相反所以不說夫子則怒而矢之謂予如不正名必獲天誅其說甚誕史記敘此文下卽云居衞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去衞則此見明在靈公時江氏永鄉黨圖考繫此事在孔子五十七歲其非衞輒時可知至宋孫奕示兒編謂南子是南蒯欲張公室以叛季氏夫子見之與欲赴弗擾佛肸同意王應麟困學紀聞引陳自明說同然南蒯叛時孔子年方二十二子路少孔子九歲年方十三其說鑿而不通宜爲伯厚所斥矣○注孔安至疑焉○正義曰皇本作孔安國曰舊以南子者邢本同釋文載集解本皆作等以爲南子者是舊爲等之譌臧氏庸拜經日記謂孔安國下不當有曰字孔安國等以爲者首舉孔以該馬鄭包周諸儒之義行道以下四句乃何氏語以道國章集解引包馬說又云義疑故兩存證之可見此按極確今依以訂正呂氏春秋貴因篇孔子道彌子瑕見蘧夫人因也蘧夫人卽南子淮南子泰族訓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衞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鹽鐵論論儒篇孔子適衞因嬖臣彌子瑕以見衞夫人此皆當時所傳

陋說以夫子爲詭道求仕不經之談敢於侮聖矣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注）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世亂先王之道廢民鮮能行此道久矣非適今（注）庸常至

適今○正義曰說文庸用也鄭君目錄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爲用也庸用也凡事所可常用故庸又爲常洪氏震煊中庸說中庸云庸常也用中爲常道也二說相輔而成證諸喪服四制之篇曰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不得過不及謂之中庸常行者卽常用是也故讚舜之大智曰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用中卽中庸之義是也古訓以庸爲常非平常之謂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鄭君亦注云庸常也言德常行也言常謹也證諸易文言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九家注云庸常也謂言不苟篇曰庸言必信之庸行必愼之楊倞注云庸常也謂言常信行常愼故下文反之曰言無常信行無常貞惟利所在無所不傾者是則可謂小人矣此皆以常訓庸者也爾雅釋詁曰典彝法則刑範矩庸恆律戛職秩常也書篇或以典名或以庸名其義一也案執中始於堯之咨舜舜亦以命禹其後湯執中立賢無方至周官大司

樂以中和祇庸孝友爲六德知用中之道百王所同矣夫子言中庸之旨多箸易傳所謂中行行卽庸也所謂時卽時中也時中則能和和乃爲人所可常行故有子言禮之用和爲貴而子思作中庸益發明其說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明中庸之爲德皆人所可常用而極其功能至於位育蓋盡己之性以盡人之性盡人之性以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所謂成已以成物者如此故夫子贊爲至德周官師氏一曰至德鄭注至德中和之德覆燾持載含宏者也下引論語此文覆燾持載至德也惟舜在位能用中於民民皆化之顏子未得位但能擇中庸得善勿失而無所用於民所謂有德無位不敢作禮樂者也世之衰也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民無所取法賢知之所過愚不肖之所不及皆無所裁度以適於道又甚則無所忌憚如小人之反中庸故曰民鮮久矣云非適今者適祇也中庸篇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鄭注鮮罕也言中庸爲道至美顧人罕能久行義遜此意謂當時民亦能行但不能久行義遜此注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注孔曰君能廣施恩惠濟民於患難堯舜至聖猶病其難者字何事於仁事猶爲也見禮樂記注言博施濟衆何爲於仁言之明非仁者所能矣毛氏奇齡改錯曰鄉飲酒義曰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南方者夏夏之爲言假也假者大也養而大之仁也則內聖外王總以仁及萬物爲言禮所云天子之立也嚮仁而左聖以此是也然則仁與聖皆推心之恕以長養萬物淺深一體祇春爲生之本而夏爲養之本養祇遂生而春爲資生之原長養不窮故聖進於仁案仁訓愛聖訓通並見說文爲最初之謚通之爲言無疑滯也無阻礙也是故通乎天地陰陽柔剛之道而後可以事天察地通乎人仁義之道而後可以成已以成物若我於理義有未能明曉我於人有未能格被是卽我之疑滯阻礙而有所不通矣如此者以之自治則行事乖戾以之治人則多所拂逆糾盭紛盜跖之行無惡不作然推究其失祇是不通已極耳是故天地交爲泰天地不交爲否泰者通也治象也否者不通也亂象也通與不通天下之治亂繫之博施濟衆無一人不遂其欲以我性情通於人並使人無乎不通故夫子以爲聖以爲堯舜猶病聖仁本用原同故已達達人達亦爲通特聖爲成德之名仁則尚在推暨時言仁道大成方可稱聖故夫子視聖爲最難而但言仁又以仁亦難及而先言恕○注君能至其難○正義曰言廣施者博訓廣也廣施恩惠言君無私德能徧及也禮運言大

同之治云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此則可言博施矣爾雅釋言濟渡也濟成也濟益也三訓此文皆通注以濟渡爲言濟於患難若禹治水益焚山澤之類堯舜者唐虞二帝名當時有洚水民苦昏墊艱食鮮食是博施濟衆堯舜猶病其難也廣雅釋詁病難也亦據引申以成義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注孔曰更爲子貢說仁者之行方道也

但能近取譬於已皆恕己所欲而施之於人正義曰阮氏元論仁篇孔子論人以聖爲第一仁即次之仁固甚難能矣聖仁孔子皆謙不敢當子貢視仁過高誤入聖域故孔子分別聖字將仁字論之曰所謂仁者已之身欲立則亦立人已之身欲達則亦達人即如已欲立孝道亦必使人立孝道所謂不匱錫類也已欲達德行亦必使人達德行所謂愛人以德也又曰爲之不厭已立已達也誨人不倦立人達人也立者如三十而立之立達者如在邦必達在家必達之達案立謂身能立道也達謂道可行諸人也○注更爲至於人○正義曰鄭注云方猶道也此孔所本說文恕仁也如已之心以推諸人此求仁之道故恕亦訓仁恕一理子貢未能至恕故夫子以爲非爾所及他日問終身行之又告以恕皆此教也孟子云彊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即此近取譬之義譬者喻也以已爲喻故曰近大學言君子絜矩之道云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矩者法也即此所云譬也絜者結也即此所云取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五十七終

太倉畢長慶
元和管禮昌校

論語正義八

寶應劉寶楠楚楨著

述而第七　集解

凡三十八章　正義曰釋文云舊三十九章今三十八章所云舊當謂六朝舊本所多一章疑分子路問三軍爲一章也釋文又云子於是日以下舊別爲一章今宜合前章亡而爲有以下舊爲別章今宜與前章合陸云宜合但論其理實未嘗合併也若已合併則爲三十六章盧氏文弨釋文攷證以舊三十九章爲釋文本今三十八章爲朱子本則誤解陸氏原文爲後人校語也翟氏灝考異譏陸氏宜合者兩條總題但減其一以爲失於點對則是舊爲四十章不合言三十九也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注包曰老彭殷賢大夫

夫好述古事我若老彭但述之耳正義曰說文云述循也作禮中庸記云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議禮制度考文皆作者之事然必天子乃得爲之故中庸又云今天下車同

南菁書院

執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鄭注今孔子謂其時明孔子無位不敢作禮樂而但可述之也漢書儒林傳周道既衰壞於幽厲陵夷二百餘年而孔子興究觀古今之篇籍於是敘書則斷堯典稱樂則法韶舞論詩則首周南綴周之禮因魯春秋舉十二公行事繩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法至獲麟而止蓋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爲之傳皆因近聖之事以立先王之教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言夫子所述六藝事也故中庸云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憲法也章明也堯舜文武其政道皆布在方策所謂古也下章云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多聞多見皆所學於古者故又言好古敏以求之也若然孟子云孔子作春秋春秋是述亦言作者散文通稱如周公作常棣召公述之亦曰作常棣矣信者知之明不信必不能好故言篤信好學也竊者廣雅釋詁云私也夫子故言私比也老彭殷大夫夫子亦殷人謙言不敢顯比老彭故言竊比我以親之○注老彭殷賢大夫○正義曰大戴禮虞戴德云昔老彭及仲傀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揚則抑抑則揚綴以德行不任以言漢書古今人表列老彭於仲虺下仲虺卽仲傀是老彭爲殷初人包氏此注當卽本戴記也鄭注云老老聃彭彭祖老聃周之大史以老彭爲二人與包義異漢書敘傳若允彭而偕老兮師古注謂彭祖老聃此老彭爲二人也鄭語彭姓彭祖爲祝融之後滅於商楚辭天問彭鏗斟雉帝何饗王逸注謂彭祖以雉羹進堯而堯饗之也史記五帝紀禹舉陶時而皆舉用則彭祖是堯臣也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司馬貞索隱曰按藏室史周藏書室之史也又張蒼傳老子爲柱下史蓋卽藏室之柱下因以爲官名則老子是周史也既老子是史官意彭祖在堯時亦是史官故夫子欲竊比此二人矣莊子音義引世本云彭祖姓錢名鏗在商爲守藏史在周爲柱下史以彭祖爲商人與鄭語及五帝紀不合至入周爲柱下史則以彭祖爲數百歲人並恐傳聞之誤高誘注呂氏春秋情欲諸篇以老彭彭祖爲一人邢昺疏論語謂彭祖於堯時封老聃爲一人說與包鄭又異尤未是也老子列傳云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又云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爲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又云李耳無爲自化清靜自正漢書藝文志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人君南面之術合於堯之克讓易之嗛嗛一嗛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爲之則欲絕去禮樂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爲治案老子之學源出

黃帝故漢人多以黃老並言宋氏翔鳳發微云老子曰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無爲而有事不言而有教非居敬而何又曰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一者誠也誠爲敬故抱一卽居敬又曰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卽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又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又曰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修之於身其德乃眞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卽修已以安百姓非獨任清虛者之所及也其書二篇屢稱聖人卽述而不作也又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此信而好古也又曰象帝之先又曰大上下知有之曰帝之先此推乎古而益遠者也又云上大上此推乎古而益遠者也又云論語不曰彭老而曰老彭者以老子雖生周代而所傳之學則也至三朝記稱商老彭者以老子有親炙之義且尊周史歸藏之學故歸之於商尤信而好古之明徵也案宋君發明老子之學是也其以彭祖爲殷人則沿世本之誤而以三朝記老彭爲二人亦是彊經就我其他謂孔子贊易多取於歸藏小戴所錄七十子之記皆爲殷禮則顯然違異今皆刪佚不敢著之以誤來學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注 鄭曰無是行於我我獨有之 正義曰默者王逸楚辭惜賢注云寂也識者記也詩書禮樂士之正業皆須諷誦若博學無方旣非家有其書則惟宜默識之也下篇云多見而識之亦謂默識也厭說文作猒飽也引申之訓足訓棄夫子自彊不息日有孳孳不知年數之不足故能不厭於學也倦說文作㑹勞也廣雅釋詁㑹勞也止也何有於我言二者之外我無所有也下篇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孟子公孫丑篇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仁且知夫子旣聖矣觀彼文則學不厭教不倦乃夫子所自任何有於我乃辭聖仁不敢居之也下篇出則事公卿章何有於我義同○注無是行於我我獨有之○正義曰注有譌文當以行字句絕我字重衍鄭謂他人無是行夫子乃獨有之與上篇爲國乎何從政乎何有何有皆爲不難也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注 孔曰夫子常以此四者爲憂 正義曰說文云修飾也廣雅釋詁修治也五常之德人所固有當時修治之則德日新大學記所云明明德是也學之不講者汪氏中述學云講習也習肄也古之爲教也以四術書則讀之禮樂同物誦之禮故其習之也恆與人共之學而時習之有朋自遠方來所

謂君子以朋友講習也學人習之其師則從而告之記曰小學正學干大胥贊之簡師學戈籥師丞贊之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曰學曰贊曰詔必皆有言故於文講從言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魯諸儒講禮鄉飲大射于孔子冢皆講學也禮樂不可斯須去身故孔子憂學之不講徙說文云迻也此常訓下篇云徙義崇德也荀子大畧篇君子之學如蛻蟬然遷之故其行效其立效其坐效其置顏色出辭氣效無留善亦言君子能徙義也易象傳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二者貴能力行故有取於風雷否則習爲不善而不復進於德矣故夫子深憂之也汪氏中經義知新記講字古音媾修講一韻徙改一韻皇本修作脩又每句下皆有也字○汪夫子常以此四者爲憂○正義曰北堂書鈔藝文部四引鄭此注云夫子常以爲憂也此孔所襲四者是夫子誨人之語而云吾有斯失故引爲已責也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注〕馬曰申申天天和舒之貌正義曰釋文云燕鄭本作宴案後漢仇覽傳引亦作宴說文宴安也宴本字燕烏名蓋叚借也禮記有仲尼燕居孔子閒居二篇鄭目錄云退朝而處曰燕居退燕避人曰閒居此皇疏亦云燕居者退朝而居也○汪申申天天和舒之貌○正義曰皇疏引詩云桃之夭夭即美舒義月出舒夭紹兮亦以夭紹爲舒之姿也廣雅釋訓妖妖申申容也妖與夭同胡氏紹勳拾義漢書萬石君傳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師古注云申申整勅之貌此經記者先言申申後言夭夭猶鄉黨先言踧踖後言與與也申申言其敬夭夭言其和馬注申申亦訓和舒失之矣案胡說是也漢安世房中歌敕身齊戒施教申申說文申神也七月陰氣成體自申束從臼自持也是申有約束之義申申如者所謂望之儼然夭夭如者所謂即之溫也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注〕孔曰孔子衰老不復夢見周公明盛時夢見周公欲行其道也正義曰呂覽去宥篇人之老也形益衰高誘注衰肌膚消也說文瘚寐而有覺也今省作夢夫子日有孳孳不知老之將至至是血氣益衰力極罷頓無復從前之精專故有此歎呂氏春秋博志篇蓋聞孔子墨翟晝日誦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用志如此其精也何事而不達何爲而不成故曰精而熟之鬼將告之非鬼告之也精而熟之也案周公成文武之德致治太平制禮作樂魯是周公之後故周禮盡在魯夫子言舍魯何適又屢言從周故綴周之禮其修春秋繩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法與

周公制作之意同也舊讀以吾衰也久矣爲句見翟氏灝考異所引呂覽不苟注張載正蒙楊時賚吾院記今讀或以久矣屬下句皇本公下有也字釋文云本或無復字非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注志慕也道不可體故志之而已據杖也德有成形故可據依倚也仁者功施於人故可倚藝六藝也不足據依故曰游 正義曰此夫子誨弟子進德修業之法道者明明德親民大學之道也德者少儀云士依於德鄭注德三德也一曰至德中和之德覆燾持載含宏者也敏德仁義順時者也孝曰至德二曰敏德三曰孝德此本周官師氏之文鄭彼注云至德尊祖愛親三德所以教國子故鄭注少儀依用之論語此德修馬息焉游焉鄭注興之言喜也歆文義當同也言據者據猶守也中庸言顏子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卽據德矣依仁猶言親仁謂於仁人當依倚之也游於藝者學記云不興其藝不能樂學又云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鄭注興之言喜也歆也游謂閒暇無事於之游然則游者不迫遽之意少儀言士游於藝鄭彼注云藝六藝也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亦本周官保氏彼注云五禮吉凶賓軍嘉也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鄭司農云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五御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射禽左也六書象形會意轉注指事假借諧聲也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唐石經游作遊○注志慕至曰游○正義曰說文云據杖持也依倚也並常訓道不可體德有成形皆清虛之論不可以解此文也禮樂不可斯須去身故周公自稱多藝夫子言藝能從政而以爲不足據依亦異乎吾所聞

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注孔曰言人能奉禮自行束修以上則皆教誨之 正義曰修與脩同謂以脩爲摯見其師也周官膳夫凡肉脩之頒賜皆掌之而施薑桂曰鍛脩釋名釋飲食脯腊臛胖之事鄭注薄析曰脯腶脩縮也曲禮云以脯脩置左朱鄭注屈中曰朐此弟子行束脩於其師亦當如置脯脩之法左朐右末執之稱束者少儀疏云束脩十脡脯也以非一脡故須束之孔氏廣森經學卮言禮薦脯五爲脡者十故謂之束取其與束帛十端而五匹者同義北史儒林傳馮偉門徒束脩一毫不受隋書劉炫傳後進質疑受業不遠千里然嗇於財不行束脩者未嘗有所教誨是束脩爲摯禮李賢後漢延篤傳注束脩謂束帶脩飾鄭

注論語曰束脩謂年十五以上也李引鄭注所以廣異義人年十六爲成人十五以上可以行摯見師故舉其所行之摯以表其年若然則十五以下未能行摯故曲禮云童子委摯而退委摯者委於地也後漢伏湛傳杜詩薦湛曰湛自行束脩訖無毀玷隸釋謁者景君碑仁義成於束脩孝弟根其本性隸續金恭碑束脩聰朱龜碑仁義成於束脩孝弟皆以束脩表年與鄭義同若後漢和帝紀束修良吏鄧后紀故能束修不觸羅網鄭均傳束修安貧恭儉節整馮衍傳圭潔其行束脩其心劉般傳束修至行胡廣傳使束修守善有所勸仰王龔傳束修勵節皆以約束修飾爲義而其字與脩通用後之儒者移以解論語此文且舉李賢束帶修飾之語以爲鄭義亦然是誣鄭矣至闕黨童子則使將命互鄉童子與其潔已並是夫子教思之廣雖未行束脩亦誨之矣鄭注云誨魯讀爲悔字今從古包氏愼言溫故錄案魯論則束修不謂脯脡易曰悔吝者言乎其小庶也又曰震无咎者存乎悔聖人戒愼恐懼省察維嚴故時覺其有悔自行束修以上謂自知謹飭砥礪而學日以故言未嘗無悔以曉之案魯論義不著包說但以意測易繫傳慢藏誨盜釋文引虞作悔二字同音假借疑魯論義與○正義曰注義不明書秦誓匪躬之孚鄭注引孔此注脩飾當是此注脫文其義即李賢所本

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注鄭

曰孔子與人言必待其人心憤憤口悱悱乃後啟發爲說之如此則識思之深也說則舉一隅以語之其人不思其類則不復重教之 正義曰說文云啟教也從支启聲下引此文又隅陬也淮南原道訓經營四隅高誘注隅猶方也一隅三隅合爲四隅故舉一隅則可知三隅反者反而思之也荀子大畧篇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以其本知其末以其左知其右凡百事異理而相守也是其義也劉氏逢祿述何篇聖人之言皆舉一隅而俟人之以三隅反故文約而旨無窮董子說春秋云不能察寂若無深察之無物不在謂不書多於書也皇本高麗本鼂公武據蜀石經一隅下有而示之三字文選西京賦注引同皇本則下有吾字○注孔子至教之○正義曰方言憤盈也說文憤懣也二訓義同人於學有所不知不明而仰而思之則必興其志氣作其精神故其心憤憤然也下篇夫子言發憤忘食謂憤於心也文選嘯賦注引字書曰悱心誦也誦疑作痛方言菲悲悵也菲與悱同廣雅釋詁作悲說文無悱字新附據鄭注補或疑悱即說文悲字當得之玉篇悱而弗語存其心也注云使之悱悱憤憤然後啟發也記又云

力不能問然後語之力不
俳時已是用力於思而未
思之宜深不敢不專心致
發躍如也引者引其緒也
弗達開而弗達則思注云
義而已亦不事事使之通
教之者言教之既不深思
不知雖舍之可也易蒙彖
鄭注弟子初問則告之以
筮者此勤師而功寡學者
得之亦所以和
義而幹事也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注喪者哀感飽食於其側是無
測隱之心正義曰檀弓云食於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注助哀
戚也毛氏奇齡稽求篇謂檀弓所記卽夫子事皇
本連下章而以此注繫於
後與釋文所見本不合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注一日之中或哭或歌是褻於禮容正義曰說
文云哭哀聲也歌詠也毛
與樂齊作也何休公羊注引魯詩傳大夫士日琴瑟曲禮云

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注故謂災患喪病此弔
人之喪旣以情親哀哭之故一日之內亦不得歌也曲禮哭
日不歌檀弓弔於人是日不樂毛氏奇齡稽求篇謂檀弓卽
指夫子此事是也鄭注檀弓云君子哀樂不同日又鄭志答
臨碩云謂一日之中旣以哀事哭又以樂而歌是爲哀樂之
心無常言人旣以哀事哭則竟一日當常有哀心也此惟弔
哭在前則然若已歌而後聞他人之喪則弔哭正禮所宜矣
皇本日下有也字論衡感類篇引亦有也字釋文云舊以爲
別章今宜合前章○注一
禮容○正義曰皇本此注
至脫
此注一日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注孔曰言
可行則行可止則止唯我與顏淵同正義曰新語愼微篇引
施於世而莫之用是行藏皆指道言孟子謂士窮不失義達
不離道又云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
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篇夫子言天下有
道則見無道則隱此明人出處之正法若此云用之則行舍
之則藏但言用之舍之不復計及有道無道者正是維世之
意欲易無道爲有道也此
以仕則仕謂用之卽可以
可以止也顏子合符聖德故夫子言我與爾有是矣卽子路

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注〕孔曰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以爲已勇至於夫子爲三軍將亦當誰與已同故發此問暴虎徒搏馮河徒涉〔正義〕曰好謀者好猶善也左傳曰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死善死者不亡案逸周書武紀解謀有不足者三仁廢則文謀不足武廢則勇謀不足備廢則事謀不足是行軍當用謀也焦氏循補疏好謀而成成猶定也定卽決也三國志郭嘉傳袁公多端寡要好謀無決卽是無成好謀而成卽是好謀而能決也釋文馮亦作憑皇本同○注大國至徒涉○正義曰夏官序官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是大國三軍也夫子爲三軍將卽命卿矣子路有治賦之才故問夫子行軍將誰與冀己有所能以自見也暴虎徒搏馮河徒涉也出論語鄭注云空手執也徒涉云無舟楫說文訓馬行疾別一義河也玉篇徒涉曰溯今經典作馮溯之段借馮說文訓馬行疾別一義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注〕鄭曰富貴不可求而得之當修德以得之若於道可求者雖執鞭之賤職我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注〕孔曰所好者古人之道〔正義〕曰史記伯夷列傳引富貴如可求此出古論以富貴連文而與如義通也宋氏翔鳳發微云周官太宰祿以馭其富三代以上未有不仕而能富者故官愈尊則祿愈厚求富卽干祿也富而可求謂其時可仕則出而求祿孔子爲委吏乘田其職與執鞭之仕同也不可求爲時不可仕孔子世家言定公五年陽虎囚季桓子季氏亦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眾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此孔子不仕謂不可求修詩書禮樂爲從吾所好孔子自述出處之際故以兩吾字明之案宋說與古論義合說苑立節篇引此文說之云故阨窮而不憫勞辱而不苟然後能有致也勞辱卽謂執鞭言雖勞辱之事亦不可苟當視可求然後爲之也阨窮不憫則從吾所好也但言爲執鞭者孟子云仕非爲貧而有時乎爲貧爲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闕擊柝今此言富而可求謂時可仕兼己亦爲貧故但可爲執鞭之士也釋文鞭或作硬音吾孟反非也吾亦爲之一本無亦字之下有矣字如不可

求皇本求下有者字○汪富貴至爲之○正義曰鄭以富貴連言亦古論議也修德以得富貴卽夫子言寡尤寡悔祿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之旨於道可求謂仕之道也言已雖修德仍視道可仕否也孟子云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卽此義也執鞭爲賤職者鞭是刑具書鞭作官刑是也周官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又云凡誓執鞭以趨於前且命之汪趨辟趨而辟行人若今卒辟車之爲也孔子曰云云言士之賤也據序官條狼氏是下士故稱賤矣

子之所愼齊戰疾汪孔曰此三者人所不能愼而夫子獨能愼之○正義曰說文云愼謹也齊戒潔也從忄齊齊省聲經典齊齊二文錯見祭統云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又云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說其耆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韓詩外傳八傳曰居處齊則色姝食飲齊則氣珍言語齊則信聽思齊則成志齊則盈五者齊斯神居之並言愼齊之事也說文云戰鬬也愼戰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也禮器云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此之謂也愼疾者所以守身也金匱要畧言人有疾當愼養苦酸辛甘不遺形體有衰雖在經絡無由入其腠理卽此義也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汪周曰孔子在齊聞習韶樂之盛美故忽忘於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汪王曰爲作也不圖作韶樂至於此此齊正義曰皇本韶下有樂字史記孔子世家言孔子年三十五昭公奔黨圖考敘此適齊爲孔子三十五太師語樂聞韶音云云江氏永鄉苑修文篇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趨之趣趨之韶樂方作此相傳夫子聞韶樂之事不知肉味滋味也圖畫計難也不圖者言韶樂之美非計度所及也釋文爲樂並如字本或作嫣音居危反非包氏愼言溫故鋟嫣陳姓夫子蓋知齊之將爲陳氏故聞樂而深痛太公丁公之不血食也此就釋文所載或本爲義然此句承不知肉味之下正以贊美韶樂至於斯爲陳將代齊則別是感痛之義與上文爲樂作嫣樂至於斯爲陳將代齊則別是感痛之義與上文不貫似非是也○汪周曰至肉味○正義曰文選嘯賦注引此汪爲周生或當時周與周生能識別也聞習者謂聞而習之孔子世家言孔子學之三月不知肉味學之二字卽安國

故也亦卽此注所云聞習也○注爲作至此齊○正義曰爲作常訓注以此爲齊言此韶樂不意至於齊也此王誤解漢書禮樂志夫樂本情性淫肌膚而藏骨髓雖經乎千載其遺風餘烈尙猶不絕至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陳舜之後招樂存焉故孔子適齊聞招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美之甚也以不圖句爲美義勝此注上篇子謂韶盡美盡善又左傳吳季札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是言韶樂至美也

再有曰夫子爲衞君乎 注鄭曰爲猶助也衞君者謂輒也衞靈公逐太子蒯聵公薨而立孫輒後晉趙鞅納蒯聵於戚城衞石曼姑帥師圍之故問其意助輒不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注孔曰夷齊讓國遠去終於餓死故問怨邪勗讓爲仁豈有怨乎出曰夫子不爲也 注鄭曰父子爭國惡行穢

子以伯夷叔齊爲賢且仁故知不助衞君明矣 正義曰說文云諾謬也引夷齊者借二子以正衞事也蓋輒之立及拒蒯聵是以王父命辭父命然叔齊亦是父命立之及父死不復拘執父命而讓國伯夷與衞輒之堅執王父命而辭父命者相反若伯夷叔齊不受與衞蒯聵之棄父命而爭國者相反故子貢於二子詢其人爲何如蓋欲以知夫子之爲衞君與否而兼以明蒯聵之是非耳云怨乎者言伯夷不得已而讓皆不能無怨惟夷齊適周怨周王不用其言非矣釋文出於親愛之誠其心無非求仁而卽得仁尙何所怨乎公羊疏解論語此文以爲夷齊吾將問之一本無將字曰古之賢人也皇本曰上有子字賢人作賢仁惠氏棟九經古義引下鄭注賢且仁以爲古本賢仁之證不知鄭注乃檃括古之賢人也求仁而得仁二句義非本作賢仁阮氏元校勘記皇本高麗本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又何怨下有乎字左傳哀三年正義史記伯夷列傳索隱文選江淹雜體詩注引並作又何怨乎疑古本如此○注爲猶至不乎○正義曰詩鳧鷖注引鄭箋爲猶助也左定四年傳言衞靈公太子蒯聵得罪君天人南子出奔宋哀二年夏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又經書六月乙亥晉趙鞅帥師納衞世子蒯聵于戚三

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此蒯聵出奔及輒立拒父
始末也公羊傳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戚者何衛
之邑也曷爲不言入于衛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齊國夏曷
爲與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伯討也此其爲伯討奈何曼姑受
命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爲固可以拒之也輒者曷爲
者也蒯聵之子也然則曷爲不立蒯聵而立輒蒯聵爲無道
靈公逐蒯聵而立輒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其可奈何
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不
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穀梁傳晉
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納者內弗受也何用弗受也
以輒不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王父
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二傳所言自是衛人
當日所據之義鄭依爲說故此注言靈公逐蒯聵又言立孫
輒也周人之法無適子者立適孫蒯聵負罪出亡已絕於衛
故輒得申王父之命當時臣民安之大國助之而夫子亦且
爲公養之仕故再有疑夫子爲衛君也夫子於哀六年自楚
反衛爲衛輒四年此問當在其時○注夷齊至怨乎○正義
曰史記伯夷列傳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
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
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東
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
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遂餓死於
首陽山此卽二子讓國終於餓死之事也伯夷能順乎親叔
齊能恭其兄孝弟皆爲仁也左僖八年傳能以國讓仁孰大
焉○正義曰不言蒯聵爭國而曰父子爭國是兼絕之也何休公羊解詁謂輒雖得正非義之高卽引此文說之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 注孔曰疏食菜食肱臂也孔子以此爲樂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注鄭曰富貴而不以義者於我如浮雲非己之有正義曰說文云粗疏也詩召旻彼疏斯粺鄭箋疏麤也謂糲米也段氏玉裁說文注云糲米與粺米校則糲爲粗國語食粗衣惡是也稷與黍稻粱校則稷爲粗喪服傳食疏食注疏猶麤也是也案論語三言疏食皆謂糲米亦當兼稷言之稷今之高粱北方用爲常食比粱黍爲賤也釋文云疏本又作蔬皇本作蔬因孔注致誤說文云枕臥所薦首者樂亦在其中者言貧賤中自有樂也呂氏春秋慎人篇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所樂非窮達也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斯其義也不義而富且貴者謂不以其道得富貴也浮雲者說文浮汎也雲山川气也孟子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

下孔子不爲故孔子自言不義之富貴視之如浮雲然明無所動於心也劉氏逢祿述何篇此因上章而類記之不義之富貴不特蔬糲與瓠也卽石曼姑之受命於靈公皆不義也○正義曰說文無蔬字疑古菜食之字亦作疏禮記月令云有能取疏食注菜曰疏是也疏爲菜之通名不爲粗惡孔此注誤也說文肱臂上也肱古或從肉廣雅釋親肱謂之臂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注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年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故可以無大過正義曰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彼文作假風俗通義窮通卷引論語亦作假春秋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作以璧加魯易許田是加假通也夫子五十前得易冀以五十時學之明易廣大悉備未可遽學之也及晚年贊易既竟復述從前假我數年之言故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若是者竟事之辭言惟假年乃彬彬也世家與論語所述不在一時解者多失之姚氏配中周易學云文王爻辭惟九三言人事傳則言行言學言進修无在非學也象曰君子以自強不息子蠶三致意焉子曰五十以學易而於每卦象傳必曰以以者學之謂也又曰學易學爲聖也非徒趨吉避凶已也有天地卽有易既作易而天地之道著天下之理得聖之所以爲聖求諸易而可知矣案學易可以無大過者易之道皆主中行主變通故學之而可與適道可與立權也繫辭傳云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夫子聖德既學易當無小疵無過可補而云可無大過者謙言不敢自承無過也釋文云學易如字魯讀易爲亦今從古此出鄭注惠氏棟九經古義外黃令高彪碑恬虛守約五十以學此從魯論亦字連下讀也案魯讀不謂學易與世家不合故鄭從古論戴氏望論語注加當言假假之言暇時子尚周流四方數大衍所從生用五用十數大衍所從生用五用十以學易謂錯綜變化以求之也易說曰易一陰一陽合而爲十五之謂道陽變七之九陰變八之六亦合於十五則象變之數若一陽動而進變七之九象其氣之消也陰動而退變八之六象其氣之消也故大一取其數以行九宮四正四維變之數亦備一義○注易窮理盡性以至於作焉大過於消息爲十月大過顚也顚則陽息萬物死聖人使陽升陰降由復出震自臨而泰盈乾生井終既濟定六位正王度見可不遇大過之世也此以五十皆易數亦備一義○注易窮理盡性以至於

命○正義曰易說卦文窮理者致知格物之學盡性者成己成物之學至命則所以盡人事而達天道也

子所雅言（注）孔曰雅言正言也詩書執禮皆雅言也（注）鄭曰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故不可有所諱禮不誦故言執乃不獨易也若詩書執禮皆雅言也此略本焦氏循補疏說不及樂者方氏觀旭偶記謂樂在詩禮之中是也○注讀先至言執○正義曰詩書皆先王典法之所在故讀之必正言其音鄭以雅訓正故僞孔本之先從叔丹徒君駢枝曰夫子生長於魯不能不魯語惟誦詩讀書執禮必正言其音所以重先王之訓典謹末學之流失又云昔者周公著雨雅一篇以釋古今之異言通方俗之殊語劉熙釋名曰雨昵也昵近也雅義也義正也五方之音不同皆以近正爲主也上古聖人正名百物以顯法象別品類統人情壹道術名定而實辨言協而志通其後事爲踵起象數滋生積漸增加隨時遷變王者就一世之所宜而斟酌損益之以爲憲法所謂雅也然而五方之俗不能彊同或意同而言異或言同而聲異綜集謠俗釋以雅言比物連類使相附近故曰雨雅詩之有風雅也亦然王都之音最正故以雅名列國之音不盡正故以風名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正於王朝達於諸侯之國是謂雅言雅之爲言夏也孫卿榮辱篇云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錯習俗之節異也又儒俗篇云居楚而楚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積靡使然也然則雅夏古字通謹案駢枝發明鄭義至爲確矣周室西都當以西都音爲正乎天下故降而稱風而西都之雅音固未盡廢也夫子凡讀易及詩書執禮皆用雅言然後辭義明達故鄭以爲義全也後世人作詩用官韻又居官臨民必說官話卽雅言矣曲禮云詩書不讀臨文不諱注云爲其失事正鄭以不諱亦雅言之一端故舉以明之禮不誦亦有讀但此執禮是在行事時故言不誦也困學紀聞引葉夢得曰蓋古者謂持禮書以治人者皆曰執周官大史大祭祀宿之日讀禮書眡之日執書以次位常凡射事執其禮事論語駢枝曰執猶掌也執禮謂詔相禮事文王世子曰秋學禮執禮者詔之雜記曰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諸文皆言執禮與此經同翟氏灝考異云古者學禮行禮皆有詔贊者爲之宣唱校呼使無失錯若今之贊禮官其書若今之儀注於此而不正其言恐事亦失正也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

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注〕孔曰葉公名諸梁楚

大夫食采於葉僭稱公不對者未知所以答正義曰發憤忘厭幾忘食也樂以忘憂者謂樂道不憂貧也不知老之將至者言忘身之老自彊不息也荀子勸學篇眞積力久則入學至乎沒而後止也故學數有終若其義則不可須臾舍也是夫子忘老之意也孔子世家言齊景公卒之明年孔子自蔡如葉葉公問政云云他日問孔子於子路云云計夫子時年六十三四歲故稱老矣又世家其爲人也句下有學道不倦誨人不厭二句皇本至下有也字○注葉公至以答○正義曰左定五年傳稱沈諸梁莊子釋文云姓沈名諸梁字子高杜預左宣三年傳汪葉楚地南陽葉縣其故城距今縣治二十里據左傳葉公是縣尹非食采之邑故鄭注禮緇衣云葉公楚縣公是也鄉飲酒禮注大國有孤四命謂之公士喪禮注公大國之孤四命也若然則諸侯臣得稱公故左傳有邢公棠公商成公白公此葉公亦是四命之孤非因僭稱也然高誘注呂覽察微篇淮南覽冥訓並云楚僭稱王其守邑大夫皆稱公則以公爲僭稱漢儒已有是說不始於僞孔矣未知所以答者子路以己之不足知聖人也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注〕鄭曰言此者勸人學正義曰敏勉也言黽勉以求之也說本朱氏彬經傳考證皇本敏下有而字○注言此者勸人學○正義曰生知者不待學而能知也夫子亦是生知特以生知爲上謙不敢居且恐學者自恃聰質將懈於學故但以學知自承且以勸勉人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注〕王曰怪異也力謂若羿盪舟烏獲舉千鈞之屬亂謂臣弑君子弑父神謂鬼神之事或無益於教化或所不忍言正義曰不語謂不稱道之也大戴禮曾子立事篇君子亂言而弗殖神言弗致也即此義○注怪怪至忍言○正義曰說文云怪異也此常訓書傳言夫子辨木石水土諸怪及防風氏骨節專車之屬皆是因人問答之非自爲語之也至日食地震山崩之類皆是災變與怪不同故春秋紀之獨詳欲以深戒人君當修德力政不諱言之矣羿盪舟憲問篇文說具彼疏烏獲見孟子告子下趙岐注古之有力人也能移舉千鈞左宣十五年傳民反德爲亂亂莫大於弑父與君故舉以釋之皇疏云無益於教化者解不言怪力神三事也云或所不忍言者解不言亂事也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注〕言我三人行本無賢愚擇善從之不善改之故無常師〇正義曰三人者衆辭也行者行於道路也錢氏坫後錄左傳子產文同義案如錢說是善與不善也我並彼爲三人若彼二人以我爲不善我則改之是彼二人以我爲善我則從之二人以我爲不善皆爲吾師書洪範云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此之謂也皇疏引王朗曰于時道消俗薄鮮能崇賢尚勝故託斯言以厲之夫三人之行猶或有師況四海之內何求而不應哉釋文我三人行一本無我字必得我師焉本或作必有唐石經及皇本高麗本攷文據古本足利本三上並有我字有作得與釋文本合馮氏登府異文攷證案何注邢疏並云言我三人行穀梁范注亦云我三人行至有作得史記世家亦如此○注言我至常師○正義云注似以行爲言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注〕包曰桓魋宋司馬桓氏名魋○正義曰書

者謂授我以聖性德合天地吉無不利故曰其如予何正義曰書

召誥云今天其命哲是人之知愚皆天所生夫子五十知天命知己有德爲天所命故此復言天生德於予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去衛過曹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是此語爲夫子答弟子之辭世家云是歲魯定公卒爲定十五年又云孔子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宋世家則以孔子過宋在宋景二十五年當魯哀三年陳世家及十二諸侯年表又以孔子至陳在湣公六年當魯定十四年傳聞異辭未知孰是○注桓魋至予何○正義曰桓魋卽向魋稱桓者向是桓族也聖性者孟子以堯舜爲性之言性成自然也夫子聖性是天所授雖遭困阨無損懼之意若微服而過則又知命所宜然矣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注〕包曰二三子謂諸弟子聖人知廣道深弟子學之不能及以爲有所隱匿故解之我所爲無不與爾其之者

是巳之心正義曰學記云教人不盡其材注謂師有所隱也夫子以身教不專以言教故弟子疑有所隱也行者謂所行事也與猶示也教也下篇子欲無言章義同趙氏佑溫故錄乎爾與詩之俟我于著乎而孟子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俱齊魯間語辭皇本作以我爲隱子乎又吾無下有所字○注聖人至之心○正義曰聖人知廣道深弟子學之既不能及故夫子亦不教之所謂中人以下不可語上也乃弟子則疑夫子有所隱匿故夫子復以無隱解之明我之心凡所爲學無不欲與二三子共之但二三子未能幾此耳疑我爲隱不亦過乎注此義亦通隱匿者爾雅釋詁隱匿也微也說文隱蔽也與乙同乙象迟曲隱蔽形讀若隱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注〕四者有形質可舉以教○正義曰文謂詩書禮樂凡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皆文之教也行謂躬行也中以盡心曰忠恆有諸己曰信人必忠信而後可致知力行故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此四者皆教成人之法

與教弟子先行後學文不同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注〕疾世無明

君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亡而爲

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恆矣〔注〕孔曰難可名之爲有

常○正義曰大戴禮五義篇所謂聖人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能測萬物之情性者也是言聖人無所不通能成己成物也禮記哀公問篇子曰君子者人之成名也韓詩外傳言行多當未安愉也知慮多當未周密也是篤厚君子未及聖人也此聖人君子之分也善人者下篇夫子答子張言善子之道不踐迹亦不入於室入室者入聖人之室言踐迹然後入室是善人爲聖人之次也有恆者有常也易象傳雷風恆君子以立不易方非有恆無以爲君子卽無由爲善人故有恆爲學者始基也兩加子曰者言非一時也虛者續漢五行志虛空名也盈者說文云滿也泰者易序卦傳通也亡有虛盈約泰以淺深取義李氏光地劄記說有恆是篤實之人若不篤實則虛夸虛夸之人必不能有常心而久於事易曰浚恆之凶以求深也始而求深在賢者尚有進銳退速之過況其下者乎夫子有川上之歎而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爲其德至實不舍晝夜盈科後進也故學者始但求小德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如水雖未出中而涓涓不息也終則其中未有有若無實若虛如水之既平而終不盈也惟如是是以能常德行而習教事久於其道而忽不知入於聖賢之域此夫子之思有恆意也案中庸云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是有恆故能闇然而日章小人是無恆

故雖的然而日亡的然卽亡而爲有諸象也宋石經避諱恆作常釋文云亡如字此舊爲別章今宜與前章合案皇本正與前章合不爲別章或如盧氏文弨證謂釋文所云爲後人校語也○正義曰注以聖人君子善人有恆皆指當時天子諸侯言之所謂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也○注難可名之爲有常○正義曰爾雅釋詁恆常也說文恆心之常也易象傳恆久也久常義同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注〉孔曰釣者一竿釣綱者爲大綱以橫絕流以繳繫釣羅屬著綱弋繳射也宿宿鳥○正義曰御覽八百三十四引鄭注云綱謂爲大索橫流屬釣案說文綱維紘繩也考工記注綱連侯繩也皇疏云作大綱橫遮於廣水而羅列多鉤著之以取魚也卽鄭義也王氏引之經義述聞謂綱爲綱譌此不解綱制欲改經字也釋文綱音剛鄭本同綱字本可不音陸氏之意亦恐人誤作網矣物茂卿論語徵云天子諸侯爲祭及賓客則狩豈無虞人之供而躬自爲之所以敬也狩之事大而非士所得爲故爲祭及賓客則釣弋蓋在禮所必然焉古者貴禮不貴財不欲必獲故在天子諸侯則三驅在士則不綱不射宿○注釣者至宿鳥○正義曰說文釣鉤魚也以鉤取魚謂之釣故釣亦名鉤廣雅釋器釣鉤也是鉤以細

繳絲爲之以繳繫於竹竿之首詩云籊籊竹竿以釣于淇是也注言一竿釣者對大綱有多鉤言之繫鉤當作繫鉤文選西征賦注引此注正作鉤羅者列也言非一鉤也繳者說文繳生絲縷也僞孔此注亦是用鄭義弋繳射者說文惟繳射飛鳥也從隹弋聲弋卽惟省周官司弓矢矰矢茀矢用諸弋射注矰矢弋所用也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茀矢象焉二者皆可以弋飛鳥彼注言矰矢爲結繳於矢卽此注所云繳射矣說文宿止也言鳥棲止巢中也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注〉包曰時人有穿鑿妄作篇籍者故云然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注〉孔曰如此者次於天生知之也無所聞見必不能作惟聞見未廣又不能擇善而從之識之斯於義違失卽爲不知而作矣擇善貫下多見故邢疏云多見擇善而識之是也公羊哀十四年傳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春秋繁露楚莊王篇春秋分十二世以爲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見也襄成宣文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見六十一年所聞八十五年所傳聞九十六年於所見微其辭於所聞痛其禍於傳聞殺其

恩與情俱也此夫子修春秋證之於所聞所見者也又夫子言夏殷之禮皆能言之但以文獻不足不敢徵之此可見聖人愼審之意漢書朱雲傳贊世傳朱雲言過其實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謂世人傳述雲事多失實則爲不知而作作事誤也廣雅釋詁次近也儀禮特牲饋食注次猶貳○注如此者次於天生知之○正義曰下篇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夫子自居學知故言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是次於生知也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注〉鄭曰互鄉鄉名也其鄉人言語自專不達時宜而有童子來見孔子門人怪孔子見之正義曰說文辛部罪有辠曰奴奴曰童人部僮未冠也是僮童義別今經典假童爲僮禮雜記注童未成人之稱學記注成童十五以上皇疏引琳公說此鄉有一童子難與言以互鄉難與言童子見人字爲一句非經旨○注互鄉至見之○正義曰互鄉不知所在元和郡縣志謂滕縣東二十三里有合鄉故城即互鄉顧氏祖禹方輿紀要謂在今嶧縣西北當即滕縣東之合鄉又太平寰宇記徐州沛縣陳州項城縣北一里並有互鄉又困學紀聞引王無咎云鹿邑之外有互鄉城前代因立互鄉縣又明一統志謂在陳州商水縣方氏以智通雅謂互鄉名古廬里今在睢州諸說不同閻氏若璩釋地續云余因新舊唐書杜氏通典隋地理志鹿邑名縣始隋開皇十八年此後未見有析置互鄉事則無咎之言閻氏已深斥之地理家好牽附恐他說亦多類此矣言語自專不達時宜謂其俗鄙固不信人言也言怪孔子見之明非怪童子來見

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注〉孔曰教誨之道與其進不與其退怪我見此童子惡惡一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注〉鄭曰往猶去也人虛己自潔而來常與之進亦何能保其去後之行正義曰何休公羊注去惡就善曰進童子來見是求進故宜與之與孟子言來者不拒意同劉氏逢祿述何云春秋列國進平禮義者與之退則因而貶之亦此義也唯何甚者唯語辭夫子不爲已甚故云唯何甚也潔唐宋石經並作絜說文無潔字鄉飲酒義注絜猶清也保猶保辜之保郭璞方言注保言可保信也○注往猶去也○正義曰言從今以往也皇疏引顧歡曰往謂前日之行夫人之爲行或有始無終或先迷後得故教誨之道潔與之行非我所保也此與鄭異之往日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注〉包曰仁道不遠行之卽是

正義曰此求仁得仁之旨孟子盡心云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注仁道不遠行之卽是○正義曰注以欲仁卽宜行仁夫子告顏子以克己復禮爲仁卽此義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注〕孔曰司敗官名陳大夫

昭公魯昭公正義曰左昭五年傳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爲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公羊昭二十五年傳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云云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是魯昭本習於容儀當時以爲知禮故司敗有此問鄭注云司敗人名齊大夫皇本孔子下有對字○注司敗至昭公○正義曰左文十一年傳楚子西曰臣歸死於司敗宣四年傳楚箴尹克黃自拘于司敗是司敗爲官名子西歸死司敗與晉魏絳歸死司寇語同杜注左傳曰陳楚名司寇爲司敗陳有司敗本論語此文杜與僞孔同與鄭異也昭公名禍見左襄三十一年傳周書謚法解容儀恭美曰昭孔子

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注〕孔曰巫馬期

弟子名施相助匿非曰黨魯吳俱姬姓禮同姓不昏而君取之當稱吳姬諱曰孟子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注〕孔曰以司敗之言告也諱國惡禮也聖人道宏故受以爲過

夫子退期當隨行而司敗仍欲與語故揖而進之於禮巫馬期當也皇疏云揖者古人欲相見前進皆先揖之答揖此不言者畧也皇本進之作進也取作娶釋文娶本今作取說文娶取婦也從女從取亦聲吳者國名杜注左宣十八年傳云吳國今吳郡今江蘇蘇州府治○注巫馬至孟子○正義曰巫馬者以官爲氏周官有巫馬掌養疾馬而乘治之是也仲尼弟子列傳巫馬施字子旗少孔子三十歲漢書古今人表及呂氏春秋具備覽亦作巫馬旗此文作期者梁氏玉繩人表考云說文施旗也故齊欒施字子旗而期與旗古通左昭十三年令尹子旗見左昭十六年傳注旗本字凡呂覽高義注作子旗戰國策中期推琴史魏世家作中旗皆其證也案鄭豐施亦字子旗楚語下作子期定四年子期作期皆段借也鄭目錄云魯人家語弟子解則云陳人姬者周姓魯是周公之後吳是泰伯之後故云俱姬姓也禮坊記篇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

又大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是周禮同姓皆不昏也當稱吳姬諱曰孟子者吳姬猶齊姜宋子之比昭公知娶同姓爲非禮故諱稱吳孟子卒傳云昭公之夫人也稱孟子卒年孟子諱取同姓蓋吳女也何休注昭公諱而謂之吳孟子春秋不繫吳者婦人繫姓不繫國雖不諱猶不繫也不稱夫人不言薨不書葬深諱之據何注則吳孟子乃昭公所稱論語所云謂之者昭公謂之也禮雜記云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注云不告於天子天子亦不命之又坊記云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注吳魯同姓也昭公取焉死亦畧云孟子卒不書夫人某氏薨孟去姬曰吳而已至其死亦畧云孟子卒不書夫人某氏薨子蓋其且字孔疏謂依春秋之例當云夫人姬氏至自吳魯諱同姓但書夫人至自吳仲尼修春秋以犯禮明著全去其文故經無其事是也賈逵左傳解詁言孟子若言吳之長女也然則子是女子之稱而杜注左傳以子爲宋姓則以吳女諱宋女若然舊史所書應稱夫人子氏至自宋今春秋猶稱夫人至自吳則稱子不爲宋女明矣○注諱國至爲過○正義曰云諱國惡禮也者左僖元年傳文公羊隱二年傳無駭卒師入極此滅也其言入何內大惡諱也白虎通諫諍篇所以爲君隱惡何君至尊故設輔弼置諫官本不當有遺失然則君有過惡亦人臣之責昭公時孔子本未仕既未得諫而爲君諱故注以爲道宏也坊記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此夫子言有過是稱己同於爲臣之義皇疏云若使司敗無譏則千載之後遂承信我言用昭公所行爲知禮則禮亂之事從我而始今得司敗見非而我受以爲過則後人不謬故我所以爲幸也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注樂其善故使重歌而自和之正義曰孫氏奇逢四書近指聲比於琴瑟謂之歌史記孫此說是與人歌爲教弟子樂也合韶武雅頌之音如味相應也今作和偏旁移易子與人歌謂夫子倡使人和之也反之者冀其善益嫻熟故使人倡乃後和之也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注孔曰莫無也文無者猶俗言文不吾猶人者凡言文皆不勝於人身爲君子已未能也正義曰先從叔丹徒君駢叔曰楊慎丹鉛錄引晉欒肇論語駁曰燕齊謂勉強爲文莫又方言曰侔莫強也北燕之外郊凡勞而相勉若言努力者謂之侔莫案說文慤強也慔勉也文莫即慤慔段借字也廣雅亦云文強也黽勉密勿黽沒文莫皆一聲之轉文莫行仁義也躬謹案淮南子繆稱訓猶

未之莫與高誘注莫勉之也亦是借莫爲慔夫子謙不敢居安行而以勉强而行自承自承猶之言學不敢居生知而以學知自承也胡氏紹勳拾義以求民之莫爲據於義亦通則未能矣又一說以莫爲其字古文相近之誤嫌易經字所不敢從皇本得下有也字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注〉孔曰孔子謙不敢自名仁聖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注〉馬曰正如所言弟子猶不能學況仁聖乎正義曰爲學也孟子公孫丑篇子貢問於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與此章義相發鄭注云魯讀正爲誠今從古胡氏紹勳拾義爾當作尒說文云尒詞之必然也經傳尒字後人皆改作爾廣雅釋詁訓云爲有正此經確詁云爾卽有此之詞若孟子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趙注以爲絕語之辭爾當讀如字與論語異薄乎云爾亦然○注正如至聖乎○正義曰學不厭教不倦卽是仁聖注義非是

子疾病子路請禱〈注〉包曰禱請於鬼神子曰有諸〈注〉周曰言有此禱請於鬼神之事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注〉孔曰子路失指誄禱篇名子曰丘之禱久矣〈注〉孔曰子素行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正義曰釋文云子疾一字阮氏元校勘記案集解於吳氏嘉賓論語說父兄病而子弟禱此不當使病者知也周公之冊祝自以爲功雖祝史皆命之使勿敢言況請之乎子路之請禱欲聖人之致齊以取必於鬼神也翟氏灝考異說文譝禱也累功德以求福論語云譝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從言纍省聲重文讄或不省又誄謚也從言耒聲此論語所引自有一書名譝與誄異訓然經典不妨叚借用之故周禮大祝作六辭其六曰誄注曰誄謂積累生時德行以錫之命春秋傳孔子卒哀公誄之或曰誄論語所謂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神祇疏曰生人有疾亦累列其德而爲辭故引論語文以相續又小宗伯禱祠於上下神示注引譝曰禱爾于上下神祇是知誄譝通也據翟說是論語義當作譝通作誄當是古魯文異禱爾者爾是語辭漢書郊祀志孝武皇帝始建上下之祀顏師古注上下謂天地天神曰祇地神曰祇說文祇地祇

提出萬物者也太平御覽五百二十九引舊注云誄大神之辭也困學紀聞太平御覽引莊子曰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子待也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齋食飲若祭吾卜之久矣子路請禱可以參觀皇本上之禱久矣禱下有之字○汪禱請於鬼神○正義曰請者請謝過以求福也鄭注云禱謝過於鬼神謂請福也○汪言有此禱請於鬼神之事否意以子路或有因而請夫子問己有此禱也此正夫子戰戰兢兢常若不足之意鄭注云觀子路曉禱禮否又一義○汪子路失同子路疑夫子問古有此禮失指誄禱篇名○正義曰指與旨子本旨也誄禱當讀斷與說於神明○正義曰鄭注云孔說文讀禱訓同○汪孔子素行合鬼神且順子路之言也僞孔自知無過可謝明素恭肅於云聖人修身正行素禱之日孔此注當畧本之論衡感虛篇亦久矣案夫子平時心存兢業故恭肅於鬼神知其無罪故曰禱無大過不待有疾然後禱也言此者所以止子路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汪〉孔曰俱失之奢不如儉奢則僭上儉則不及禮固陋也正義曰說文慑順也引或省作孫○汪俱失至及禮○正義曰禮貴得中奢則過禮而有僭上之失儉但不及乎禮無他失也書五品不慑今通作遜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汪〉鄭曰坦蕩蕩寬廣貌長戚戚多憂懼○正義曰說文云坦安也君子居易俟命無入而不自得故心體常安下篇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包曰蕩蕩廣遠之稱與此寬廣訓同釋文引汪更云魯讀坦蕩爲坦湯今從古案詩宛丘子之湯兮毛傳湯蕩也王逸楚辭章句引作蕩二字音義本同故鄭仍從古皇疏引江熙曰君子坦爾夷任蕩然無私小人馳兢於榮利耿介於得失故長爲愁府也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正〉義曰釋文云一本作子曰皇本作君子案此章說孔子德行依此文爲是阮氏元校勘記案今有脫誤觀後子張篇君子有三變章義疏云所以前卷云君子溫而厲是也則皇本此處當脫一君字案皇以君子即孔子文之汪後漢崔駰傳汪厲謂烈山亦作厲山疑一本用段于文選冊魏公九錫文注引論語鄭注云厲嚴整也當即此脫說文猛健犬也引申爲剛烈之義凡人生質皆由受天地五行之氣剛柔厚薄各不同故惟備中和爲難也書皋陶謨言九德之事云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鄭注凡人之性有異有其上者

不必有下有其下者不必有上上下相協乃成其德卽此義也恭而安者恭而有禮故安也

新陽汪之昌校
吳縣潘介祉校

論語正義九

南菁書院

寶應劉寶楠楚楨著

泰伯第八　集解

凡二十一章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注

王曰泰伯周太王之長子次弟仲雍少弟季歷季歷賢又生聖子文王昌必有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三讓於王季其讓隱故無得而稱言之者所以爲至德也正義曰鄭注云泰伯周太王之長子次子仲雍次子季歷賢又生文王有聖人表故欲立之而未有命太王疾泰伯因適吳越採藥太王歿而不返季歷爲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三讓之美皆隱蔽不著故人無德而稱焉案左僖五年傳太伯虞仲太虞仲卽仲雍不從者謂不從太王命立己爲嗣也史記周本

紀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長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二人亾如荆蠻文身斷髮以讓季歷古公卒季歷立是爲公季公季卒子昌立是爲西伯西伯曰文王此文即鄭氏所略本也韓詩外傳云太王賢昌而欲季爲後也太伯去之吳太王將死謂曰我死汝往讓兩兄彼即不來汝有義而安太歸羣臣欲伯之立季季又讓伯謂仲曰今羣臣欲我立季季又讓何以處之仲曰刑有所謂矣要於扶微者可以立季季遂立而養文王文王果受命而王孔子曰太伯獨見王季獨知伯見父志季知父心故太王太伯王季可謂見始知終而能承志矣論衡四諱篇太伯入吳採藥斷髮文身以隨吳俗太王薨太伯還王季辟主太伯再讓王季不聽三讓曰吾之吳越吳越之俗斷髮文身吾刑餘之人不可爲社稷宗廟之主王王季知不可權而受之二說亦漢儒所傳與鄭氏異案太王薨後季宜攝主斷無置喪事國事於不問而往吳告伯仲太伯若以奔之理設使伯仲俱不隨季而之讓獨自歸乎外傳之言於是爲疎矣太王歿太伯將受伯仲喪反國則本爲適長理應嗣立羣臣何敢興立季之議且後既反國則其始之採藥荆蠻夫何爲者論衡此義亦爲未達汎觀諸說惟鄭爲允詩皇矣云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觀此則知王季荼兄之前必有非尋常人士所及者友愛如太伯固早知之知其父歿遂位季必不受故因太王病而託采藥以行及太王沒季歷赴之必屢促之而太伯決然不返及免喪之後文身斷髮從荆蠻之俗太伯世家言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爲國主勢不容復返故季不得已而受讓耳傳世稱之是謂載錫之光當時民雖無稱而歷世久遠夫子猶歎爲至德則亦王季厚明之所致矣其云三讓之美隱蔽不著者案孟子云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然則凡讓國者或出於好名之念惟太伯以讓疏引范甯說有二釋其後釋云太伯病而託采藥出生不事之以禮一讓也太王薨而不反使季歷主喪死不葬之以禮二讓也斷髮文身示不可用使季歷主祭祀不祭之以禮三讓也此即鄭君所云隱蔽不著之義也隱蔽謂其美非謂其惡蓋讓國之事其迹甚著不可得而隱蔽也晉孫盛著三讓論不解鄭氏隱蔽之旨輕爲譏彈又謂斷髮之言與左傳相背事爲不經不知端委治禮乃君吳後事其斷髮文身自在免喪後從俗之時兩事判然毫不相背辱身遯迹冀以遜國豈復以不經爲嫌几此之論未足爲鄭難也至孫自立說則弃太子位爲一讓不赴喪爲二讓不養仲雍子爲己後爲三讓一讓二讓與鄭同三讓則孫氏臆測夫泰伯既君吳雖立後亦僅爲吳國之嗣於周何與而有此深思遠防哉此亦未爲得理也至范甯前釋以三讓爲季歷文王武王以武王始

得天下故也然使當時
是又以文害辭矣又案鄭本周紀謂文王有聖表故太王欲
立王季以及文王此自冀興其國之意非有所覬覦於天下
也太王始居邠及狄人侵之去之曾不啻微屭而謂有所動
於天下之念豈其然乎然而夫子必言泰伯以天下讓者何
也曰此自美泰伯之德大言之耳明泰伯嗣周能有天下讓
荀子正論篇天下者至大也非聖人莫之能有也孟子公孫
丑篇言伯夷伊尹與孔子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
侯有天下即此義也其德能有天下而讓之人是謂以天下
讓古之以天下讓者莫大於堯舜莫難於泰伯及周之服事
若禹雖傳世而其始亦是讓故弟子記此篇以論泰伯始以
論堯舜文王及禹終也若夫仲雍偕兄遜國亦是至德此不
及者表泰伯則仲雍可知釋文得本亦作德鄭此注即作德
見後漢丁鴻傳注那疏引鄭作得誤也又丁鴻傳論及劉祐
傳引經並作德皆是段德爲得○注泰伯至德也○正義曰
注言昌必有天下故泰伯讓於王季是泰伯有利天下之心
且讓迹甚著復不得言其讓隱此皆注說之誤至渾言三讓
不分節目亦尚可通金履祥通鑑前編儀禮三遜謂之終遜
然則三以天下讓謂終以天下遜也閻
氏若璩四書釋地取之卽此王注義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愼而無禮則葸注葸畏懼之貌言愼而不

以禮節之則常畏懼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注馬曰

絞絞刺也正義曰恭愼勇直皆德行之美然無禮猶不可行
曲禮所云道德仁義非禮不成又云人有禮則安
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仲尼燕居云敬而不中禮
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與此言勞
葸亂義近○注葸畏懼之貌○正義曰廣雅釋言葸愼也王
氏念孫疏證大戴禮曾子立事云人言善而色葸焉近於不
說其言荀子議兵篇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己也漢
書刑法志作鰓鰓蘇林注云鰓音愼而無禮則葸之葸鰓鰓懼
貌也王延壽魯靈光殿賦云心猥猥而發悸並字異而義同
案鄭注此云慤質貌與畏懼義亦相近○注絞絞刺也○正
義曰絞者兩繩相交之名故引申爲乖刺之義鄭注云絞急
也與馬義不異下篇云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韓詩外傳堂
衣若以子貢言之絞後漢杜根傳好絞直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
民不偷注包曰興起也君能厚於親屬不遺忘其故舊行之
美者則民皆化之起爲仁厚之行不偷薄正義曰舊說此與
爲一章故舊者故之爲言古也舊之爲言久也周官大宗伯
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注云王之故舊朋友爲世子時共

在學者小司寇注故謂舊知也是也郭忠恕汗簡載此文篤作竺說文竺厚也篤馬行遲鈍義異今經傳皆假篤爲竺○注興起至偷薄○正義曰興訓起見爾雅釋言君子指在位者故注以君言之禮記大傳云親者屬也釋名釋親屬云親親也言相隱蔽也屬續也恩相連續也爾雅釋親篇有宗族母黨妻黨婚姻此注所云親屬意皆兼之遺忘者連文爲訓孝經疏引劉炫曰遺謂意不存錄也下篇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與此文義同毛詩伐木序云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是言民化於上也緇衣云好仁則下之爲仁爭先人此之謂也不偷薄者說文云偷薄也偷與媮同齊語云政不旅舊則民不偷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手注鄭曰啟開也曾子以爲受身體於父母不敢毀傷故使弟子開衾而視之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注孔曰此言詩者喻已常戒懼恐有所毀傷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注周曰乃今日後我自知免於患難小子弟子也呼之者欲使聽識其言正義曰廣雅釋詁召呼也門弟子謂曾子門人也禮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故曾子呼弟子啟其手足以疾重預戒之也司馬彪禮儀志下登遐三公啟手足色虞如禮是啟手足在既卒之後曾子既預戒之又引詩言自道其平日致謹其身不敢毀傷之意皆所以守身也詩文在小旻篇毛傳戰戰恐也兢兢戒也又臨淵傳云恐墜也履冰傳云恐陷也○注啟開至之也○正義曰說文啟開也啟教也義別今經傳通作啟論衡四諱篇載此文開子足開子手以訓詁代本字也說文診離別也讀若論語跨子之足作跨當出古論跨與哆同哆開即離別之義不異段氏玉裁注引或說跨與哆同哆開也揆古論之意當謂身將死恐手足有所拘攣令展布之也鄭君以啟爲開甚合古訓而以爲開衾視之未免增文成義又說文啓視也廣雅釋詁同王氏念孫疏證引此文謂啟與啓同此亦得備一解蓋恐以疾致有毀傷故使視之也後漢崔駰傳注引鄭此注有父母全而生之亦當全而歸之二句就義測之當在受身體於父母句下孝經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大戴禮曾子大孝篇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傷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問曰夫子傷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吾聞之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人爲大矣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之不敢忘也今予忘夫孝之道矣予是以有憂色也又曰一舉足不敢

忿父母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也皆言不敢毀傷也○注乃今至難矣○正義曰曾子知未有毀傷自今日後當無有患難致毀傷矣患難謂刑辱顛隕之事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注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捷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注包曰欲戒敬子言我將死言善可用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注鄭曰此道謂禮也動容貌能濟濟蹌蹌則人不敢暴慢之正顏色能矜莊嚴栗則人不敢欺詐之出辭氣能順而說之則無惡戾之言入於耳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注包曰敬子忽大務小故又戒之以此籩豆禮器正義曰宋石經避諱敬子作欽子敬子是大夫故告以君子之道容貌者說文頒貌也貝頒儀也貌狼外析言則容貌各有當故叔向曰貌不道容是也蔡言則曰容貌動容貌是也案古有容禮晉羊舌大夫爲和容漢天下都國有容史又魯徐生善爲頌後有張氏亦善爲頌卽容也亦散文兼貌言之也顏見於面也辭氣者辭謂言語氣謂鼻息出入若聲容靜氣容肅是也卿大夫容貌顏色辭氣之禮曲禮玉藻及賈子容經言之詳矣暴慢者毛詩終風傳暴疾也說文慢惰也鄙倍者史記樂書鄙者陋也趙岐孟子盡心注鄙狹也倍與背同荀子大略注倍者反逆之名也邢疏云人之相接先見容貌次觀顏色次交言語故三者相次而言也案禮記冠義云禮義備表記云是故大戴禮四代云蓋人有可知者焉貌色聲衆有美焉必有美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質在其中者矣貌色聲衆有惡焉必有惡質在其中者矣是容貌顏色辭氣皆道所發見之處故君子謹之子夏言君子三變望之儼然謂容貌也聽其言也厲謂辭氣也又韓詩外傳故望而宜爲人君者容也近而可信者色也發而安中者言下儀象而不假言而知宜爲人君者並與此文義相發有司者有語辭司主也說文云司臣司事於外者也廣雅釋言也久而可觀者行也故君子容色天特牲以有司爲士屬吏周官籩人掌四籩之實醢人掌四豆之實則有司卽籩人醢人

之屬存者爾雅釋詁在存也孫氏志祖讀書
脞錄蕭山徐鯤云後漢書崔琦傳百官外內各有司存文選
頭陀寺碑庀徒揆日各有司存二字
有司存翫其文義皆當以司存
連讀故晉書職官志敘云咸
云咸樹司存各題標準又桓沖傳云
臣司存闕外輒隨宜處分北齊書儒林傳敘云齊氏司存或
失其守益可以證矣案此訓
存在爲察故司存二字連讀自漢
後儒者孳生之義非其朔也說苑修文篇曾子有疾孟儀往
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必有
有三儀知之乎對曰不識也曾子曰來吾語女君子修禮以
立志則貪欲之心不來思禮
修禮以仁義則忿爭暴亂之
以修身則怠惰慢易之節不至
司之事也君子雖不能可也與此傳聞略異○注孟敬子魯
大夫仲孫捷○正義曰鄭注檀弓云敬子武伯之子名捷此
釋文云捷本又作踕同說苑作孟儀疑儀是字○注此道至
於耳○正義曰說苑云禮有三是此文道即禮也動容貌
謂以禮動之正顏色謂以禮出之能濟
行行必有檢故雖妻妾不可
也即此注義也集注以遠暴
慢近信遠鄙倍屬在己者言與
說苑合亦通○注籩豆禮器
豆竹豆謂之籩瓦豆謂之
登然則籩亦是豆特以用竹異其

名耳說文木器謂之桮從木豆豆古食肉器也從口象形鄭
注周官籩人云籩竹器如豆者其容實皆四升賈疏謂鄭依
漢禮器制度知之明堂位夏后氏以楬豆殷玉豆周獻豆注
云楬無異物之飾也獻疏刻之此三代之異飾也異飾故異
名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
注包曰校報也言見侵犯不報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注
馬曰友謂顏淵正義曰不能與寡言人平時莫已若者也中
庸記言大地之大愚夫愚婦可與知能而聖
人或有所不知不能故以大舜之知猶好問好察邇言者此
也中論虛道篇人之爲德其猶虛器歟器虛則物注滿則止
焉故君子常虛其心志恭其容貌不以逸羣之才加乎眾人
之上視彼猶賢自視猶不足也故人願告之而不倦易曰君
子以虛受人詩曰彼姝者子何以告之君子之於善道也大
則大識之小則小識之善無
我之所有既不可奪而我之所無又取於人是以功常前人
而人後之也中論所言與此章相發前篇顏子言志願無伐
善無施勞亦此若無若虛之
也韓詩外傳引顏子曰人不善之意犯而不校是言其學能養氣
我我亦善之即不校之意鄭

注檀弓云昔猶前也曾子言時顏子已卒故稱昔者與孔子言今也則亾意同皇疏引江熙曰稱吾友言已所未能也○注校報也言見侵犯不報○正義曰小爾雅廣言校報也校與挍同中庸云不報無道○注友謂顏淵○正義曰知謂顏淵者以所言非顏淵不足當之大戴禮曾子疾病篇曾子謂曾元曾華曰吾無夫顏氏之言吾何以語女哉知顏淵爲曾于所甚服也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注〕孔曰六尺之孤幼少之君可以寄百里之命〔注〕大節正義曰託玉篇

安國家定社稷奪者不可傾奪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人部引作侂說文侂託俱訓寄而從人從言各有一義今經傳皆通用託字六尺之孤以古六寸爲尺計之當今三尺六寸六尺是幼少故晏子長不滿六尺當時以爲身短而孟子荀子咸言五尺爲童也稱孤者無父之辭鄭注云六尺之孤年十五已下周官鄉大夫之職國中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賈疏引鄭此注申之云鄭言已下者正謂十四已下亦可以寄託非謂六尺可通十四已下鄭必知六尺年十五者以其國中七尺爲二十對六十野之六尺與七尺晚校五年明知六尺與七尺早校五年故以六尺爲十五也此疏說鄭義甚明僚大司徒疏引此注謂年十五脫已下二字當據鄉大夫疏補說文寄託也此常訓百里者白虎通封公侯篇諸侯封不過百里象雷震百里所潤雲雨同也不可奪者說文奪手持隹失之也敓彊取也二字義微別今經傳敓皆作奪君子者卿大夫之稱曾子言此人才德能稱其位故重言君子以美之釋文君子也一本作君子人也是釋文原本無人字臧氏庸拜經日記義疏曰此是君子人與君子之人與君子也七字爲句亦上有人字而均其致乎蓋讀君子人與君子者孰能要其終下無人字今本下文亦衍○注攝君之政令○正義曰禮緇衣甫刑曰苗民匪用命注命之業命注命令也魯語諸侯朝修天子之命謂政令也書多方大降爾四國民命禮運政令皆臣攝治之也或謂百里之命謂民命也代也言君幼凡政令皆臣攝治中庸注引孝經說命人所稟受度也六尺之孤謂幼君百里之命謂民命猶秦誓言子孫黎民也此義亦通○注大節至傾奪○正義曰大節猶大事故注以國家社稷言之明此大節所關在宗社安危亾也能安國家社稷則不得以利害移威武屈故知不可傾奪傾覆也謂覆而取之也呂氏春秋忠廉篇言忠臣之事君苟便於主利於國無敢辭違殺身出生以徇之即此注意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注包曰弘大也毅彊而能斷也士弘毅然後能負重任致遠路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注孔曰以仁爲己任重莫重焉死而後已遠莫遠焉言士雖先未仕後或有爵位當任事也祭義云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鄭注任所擔持也表記云仁者天德故仁爲乾元易傳云天地之大德曰生德即仁也中庸云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不貳者誠也天地之道皆是至誠故有不已之德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當則天而行故於仁亦當無一息之閒故曰君子無終食之閒違仁表記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吾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悅焉日有孳孳而後已孳孳者不倦之意是仁以爲己任者也年數有盡不能不斃斃者身之終也惟斃而後已則未斃而先已非聖賢之所許矣孟子謂士志仁義大人之事備此言士弘道遠故貴能毅也○注弘大也毅彊而能斷也○正義曰爾雅釋詁弘大也毅勝也說文毅有決也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注包曰興起也言修身當先學詩禮者所以立身樂所以成性正義曰禮內則云十年出就外傅朝夕學幼儀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而冠始學禮舞大夏又王制言造士之教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並自古相傳教學之法夫子時世鄉持祿人不由學進故學制盡失聖門弟子自遠至者多是未學夫子因略本古法教之學詩之後即學禮繼乃學樂蓋詩即樂章而樂隨禮以行禮立而後樂可用也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吾聞夫子之以義而視諸禮成之以文德蓋入室升堂七十有餘人體者

禮也文德者樂也入室升堂則能興能立能成者也大戴所言正此文實義又孔子世家言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六藝兼易春秋言之身通六藝則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之實效也易與春秋夫子不以教其教惟以詩書禮樂論語不及書者書言政事成德之後自學之也程氏廷祚說引李氏塔曰詩有六義本於性情陳述德義以美治而刺亂其用皆切於己說之故言之而長長言之不足至形於嗟歎舞蹈則振奮之心鼓勉之行油然作矣詩之所以主於興也恭敬辭讓禮之實也動容周旋禮之文也冠昏喪祭射鄉相見禮之事也事有宜適物有節文學之而德性以定身世有準可執可行無所搖奪禮之所以主於立也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小大相承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爲經學之則易直子諒之心生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而無不化樂之所以主於成也○注言修至成性○正義曰注以立於禮成於樂皆是修身故言修身當先學詩詩下篇云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毛詩序云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則學詩能修身也韓詩外傳凡用心之術由禮則理達不由禮則悖亂飲食衣服動靜居處由禮則和節不由禮則夷固則墊陷生疾容貌態度進退趨步由禮則雅不由禮則惰慢是學禮可以立身立身即修身也樂記云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疎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外故曰樂觀其深矣是樂以治性故能成性成性亦修身也樂故曰樂觀其深矣是樂也皇本末句作孔注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注由用也可使用而不可使知者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

正義曰凌氏鳴喈論語解義以此章承上章詩禮樂言謂詩禮樂可使民由之不可使知之其說是也愚謂上章是夫子教弟子之法此民亦指弟子孔子世家言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身通六藝則能興能立能成者也其能興能立能成是由夫子教之故大戴禮言其事云說之以義而視諸體也此則可使知之者也自七十二人之外凡未能通六藝者夫子亦以詩書禮樂教之則此所謂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民也謂之民者荀子王制篇雖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庶人即民也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不能屬之民也是也鄭此注云民冥也其見人道遠由從也言王者設教務使人從之若皆知其本末則愚者或輕而不行鄭君雖泛說人道其義亦未爲誤蓋詩禮樂皆不外言人道也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民者瞑也民之號取之瞑也冥瞑皆無知之

貌注先釋民爲冥後言愚者正以民即愚者非泛言萬民也本末猶終始輕重若皆使民知之則愚者以己爲知道而輕視之將恐不能致思妄有解說或更爲訾議致侮聖言也孟子盡心篇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衆即此所謂庸凡之衆謂民也禮緇衣注言民不通於人道而心鄙詐難云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者以民爲羣下之通稱可使由不可使知之也若其辛告論即此章之義說者以民爲愚冥後言愚者正以民即愚者非泛言萬民也本末猶終始輕重若皆使民知之則愚者以己爲知道而輕視之將恐不能致思妄有解說或更爲訾議致侮聖言也孟子盡心篇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衆即此所謂庸凡之衆謂民也禮緇衣注言民不通於人道而心鄙詐難使知乃先王教民之定法其說似是而非韓詩外傳詩曰俾民不可知道也然雖不知而能日用則聖人之權故易傳又曰顯諸仁藏諸用

民不迷昔之君子道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刑厝不用也故形其仁義謹其教道使民目晰焉而見之使民耳晰焉而聞之使民心晰焉而知之則道不迷而民志不惑矣詩曰而聞之使民心晰焉而知之則道不迷而民志不惑矣詩曰示我顯德行故道義不易民不由也禮樂不明民不見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據外傳之文則先王教民非概不使知者故家立之塾黨立之庠其秀異者則別爲教之而可使知之也若其愚者但使由之俾就於範圍之中而不可使知其義故曰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見詩君子陽陽傳亦常訓也易繫辭傳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惠氏棟周易述見仁見知之過日用不知愚不肖之不及是言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注〕包曰好勇之人而患疾己貧賤者必將爲亂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注〕包曰疾惡太甚亦使其爲亂

正義曰好勇者逞血氣之強又不知安於義命則放辟邪侈無不爲已故爲亂也不仁之人未有勢位以懲禁之而疾之已甚或爲所侮賊亦致亂也大戴禮曾子立事篇君子惡人之爲不善而弗疾也即此意○注疾惡太甚亦使其爲亂○正義曰鄭注云不仁之人當以風化之若疾之甚是益使爲亂與包略同言此人作亂由疾之甚者使之然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注〕孔曰周公者周公旦也

正義曰說文吝恨惜也玉篇悋鄙也俗作恡此釋文亦云吝本亦作恡從俗作也驕是自矜其才吝是靳己所有不以告人孟子謂詘詘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是即驕也中也棄不中才也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閒不能以寸是即吝也韓詩外傳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布衣之士所贄而師者十二人所友見者十人所交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百人教士千人官朝士至者寡矣成王封伯禽於魯周公誡之曰往矣子無以魯國驕士吾於天下亦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人當此之時誠使周公驕而且吝則天下賢士至者萬人當此之時誠使周公驕而且吝則天下賢士至者寡矣成王封伯禽於魯周公誡之曰往矣子無以魯國驕士吾於天下亦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於天下亦

不輕突然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德行寬裕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守之以儉者安祿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貴人衆兵強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智守之以愚者善博聞强記守之以淺者智夫此六者皆謙德也是言周公之德以驕吝爲戒也惠氏棟九經古義周書寤敬篇不驕不恡時乃無敵此周公生平之學所以裕制作之原也夫子因反其語以誡後世之爲人臣者云其餘者言雖有餘才亦不足觀況驕吝者必無周公才也皇本使上有設字已下有矣字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注孔曰穀善也言人三年學不至於善不可得言必無也所以勸人學正義曰釋文引鄭注云穀祿也易鄭音以豉反案穀訓祿本爾雅釋言趙岐孟子滕文公上注穀所以爲祿也隸釋漢孔彪碑龍德而學不至於穀浮游塵埃之外翻爾東帶亦解穀爲祿與鄭義合朱子集注從鄭氏又謂至宜當作志案荀子正論其至意至闇也又云是王者之至也楊倞注並云至當爲志疑古志至二文通也胡氏紹勳拾義云周禮鄉大夫職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又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州長職三年大比則大攷州里遂大夫職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甿據此知古者賓興出使長入使治皆用爲鄉遂之吏可以得祿此三年定期也若有不願小成者則由司徒升國學王制命有司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定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此爲王朝之官而當鄉遂大比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定然後爵之此爲王朝之官而當鄉遂大比仕進有二道可爲選士者司徒試盍庶人仕進之可爲進士者司馬能定之司徒升之國學其選舉與國子同小成七年大成九年如學記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彊立而不反謂之大成若侯國取士亦三年一行射義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注云三年一取士也後人躁於仕進志在干祿鮮有不安小成者故曰不易得案胡說亦足補鄭義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注包曰言行當常然危邦不入始欲往亂邦不居

今欲去亂謂臣弒君子弒父危者將亂之兆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正義曰篤信者爾雅釋詁篤固也子張篇信道不篤即謂不固也篤信以好學斯不惑於他端故夫子亦自言信而好古也好學所以求道皇疏云守死善道者宓爲善而死不爲惡而生案孟子盡心云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又云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修身即是盡道亦即此所謂善道君子曰有孳孳矻矻而後已凡以求道之無歉於身無愧於心而已不入不居云云皆言善道之事蓋危邦或入亂邦或居與夫隱見之不得其宜皆非所以守死非所以善道而其實亦由學之未至故學者所以安身正命者也孟子盡心云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趙岐注天下有道得行王政道從身施功實也天下無道守道而隱不聞以正道從俗人也無道不得行以身從道即此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之義前言天下後言邦互辭邦有道是必賢者多在上位若己無賢者或賢者不得施其用若己富貴嫌於己之道未善故君子恥之邦無道是必在位無賢者或賢者不得施其用若己貧賤嫌於己之道未善故君子恥之貴嫌於以道殉人故君子恥之恥其失隱見之正而不能善道也中論爵祿篇古之制爵祿也爵以居有德祿以養有功功大者祿厚德遠者爵尊功小者其祿薄德近者其爵卑是故觀其爵則別其人之德也見其祿則知其人之功也古之君子貴爵祿者此也孔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文武之教衰黜陟之道廢諸侯僭恣大夫世位爵人不以德祿人不以功竊國而貴者有之竊地而富者有之姦邪得願富貴相詐病矣故孔子曰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注言行至之兆○正義曰言行當常然者謂不以世有道無道異也危邦不入始欲往者入謂入居其地皇疏以爲入仕殆非也危邦不入則亂邦益不可入故下篇子路述夫子言云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是也亂邦不居今欲去者謂居止其地若曾子居武城之類禮雜記云不居亂邦之事也孔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內亂不與焉外患弗辭也君子辭內難而不辭外難仕乎大戴禮盛德云是故官屬不理分職不明法政不一百事失紀曰亂也地宜不殖財物不蕃萬民飢寒教訓失道風俗淫僻百姓流亡人民散敗曰危也此注以亂爲臣弒君子弒父者舉大亂言之呂氏春秋明理篇故至亂之化君臣相賊長少相殺父子相忍弟兄相誣知交相倒夫妻相冒日以相危失人之紀心若禽獸長邪苟利不知義理皆言亂邦之事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注〕孔曰欲各專一於其職正義曰謀謂爲之論議也下篇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孟子離婁云位卑而言高罪也禮中庸云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又云在上

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並與
此文義相發皇本政下有也字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注〉鄭曰師摯魯太師
之名始猶首也周道衰微鄭衛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魯太
師摯識關雎之聲而首理其亂洋洋盈耳聽而美之師摯疑
即子語魯太師之名先從叔丹徒君駢枝曰始者樂之始亂
者樂之終樂記曰始奏以文復亂以武又曰再始以著往復
亂以飭歸皆以始亂對舉其義可見凡樂之大節有歌有笙
有閒有合是爲一成始於升歌終於合樂是故升歌謂之始
合樂謂之亂周禮太師職大祭祀帥瞽登歌儀禮燕及大射
皆太師升歌擊爲太師是以云師摯之始也合樂周南關雎
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凡六篇而謂之關雎之亂者
舉上以該下猶之言文王之三鹿鳴之三云爾升歌言人合
樂言詩互相備也洋洋盈耳總歌之也自始至終咸得其條
理而後聲之美盛可見言始亂則笙閒在其中矣孔子反魯
正樂其效如此謹案凌氏廷堪禮經釋例程氏廷祚論語說
並略同終爲亂者爾雅釋詁亂治也說文亂治也從乙乙治
之也從叕叕治也幺子相亂叕治之也讀若亂同曰理也
凡樂之終咸就條理故曰亂○注師摯至美之○正義曰下
篇大師摯適齊鄭以爲平王時人意此師摯即其人也夫子
時樂部有其遺聲故因本而稱之爾雅釋詁首始也故始有
首訓鄭衛二國名其後俗皆淫佚音不由正故夫子言鄭聲
淫禮樂記言桑閒濮上之音爲亡國之音桑閒濮上皆衛土
他國亦習其音故正樂皆廢而失節也據注義則師摯之始
關雎之亂八字爲一句言正聲既失師摯獨能識之而首理
其亂此亂即說文敽字敽字云煩也從攴從叕叕亦聲然則鄭以
此文作敽今作亂爲毀借矣云首理則他詩亦依次理之可
知今知鄭義不然者關雎諸詩列於鄉樂夫子言觀於鄉而
知王道之易易明其時鄉樂尚未失正不得有鄭衛亂之故
知鄭義有未合也洋洋盈耳聽而美之者言
聽而知其美也漢書延篤傳注洋洋美也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注〉孔曰狂者進取宜直侗未成器之
人宜謹愿悾悾而不信〈注〉包曰悾悾慤也宜可信吾不知之
矣〈注〉孔曰言皆與常度反我不知之正義曰鄭注云愿善也
則爲善也此章示人當守忠信雖生質未美亦當存誠以進
於善不得作僞以自欺出廣雅釋詁同凡人慤謹
義曰書顧命在後之侗某氏傳在文王後之侗稚焦氏循補
疏以爲僮字之叚借莊子山木篇侗乎其無識釋文侗無知

貌庚桑楚篇能侗然乎釋文三蒼云慤直貌慤卽慤省廣雅釋言愿慤也慤謹義近未成器者言其人蒙稚未能成器用也○注悾悾慤也宜可信○正義曰鄭注云悾悾誠慤也與包義同後漢書劉瑜傳臣悾悾推情李賢注悾悾誠慤之貌廣雅釋訓悾悾誠也呂氏春秋下賢篇空空乎其不爲巧故也高誘注空空慤也巧故僞詐空空與悾悾同○注言皆與常度反我不知之○正義曰狂者當直侗者當愿悾悾者當信此常度也今皆與常度反故不能知之荀子不苟篇君子愚則端慤而法小人愚則毒賊而亂又云端慤生通詐僞生塞誠信生神夸誕生惑此夫子於失常度之人不能知之也詩云爲鬼爲蜮則不可得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注學自外入至熟乃可長久如不及猶恐失之正義曰如不及者方學而如不及學也猶恐失者既學有得於已恐復失之也如不及故曰知所以恐失故月無忘所能○注學自至失之○正義曰皇疏云繆協稱中正曰學自外來非夫內足恆不懈惰乃得其用如不及者已及也猶恐失者未失也言能恐失之則不失如不及則能及也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注美舜禹也言已不與求天下而得之巍巍高大之稱正義曰毛氏奇齡稽求篇云漢王莽傳太后詔曰選忠賢立四輔羣下勸職孔子王充論衡云舜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恭己無爲而天下治故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舜禹之有天下云舜禹有天下不與謂賢人讓于朝小人不爭于野以賢才化無事至道興矣已仰其成無爲而治之本案毛說是也孟子滕文公篇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己憂又云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孟子引此兩節皆以證堯舜得人故又言堯舜豈無所用其心明用心於得人也然則以不與爲任賢使能乃此文正詰必言有天下者舜禹已無所與故舜復禪禹禹復禪益也趙岐注孟子云德盛而巍巍乎有天下之位雖貴盛不能與益舜巍巍之德言德之大大於天子位也趙以與爲加多之義殊爲迂曲○注美舜至之稱○正義曰魏篡漢得國託於舜禹之受禪故平叔等解此文以不與爲不與求也魏志明帝紀注引獻帝傳云仲尼盛稱堯舜巍巍蕩蕩之功者以爲禪代乃大聖之懿事也又文帝紀注引魏氏春秋云帝升壇禮畢顧謂羣臣曰舜禹

之事吾知之矣當時援舜禹以文其奸逆大約皆以
爲不求得之矣巍巍爲高大者方言巍高也說文同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注〕孔曰則法也美堯能法天而行化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注〕包曰蕩蕩廣遠之稱言其布德廣遠民無能識其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注〕功成化隆高大巍巍煥乎其有文章〔注〕煥明也其立文垂制又著明也正義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賦氣成形故言天子至於庶人凡同在覆載之內者崇效天卑法地未有能違天而能成德布治者也人皆承天而君爲天之元子故名曰天子白虎通爵篇王者父天母地爲天之子也是也易繫辭傳言包羲氏王天下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又言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然則古聖所以成德布治皆不外則天而行之顧自堯舜以前書缺有閒又舜是堯舉德無以易故夫子此言止稱堯也當堯之時洪水汎濫災患未息故舉舜敷治之舜又使益使禹諸人乃成盛治故孟子引此章爲得人之證蓋任賢致治亦則天之事春秋繁露立元神云天積眾精以自剛聖人積眾賢以自強天所以剛者非一賢之德也是其義也所以強者非一精之力聖人所可名者惟成功文章故皆言有以著之堯則天其德難名所可○注則法也美堯能法天而行化○正義曰則法爾雅釋詁文說文則等畫物也等者齊等畫者界也皆所以爲法也書堯典云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欽敬也若順也歷數也象法也言順天以法之也下文分命申命者皆言敬授之事故能定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其後年數在爾躬在者察也言當察身以事天也皆堯法天之驗也○注蕩蕩至名焉○正義曰巍巍言高蕩蕩言廣遠明其德上下四方無所不被也民無能識其名者名者德之名民無能識其德故無能識其名也皇疏云夫名所名者生於善有所章善惡相須而名分形焉若夫大愛無私惠將安在至美無偏名將何生故則天成化道同自然不私其子而君其臣凶者自罰善者自功功成而不任其刑百姓日用而不知所以然夫又不立其譽罰加而不任其刑百姓日用而不知所以然夫又何可名也○注功成化隆高大巍巍○正義曰孟子滕文公疏引此注作孔曰說文功以勞定國也此功爲治業功成而民化乃隆也○注煥明也其立文垂制又著明○正義曰煥與奐同詩卷阿伴奐爾游矣毛傳伴奐廣大有文章也廣大釋伴文章釋奐故煥得爲明其立文垂制又著明者上世人質歷聖治之漸知禮義至堯舜而後文治以盛又載籍尚存故尚書獨載堯以來自授時外若親睦平章作大章之樂又

大戴禮五帝德言堯事云黃黼黻衣丹車白馬伯
夷主禮龍夔教舞皆是立文垂制之略可考見也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注〕孔曰禹稷契皐陶伯益武王曰予有
亂十人〔注〕馬曰亂治也治官者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
望畢公榮公大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正義
氏光地榕村語錄舜有臣二句亦是夫子語如微子篇逸民
節亦然案武王語乃伐殷誓衆之辭予者予周也左昭二十
四年傳萇弘引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十
人同心同德成二年傳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
也又襄二十八年傳叔孫穆子曰武王有亂十人亦本大誓
故東晉大誓采此文入之諸文與論語古本無臣字故論語
釋文云予有亂十人本或作亂臣十人非皇本雖有臣字然
疏云亂理也我有共理天下者共十人也則本無臣字唐石
經於尚書論語及左傳凡四見皆無臣字後人於尚書論語
及左昭二十四年皆旁添臣字其襄二十八年仍無臣字可
證也據石經是東晉古文亦無臣字乃後人據晉大誓以益之誤○注禹稷契皐陶伯益
語臣字○正義曰稷卽后稷名棄當時以官稱之曰稷也舜典言舜
命禹宅百揆棄爲司徒皐陶作士益爲虞此五人才

最盛也○注亂治至文母○正義曰鄭注云亂治也武王言
我有治政事者十人十人謂文母周公召公太公畢公榮公
大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也與馬注同當是古論家舊義云
治官者禮樂記樂之官也注官猶事也又天地官矣注同治
事卽鄭注所言治政事也書君奭云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
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
宮适晉語重之以周召畢榮諸人惟虢叔不在十亂之數陶
潛羣輔錄十亂有毛公無榮公不知其說何本其一人謂文
母者據下文言婦人知之也文母卽大姒文王妃也周之王
業始於內治故二南之詩多言后妃德化毛詩卷耳序云后
妃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
妃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
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芣苢序云關雎之化
行則莫不妒德賢人衆多也
疑文母不當在十亂而以武王妃邑姜當之北史齊后妃傳
論神武肇興齊業武明卽神武妻婁氏後人
似以十亂有邑姜隨唐人已
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爲此說亦不知何所受也孔子
〔注〕孔曰喜者堯號虞者舜號際者堯舜交會之閒斯此也言
堯舜交會之閒比於周周最盛多賢才然尚有一婦人其餘

九人而已人才難得豈不然乎正義曰才難者古語廣雅釋詁才道也古之所謂才皆言人有德能治事者也易八愷爲才子郎禹皋陶伯益諸人又以渾敦窮奇檮杌饕餮爲不才子人之賢否以才不才別之又周公自稱多才夫子亦言周公之才之美然則才是聖賢之極能故孟子言爲不善非才之罪明才無不善也才是極難當堯舜時比戶可封不乏有德之士而此稱才者五人及周之盛亦但九人是其才亦非也唐虞之際者際猶下也後也淮南子脩務訓湯旱以身禱于桑林之際太平御覽皇王部七禮儀部八引作桑林之下又潛夫論遏利篇信立於千載之上而名傳乎百世之後之際夫子此言唐虞之下至周乃爲盛也王氏引孟子麒麟之於走獸云云爲證謂唐虞之際於斯爲盛八字爲一句此說亦通婦人者說文婦服也從女持帚灑掃也婦人據馬鄭義卽文母螺江日記續編載餘姚邵在陬說衞氏古文婦人作殷人韓退之指爲膠高翟氏灝考異辨之云晉書衞恆傳但言其祖敬侯寫邶鄘衞所傳之古文尚書衞不能別並不言有論語古文而韓李筆解亦絕無殷人膠高之說近任氏啟運四書約旨謂漢石經作殷人以今所傳石經惟前四篇與後四篇略有其文泰伯篇久已無存任氏何從見之此均知其妄也○注

唐者堯號虞者舜號○正義曰虎通號篇或曰唐虞者號也唐蕩蕩也蕩蕩者道德至大之貌也虞者樂也言天下有道人皆樂也此注以唐虞爲堯舜號義當如此論衡正說篇唐虞夏殷周者土地之名堯以唐侯嗣位舜從虞地得達皆本所興昌之地重本不忘始故以爲號若人之有姓矣又云說尚書者唐虞夏殷周者功德之名盛隆之意也其立義美也然而違其正實失其初意唐虞夏殷周猶泰之爲泰漢之爲漢泰起於泰漢興於漢中故曰猶泰漢案論衡是也鄭詩譜云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曰太原晉陽是又堯典嬪于虞皇甫謐云堯妻舜封之於虞卽今山西蒲州府虞鄉縣是唐虞皆地名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注包曰殷紂淫亂文王爲西伯而有聖德天下歸周者三分有二而猶以服事殷故謂之至德正義曰周得羣才故能三分有二其時實有得天下之勢而猶以服事殷與泰伯之以天下讓無以異故夫子均歎爲至德也表記云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又下言舜禹文王周公之大德也然不曰文王之德而曰周者明服事之誠武王與文王同故統言周也釋文參七南反本又作三皇疏本亦作參後

漢書伏湛傳述此語文選典引注引此文並作參則舊本皆爲參字又周之德皇本無之字○注殷紂至至德○正義曰紂淫亂事詳史記殷本紀文王爲雍州之伯南兼梁荆在西故曰西伯是也包必先言文王爲西伯後也文王爲西伯三分有二在爲西伯後也左襄四年傳文王帥殷之畔國以事紂周書程典解維三月既生魄文王合六州之衆奉勤於商六州者鄭詩譜謂雍梁荆豫徐揚孔疏申之以爲其餘冀青兗屬紂此依九州約略分之九州而有六州是天下三分有其二也毛詩四牡傳文王率諸侯撫叛國而朝聘乎紂姚氏配中周易學云三分有二以服事殷卽欲殷有以撫之此文王之憂患所以獨深也案文之服事非畏殷也亦非曰吾姑柔之俟其惡盈而取之也惟是冀紂之悔悟俾無墜厥命已爾終文之世暨乎武王而紂淫亂日益甚是終自絕於天不至滅亡不止也是故文之事也紂爲之也亦無損於至德也

子曰禹吾無閒然矣〈注〉孔曰孔子推禹功德之盛美言已不能復閒廁其閒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注〉馬曰菲薄也致孝鬼神祭祀豐潔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注〉孔曰損其常服以盛祭服篇政不足閒也亦訓非王氏引之經傳釋詞然猶焉也檀弓曰穆公召縣子而問然鄭注然之言焉也論語禹吾無閒然矣若由也不得其死然然字並與焉同義鄭注云黻祭服之衣冕其冠也宋氏翔鳳發微云說文市韠也上古衣蔽前而已市以象之天子朱市諸侯赤市大夫葱衡從巾象連帶之形韠按蔽膝之市當以市爲本字蓋古文如此篆文改爲市又假爲紱故明堂位有虞氏韠而以說文又曰黻黑與青相次文從友說文又假爲紱經典又假黻爲之又假爲韍注云韍或作黻論語稱黻冕此假黻爲韍當訓爲蔽膝易乾鑿度注云古者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者重古道不忘本也是冕前爲衣之最先者故祭禮重之詩赤芾在股箋云芾大古蔽膝之象也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韠以韋爲之其制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據箋意知芾專繫冕服言之故亦言黻冕宣十六年左傳以黻冕命士會當是希冕而赤韍葱衡明堂位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注云韍祭服禹服之韠也舜始作之以尊祭服禹湯至周增以畫文後王彌飾以尊祭服故祭服宜稱黻冕白虎通紱冕篇曰紱者蔽也行以蔽前者爾有事因以別尊卑彰有德也天子朱紱諸侯赤紱又云天子赤紱葱衡士韍靺韐赤者盛色也是以聖人法之

用爲紼服爲百王不易紼以韋爲之者反古不忘本也上廣一尺下廣二尺法天一地二也長三尺法天地人也士冠禮陳服于房中爵弁韠韐皮弁素韠玄端爵韠言冠弁者必言韠是知韠與冕俱重也至十二章之黻罕與冕並舉左傳袞冕黻珽以冕韠連言下又云火龍黼黻則言裳之一章服之衣冕其冠也正以黻爲衣蔽前之制又唯祭服名黻故以爲祭服之衣也按宋說是也列子楊朱篇禹卑宮室美紱冕而致美乎黻冕紱與韠當是一字易困九二朱紱方來鄭注天子制用朱韍是紱即韍無疑也周官弁師掌王之五冕五冕者袞冕鷩冕毳冕希冕玄冕也諸侯及孤卿大夫以上冕之冕各以其等爲之而掌其禁令則大夫以上冠通得稱冕故說文云冕大夫以上冠也从冃免聲冃象其上覆免與弁同管子小稱篇言禹下垂滋益侻也此免爲侻之義范甯穀梁傳解云冕謂以木爲幹衣之以布上玄下纁垂旒者也白虎通紼冕篇前侻而後仰故謂之冕也大小夏侯說前垂四寸後垂三寸則前低於後一寸也周官弁師疏以爲前低一寸餘蓋約略言之未細核耳叔孫通漢禮器制度云冕制皆長尺六寸廣八寸天子以下皆同應劭漢官儀云廣七寸長八寸董巴輿服志云廣七寸長尺二寸言人人殊不知冕孰是也王制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收而祭殷人冔而祭周人冕而祭注云皇冕屬也夏收殷冔周冕皆冠名鄭君以皇爲冕則冔收亦是冕毛詩文王傳冔殷冕也夏后氏冠通名冕至夏又別稱收此文云黻冕者從舊名之爾說文冠絭也所絭髮弁冕之總名也是冠爲首服之大名冕亦是冠故注云冕其冠也具字承上句祭服言之明黻是祭服之衣冕是祭服之冠也周官司服云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衰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是冕皆祭服禹時雖未備有眾制要冕爲祭服所用矣弁師云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此周人之制當亦依仿古禮爲之禹之致美指此類也○注菲薄也致孝鬼神祭祀豐潔○正義曰菲訓薄相承云然史記夏本紀述此文卽作薄字豐潔者言黍稷在器盛犧牲皆豐潔也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閒然矣○注包曰方里爲井井間有溝溝廣深四尺十里爲成成間有洫洫廣深八尺

正義曰爾雅釋宮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郭注皆所以通古今之異語明同實而兩名考工記匠人注云明堂者明政教之堂周堂高九尺殷三尺則夏一尺矣相參之數禹卑宮室謂此一尺之堂與此鄭舉明堂以說禹卑宮室之制其他廟寢亦皆卑可知矣李氏光地論語劄記致孝鬼神與菲飲食相對致美黻冕與惡衣服相對盡力溝洫亦

是與卑宮室相對當洪水未平下巢上窟民不得平土而居之禹決九川距四海乃復濬畎澮距川然後四隩既宅民得安居是則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者居無求安而奠萬姓之紀卑宮室致費于溝洫此當出古論居是急也案史記夏本紀卑詩築城伊減毛傳減城溝也釋文引韓詩作洫洫正字減假借字夏紀溝減亦用假字說文減疾流也別一義○注方里至八尺○正義曰孟子滕文公上方里而井井九百畝是方里而井也冬官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各載其名是畎遂溝洫溝洫澮皆所以行水論語舉溝洫以賅其餘耳包言溝洫廣深之制即本匠人鄭注匠人云此畿內采地之制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三夫爲屋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以出賦稅其治溝也方十里爲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賦稅緣邊一里治洫是言溝洫之制不知包氏說同否也又地官遂人云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與匠人文異鄭氏以爲鄉遂公邑之制與匠人爲采地制不同也後人說此文於經注未能博通故益多轇轕近歙儒程氏瑤田著溝洫小記以遂人匠人溝洫異同文異不取鄭氏今略著其遂人匠人制同文

考於此遂人職云云鄭氏注以南畝圖之則遂縱溝橫洫縱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焉案畝長畝也一夫之田析之百畝爲百畝南畝者自北視之其畝橫陳於南也南畝故畝橫流於遂故遂縱遂在兩夫之間也其南北之間則溝橫連十夫故曰十夫有溝不可謂二十夫之間故變間言夫也溝經十夫故曰十夫有溝溝洫之長如溝縱承十溝十溝之水皆入焉故曰百夫有洫洫之分布千夫中者故曰千夫有澮澮長十倍於洫而橫承十洫洫也洫之水入澮澮也澮十之橫貫萬夫之中十澮之水並入於川故曰萬夫有川澮橫川自縱也鄭氏謂九澮而川周其外恐不然矣川上有路以達於畿安得有縱路復有橫路邪其橫者則二萬夫間之道也澮但言九亦考之不察矣匠人廣尺深尺謂之畎云案畎在一夫百畝中物其土宜而爲之南畝畎橫畝順其畝之首尾以行水入於遂遂故遂在田首井田夫三爲屋三夫田首同枕一遂遂在屋間非夫間也謂之屋者三夫相連綿如屋然但疆之以別夫而已不若遂人夫爲一遂以受畎水此所以別夫間而言田首也而鄭氏猶以遂者夫間小溝釋之遂非不在夫間而記變其文者蓋自有義不宜襲用遂人之文矣遂流井外溝橫承之井中無溝溝當兩井之間故以井間命之其長連十井不嫌井間之稱涸十井之縱者其縱亦遂之在屋間而受畎水者也溝十之含百井爲一成十溝之水成入於洫洫縱當兩成之間故曰成間有洫也洫之

長連十成亦不嫌成閒之稱涸十成之橫者其橫亦溝之在井閒而受遂水者也洫十之含萬井爲一同十洫之水咸入於澮澮當兩同之閒故曰同閒有澮也澮達於川在山閒命之曰兩山之閒以例澮在同閒洫在成閒溝在井閒其事相同厥名斯稱矣又匠人遂人兩篇文義皆互相足者也夫閒有遂見遂在兩夫之閒兼辭也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但就小水大水言之偏辭也若以偏辭言遂則曰一夫有遂矣以兼辭言溝洫澮川則必曰二十夫之閒二百夫之閒二千夫之閒二萬夫之閒矣田首謂之遂偏辭也井閒謂之溝成閒謂之洫同閒謂之澮兼辭也若以兼辭言遂則曰屋閒謂之遂矣以偏辭言溝洫澮則遂在田首溝在井首洫在成首澮在同首當云井閒謂之溝成首謂之洫同首謂之澮矣惟澮所專達之川則必曰兩山之閒難舉偏辭故溯洞相從澮洫溝亦皆以閒言此古人造言之法出於自然治古文者可求而得之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五十九終

新陽汪之昌校
吳縣潘介祉